



李双双

LI SHUANG SHUANG

李

双

双

原作者：李 准  
改编者：朱 先 立  
绘者：王 宇 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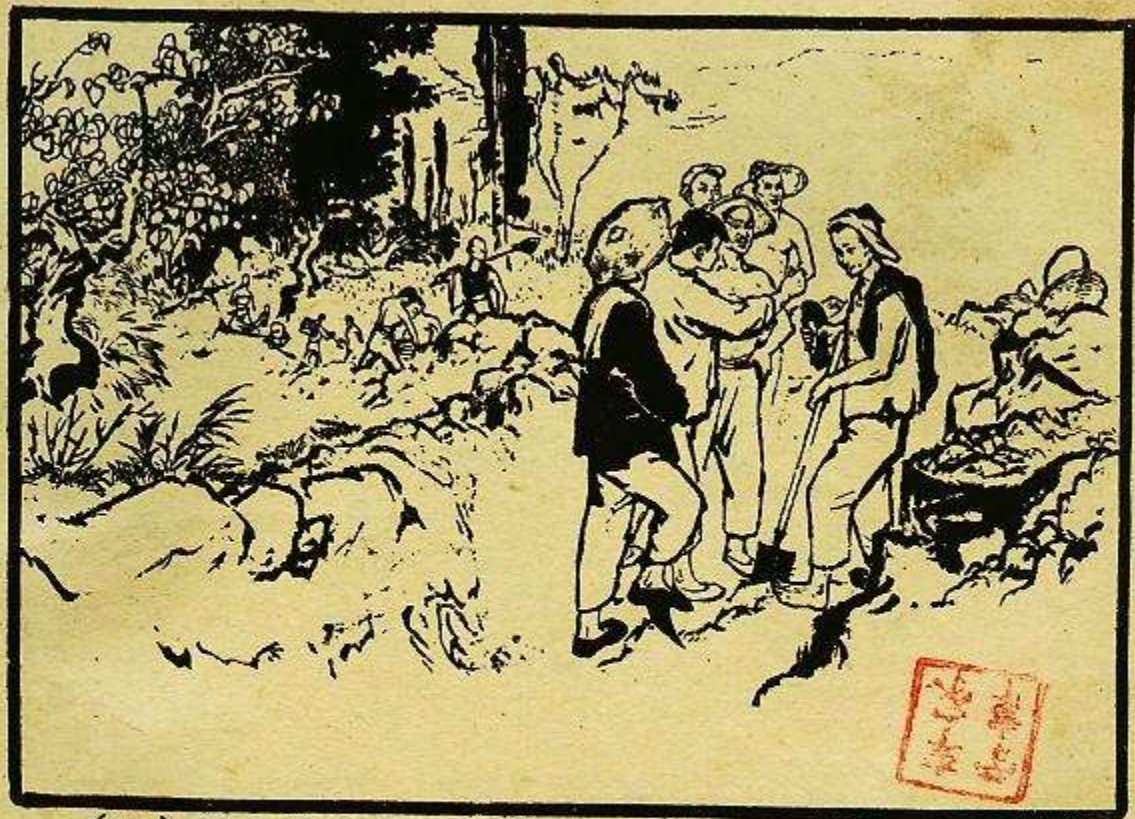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7-4448

## 内 容 介 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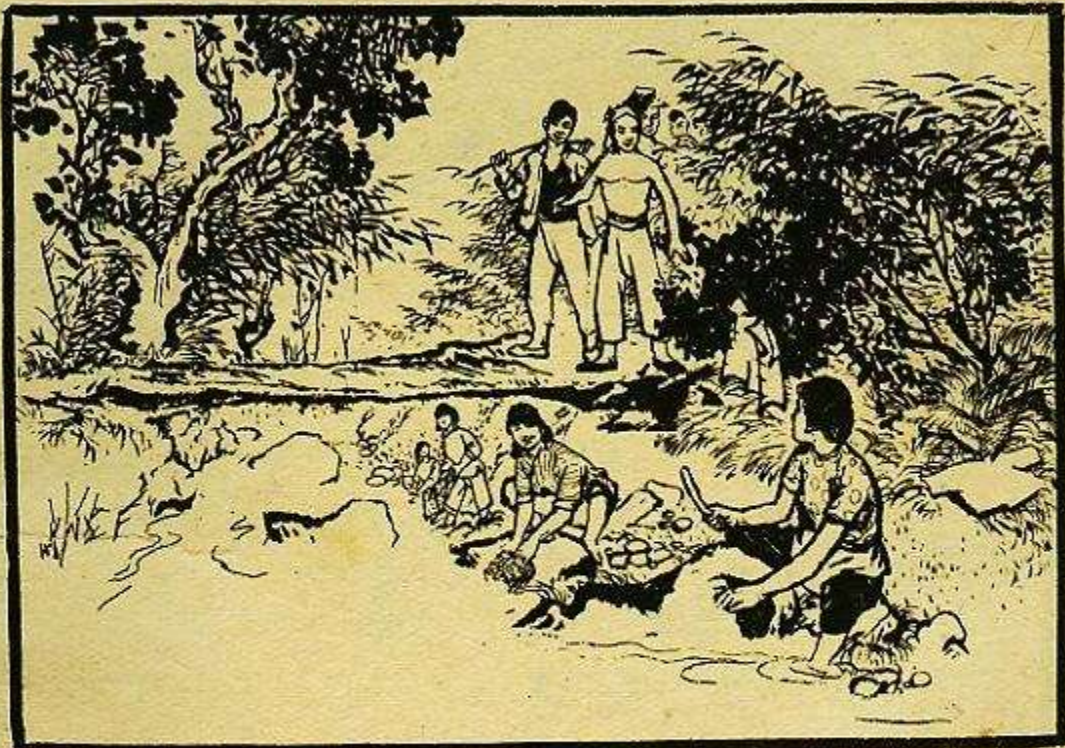
李双双是个关心生产，爱社如家，又心直口快，不顾私情的青年妇女。她看见谁侵犯了公共利益，发现了什么不合理的事，就要出面管一管；提提意见。喜旺却是个耳软心活，最爱讲“情面”的人。他因为双双尽“得罪”人，赌气两次出走。喜旺出走后，双双把痛苦丢在一边，更加积极地工作起来。她改善了劳动组织，发挥了妇女们的积极性，使小队战胜灾荒，获得丰收。她的行动，受到大家的赞扬，也感动了喜旺。最后，在双双的帮助下，喜旺也变成了一个勇于破除情面、向不良现象做斗争的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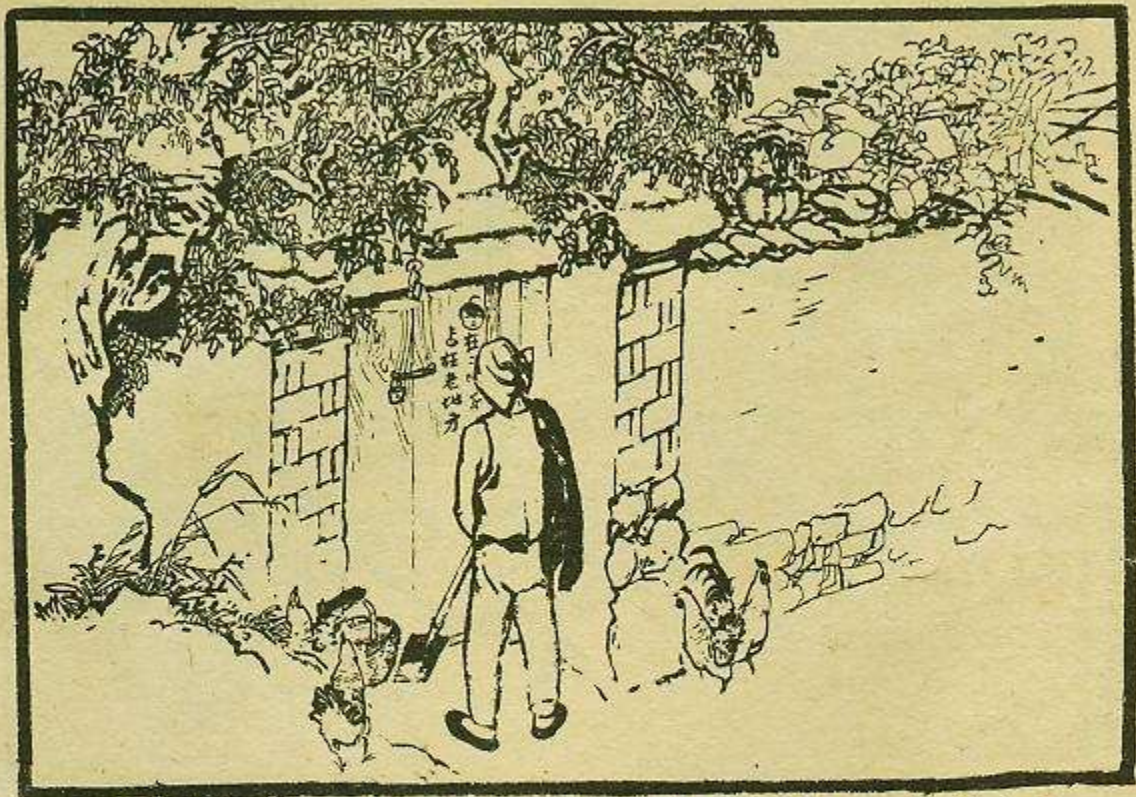
(1) 这天黄昏时分，修河渠的社员们收了工，二春跟喜旺开玩笑说：“旧鞋还没破，又穿上新的啦！俺嫂子可真贤惠：又能干，又会体贴你。”



(2) 喜旺得意地說：“驛子好使喚，還看掌鞭的本領。俺家里跟我結婚這些年，她事事聽從，我說一不二。男子漢要降不住老婆還行啊！”說得人們都笑了。



(3) 他們走到村頭，喜旺的愛人李双双正在小河边洗衣裳。喜旺从肩上扯下自己的脏小褂，投在双双怀里，挺神气地说：“给洗一洗！”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哄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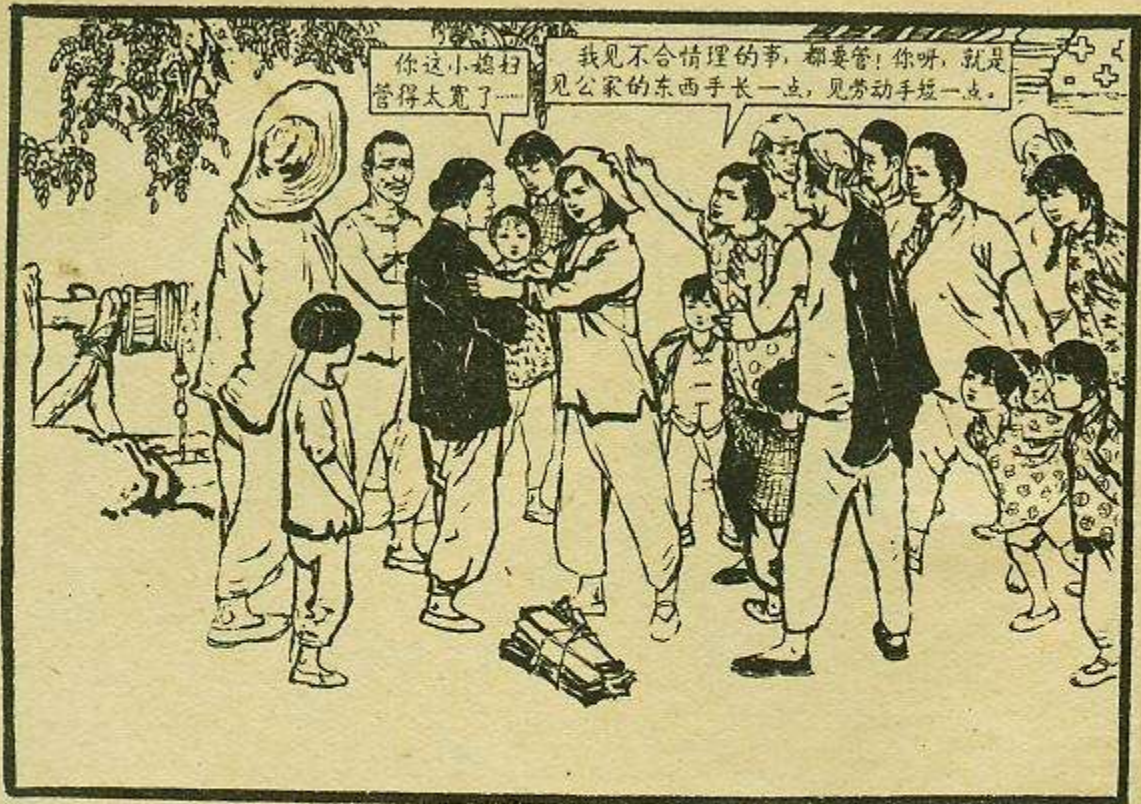


(4) 第二天，喜旺下工回来，到了家門口，見門上上了鎖，还写了兩行字。喜旺又看又想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她今天下午沒在家，上哪里去了？”



(5) 喜旺正在納悶時，忽听街里傳來一陣喧吵聲。接着，小菊跑來喊道：“爹，俺娘和孫有婆在街上吵架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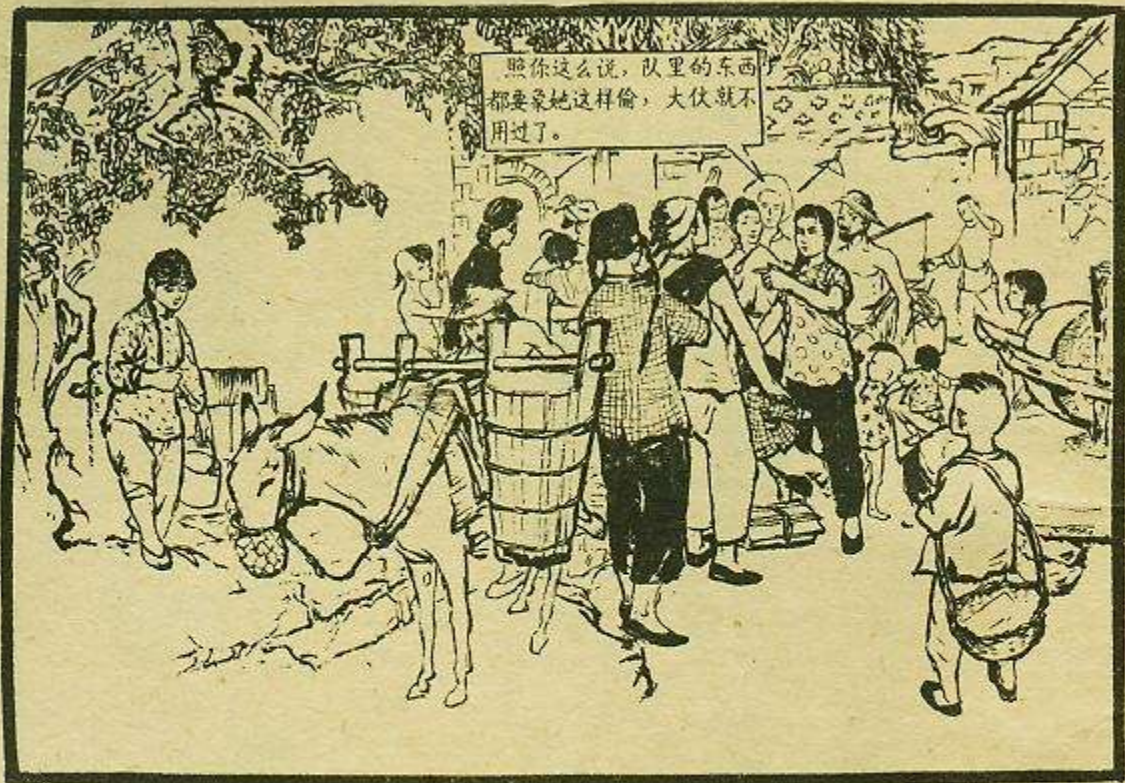


(6) 喜旺跑到街上一看，原来是孙有婆偷了队里的桶板被双双拦住了。孙有婆无理还要搅闹，双双心直口快，对损公利己的人，寸步不让。



(7) 孙有的女儿桂英是共青团员，她一听是她娘又偷了队里的东西，还跟双双嫂吵嘴，心里非常生气，她忙扯住她娘说：“你这样做，就不怕人家笑话!?”





(8) 孙有知道理短，一言不发，拉老婆走了。喜旺埋怨双双：“你净爱多管闲事！这点木板分到咱家能有多少？”双双一听这话，心里起了火，大声指责着喜旺。

我？人民公社的社员，我有管的权利，现在我就把这木板送到木工组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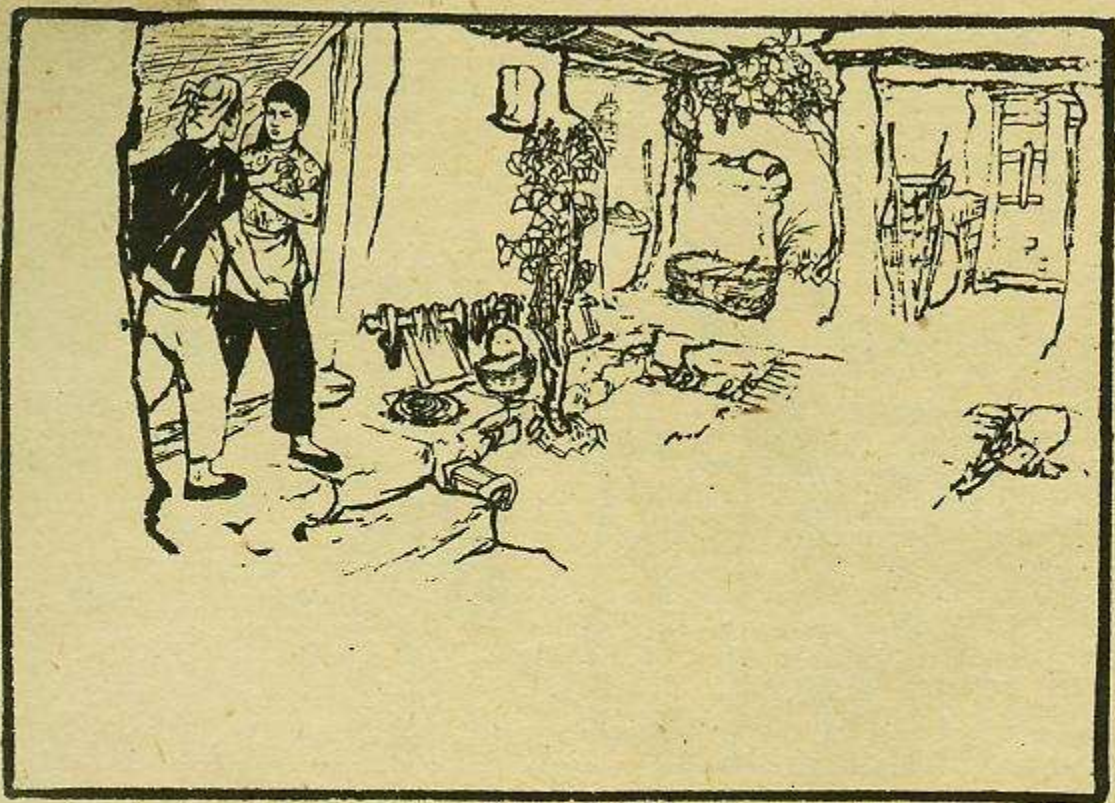
(9) 喜旺不服地说：“你管人家，你算什么？”双双背起那捆木板，理直气壮地回答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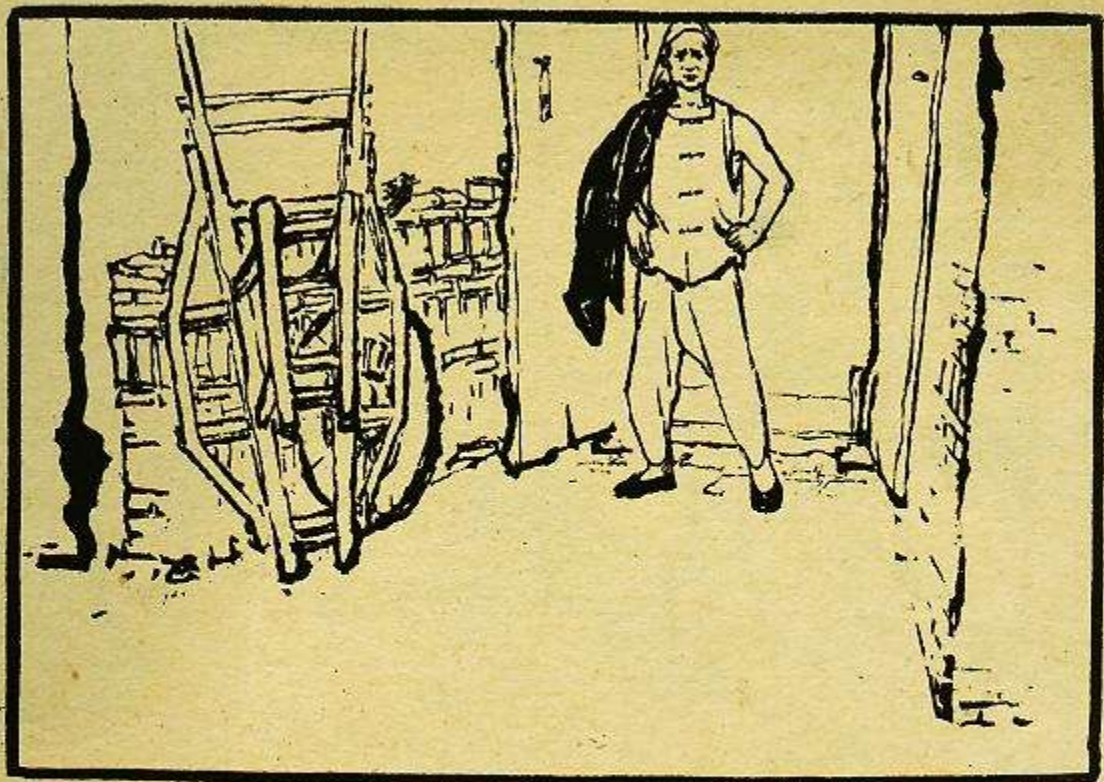
(10) 双双送走木板，回到家里，她和喜旺又爭論了一会儿。見喜旺不說話了，便開口說：“你就不能先點着火，做飯也快一點呀！你就光靠我來做飯！”



(11) 喜旺轟地站起來說：“我不能給你開這規矩！我要替你做飯，以後還要給你洗尿布哩！我問你，你把門鎖住，干啥去了？”双双擰着面說：“鋤高粱苗去了。勞動也錯了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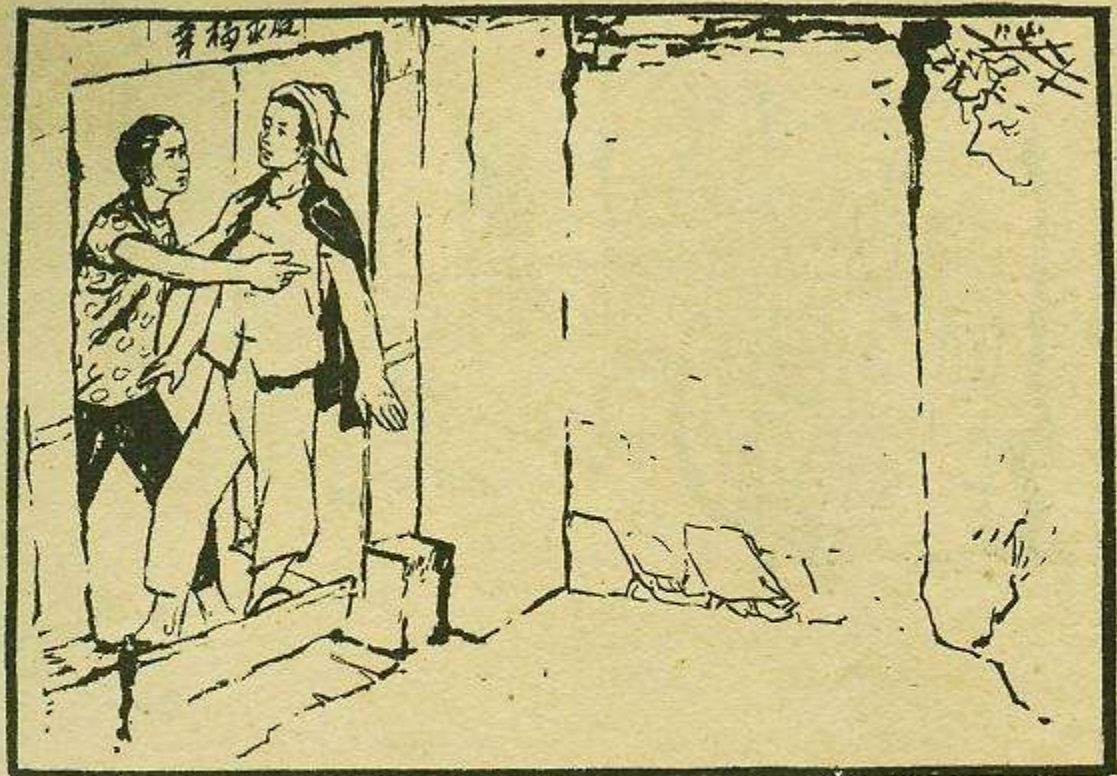
(12) 喜旺气急地说：“谁叫你去劳动了？你去劳动谁给你点什么呀！”双双批评他思想落后，他不接受。双双扭住他说：“走！咱们去找老支书说理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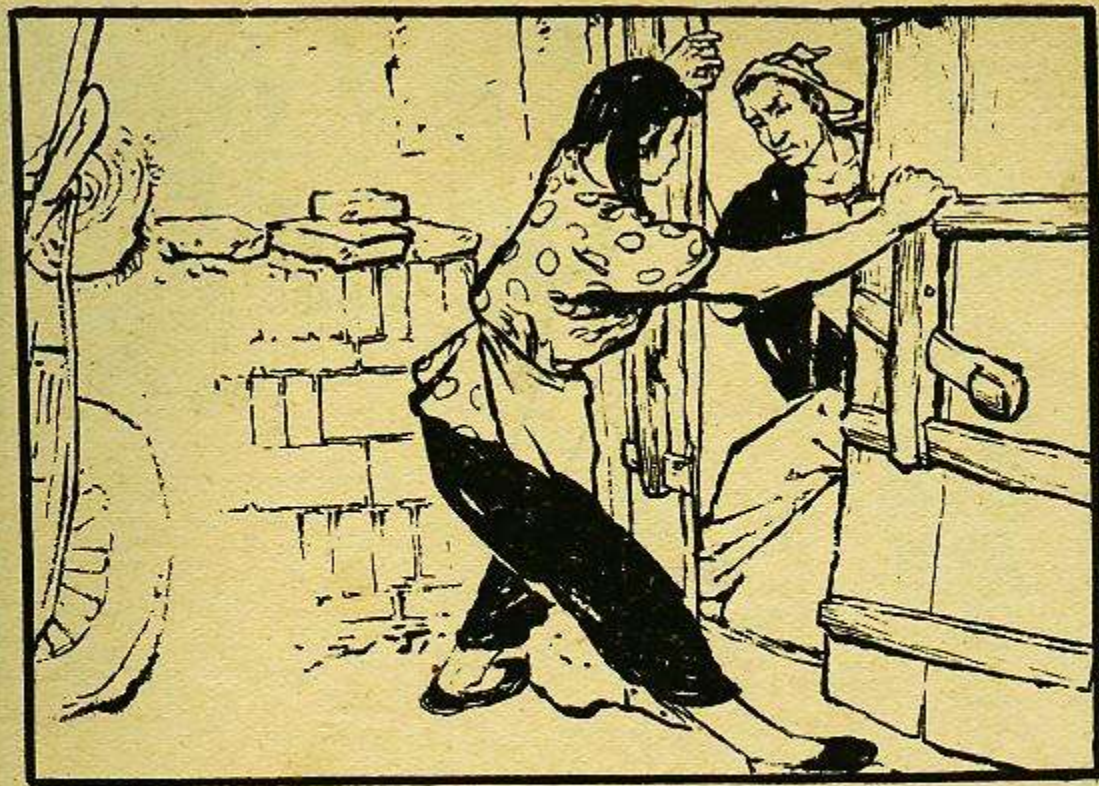
(13) 喜旺自知理短，急忙掙脫她，跑到大門口又着腰挡住她說：“你先去，你前边走，我后边跟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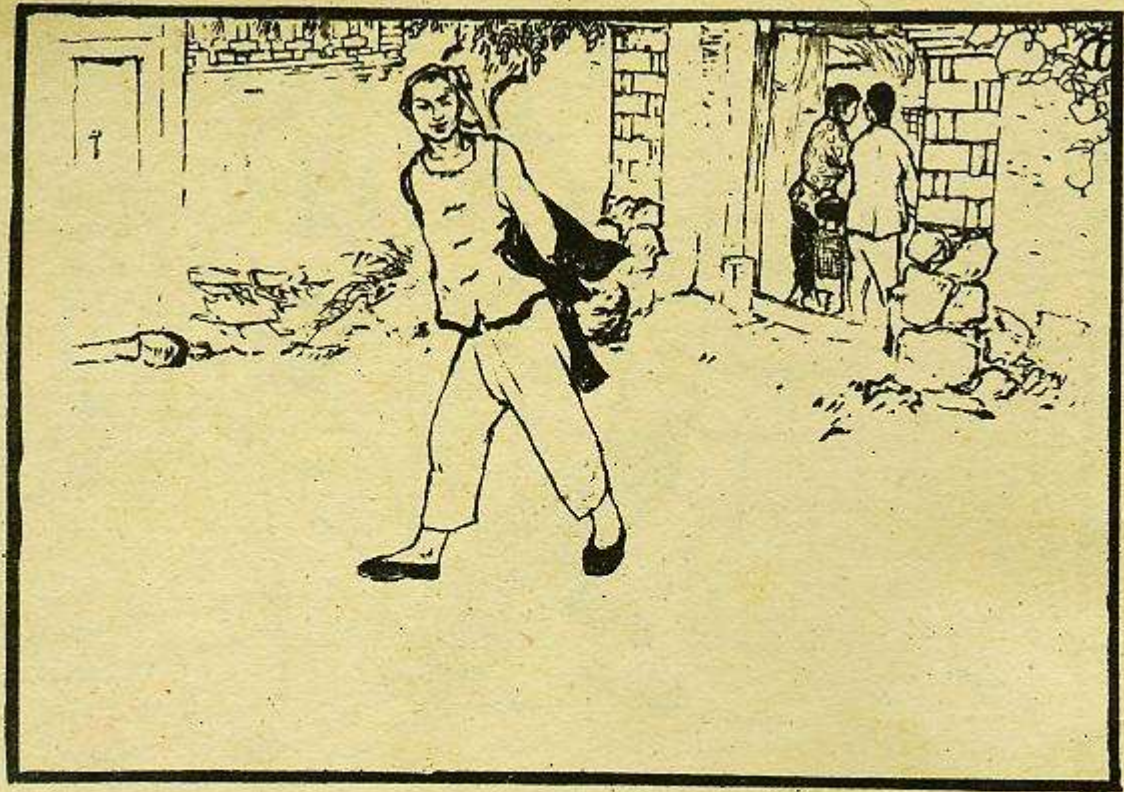




(14) 双双見喜旺害了怕，又上前拉着他，裝作很生氣地說：“我參加勞動你不願意，想叫我在家里伺候你，這是啥思想？走，一定去找老支書說說這事。”



(15) 喜旺見双双真的要去，便急忙溜出門，“呸”！地一聲，把門反扣上，双双急忙把門拉开。



(16) 正在这时，隔壁彦方嫂听见他们在吵嚷，便跑来拦住了双双，喜旺趁势溜了。



(17) 彦方嫂告訴双双，她婆婆也跟她吵嘴了，說干活沒功沒利。双双說：“勞動力这么缺，婦女們都窩在家里，可不是个事兒，咱們得想个办法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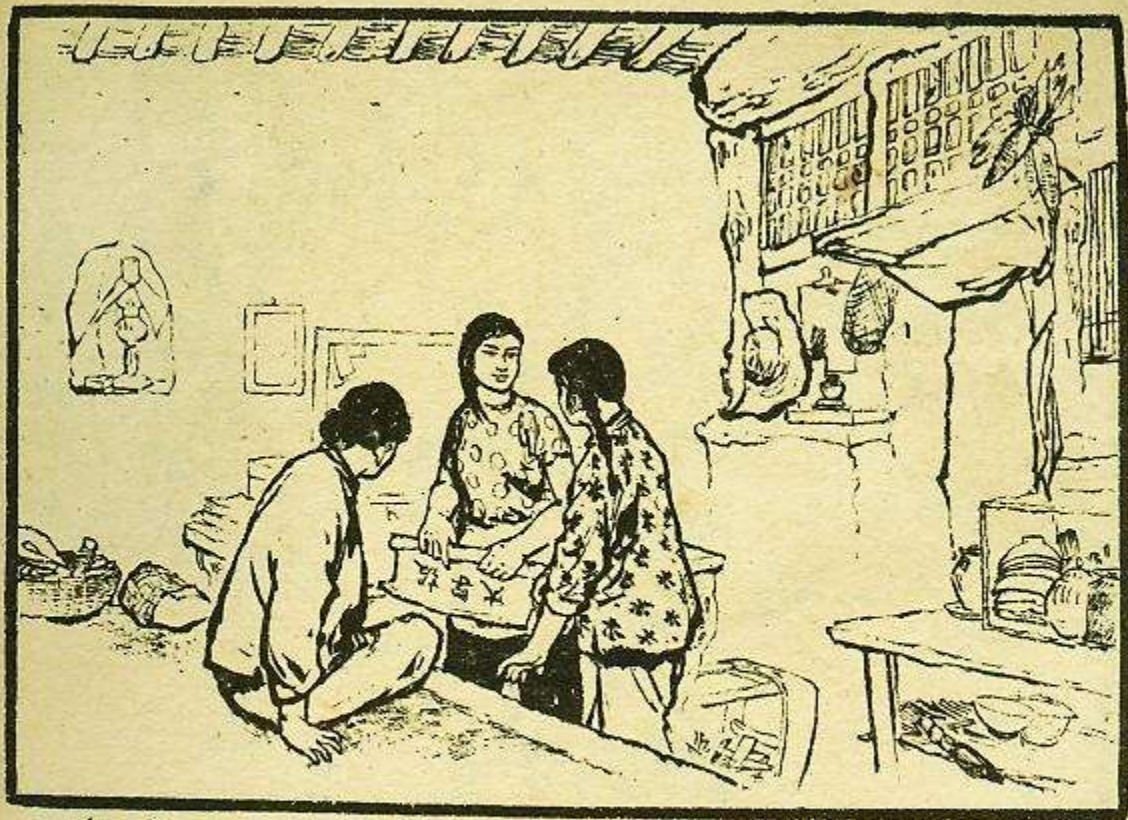
(18) 她們正說着，桂英來了。双双笑着說：“你來干什么？去吧，去吧！找你那二春哥去吧！”桂英却不高興地說：“別說了，我不理他了！”



(19) 双双问她出了什么事，桂英说二春太主观。她学着二春那个冲劲：“你还是共青团员哩！你娘偷了东西你怎么就不管呢！你的私情太重啦！”她又接着说：“看他多主观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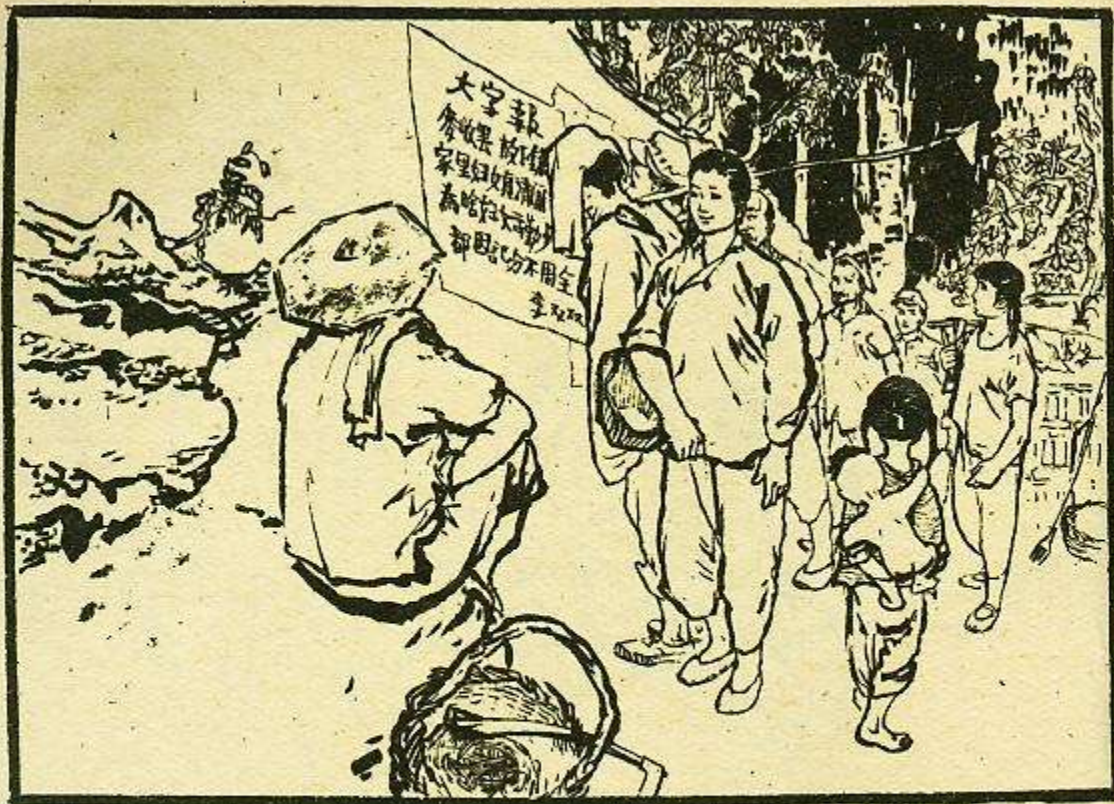


(20) 双双和彦方嫂听着都大笑起来。桂英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别笑了！今天就是怨俺娘，我批评了她，她反说我多嘴，骂了我一顿。还说以后不许我去劳动，说劳动不如在家里呆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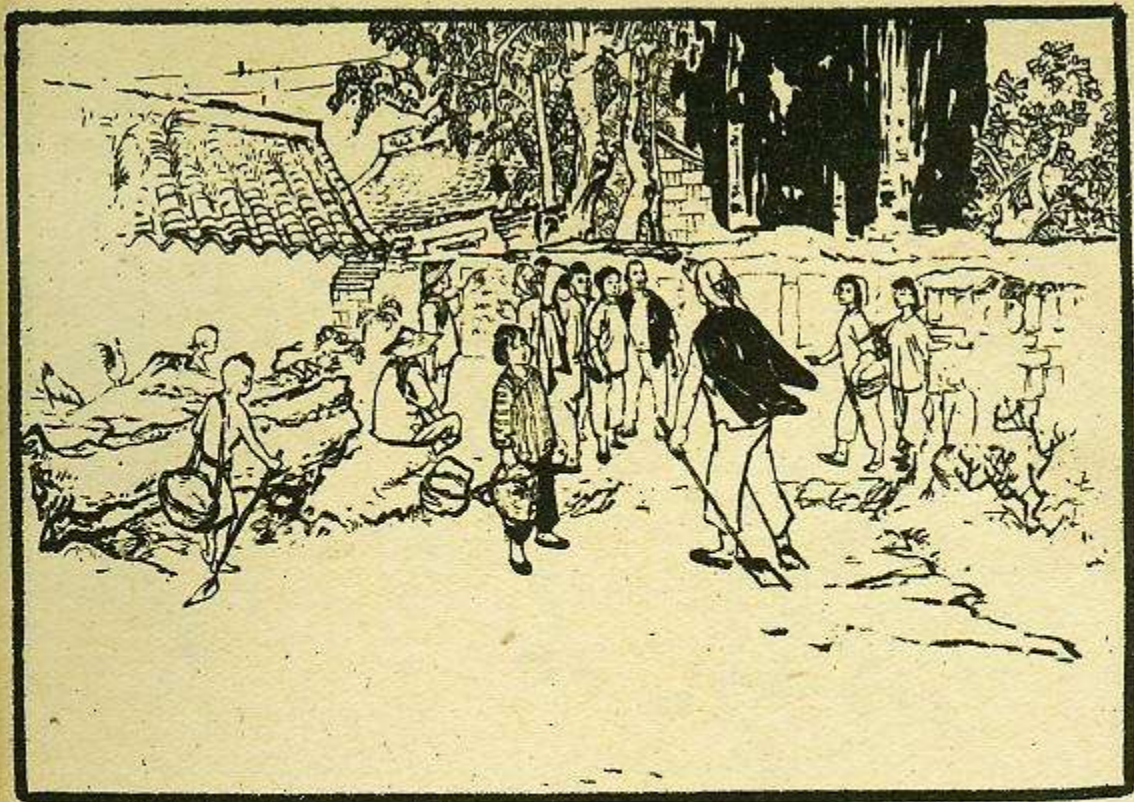


(21) 双双认为都不愿意让妇女参加劳动，跟队上记工分马虎有关系，她说：“为了搞好生产，老支書不是叫大家献計献策嗎？咱們貼張大字报鳴放一下。”大家都赞成。双双提起笔来，一会就写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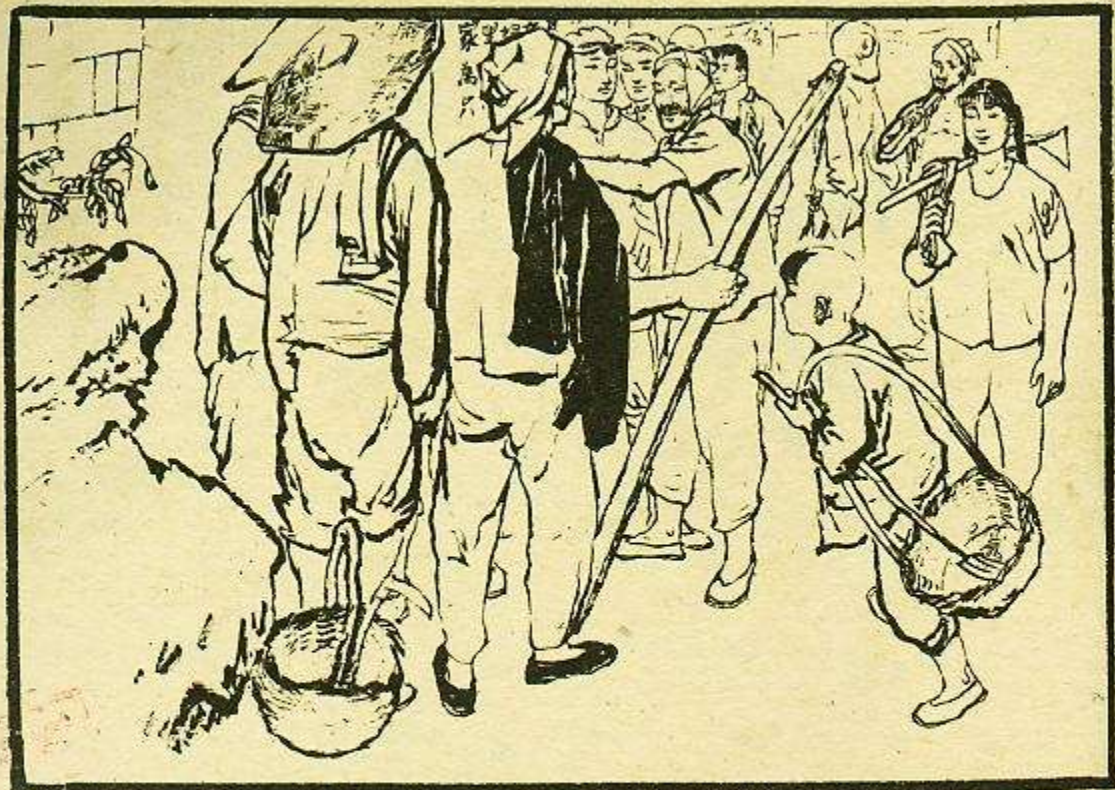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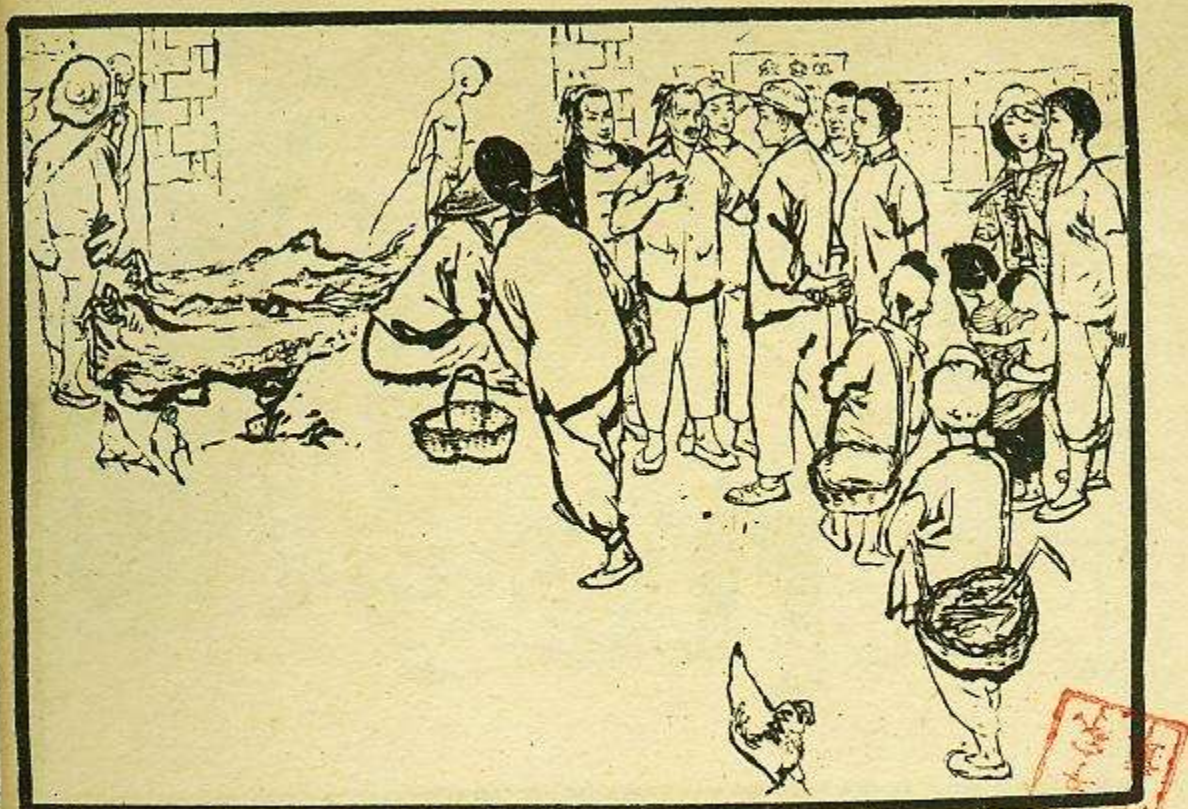
(22) 第二天，双双貼出了大字報，社員們看見了，都說双双提的意見是火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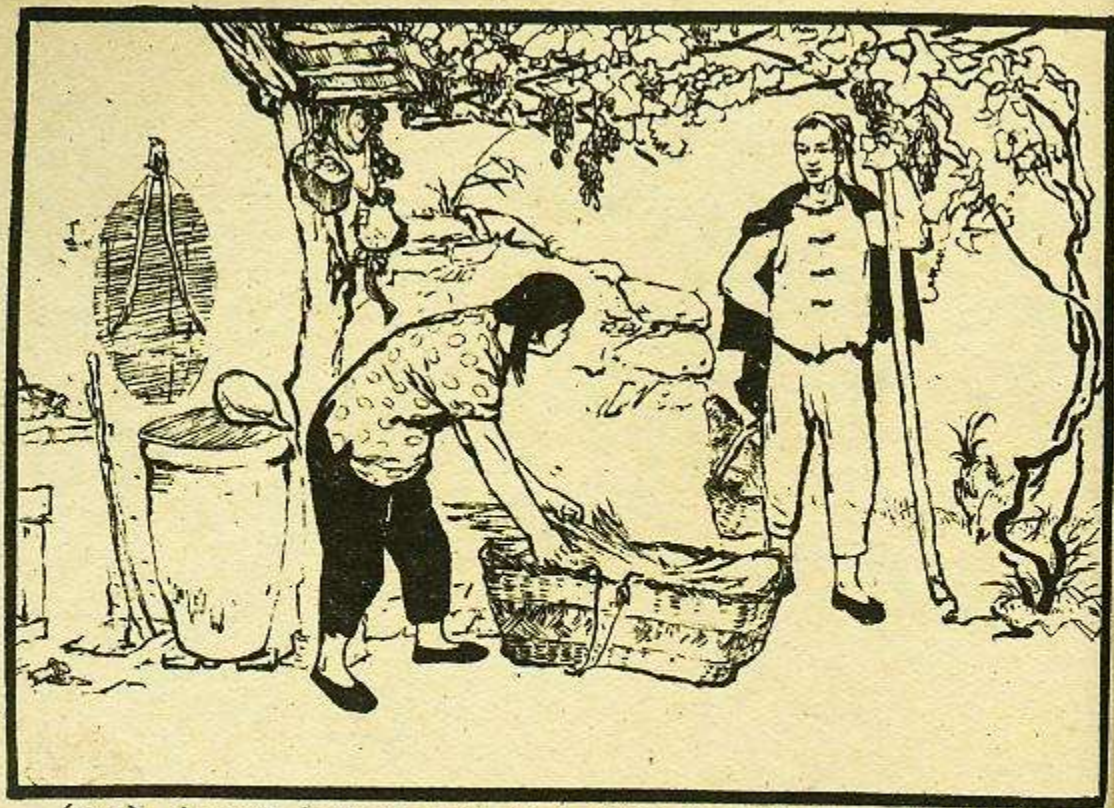
(23) 喜旺从河渠上回来，老远就听说大字报是双双写的。他忙跑过来高声大噪子说：“俺家里有嘴无心，你们别和她一般见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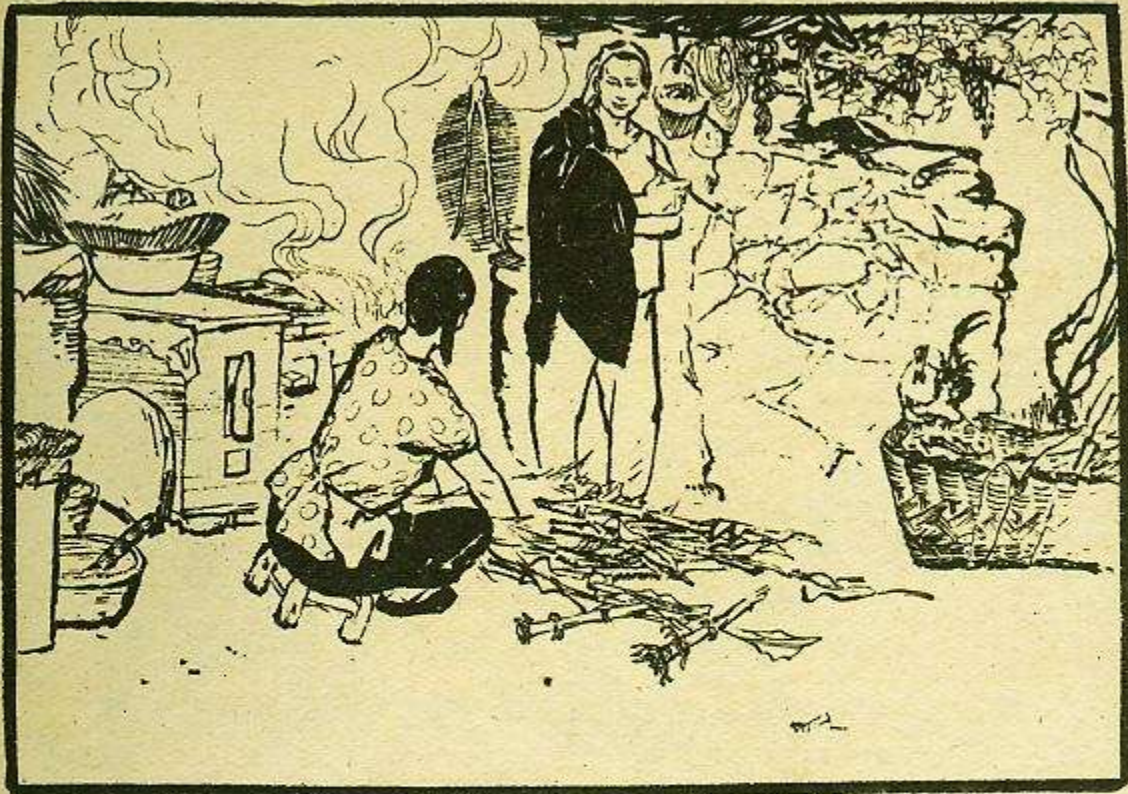
(24) 喜旺伸手就要扯大字报，老支書拦住說：“你媳婦這張大字报可提的是节骨眼。她不是不懂事，我看是比你還懂事。”喜旺一听不由得把手又縮了回来。



(25) 这时，生产队副队长金樵插了一嘴，说：“唉，娘们家有什么见识！现在工作这么忙，依我看，记工分问题以后再说吧。”老支书严肃地说：“不对！依我看，越忙越该坚持记工分，这是几年来的经验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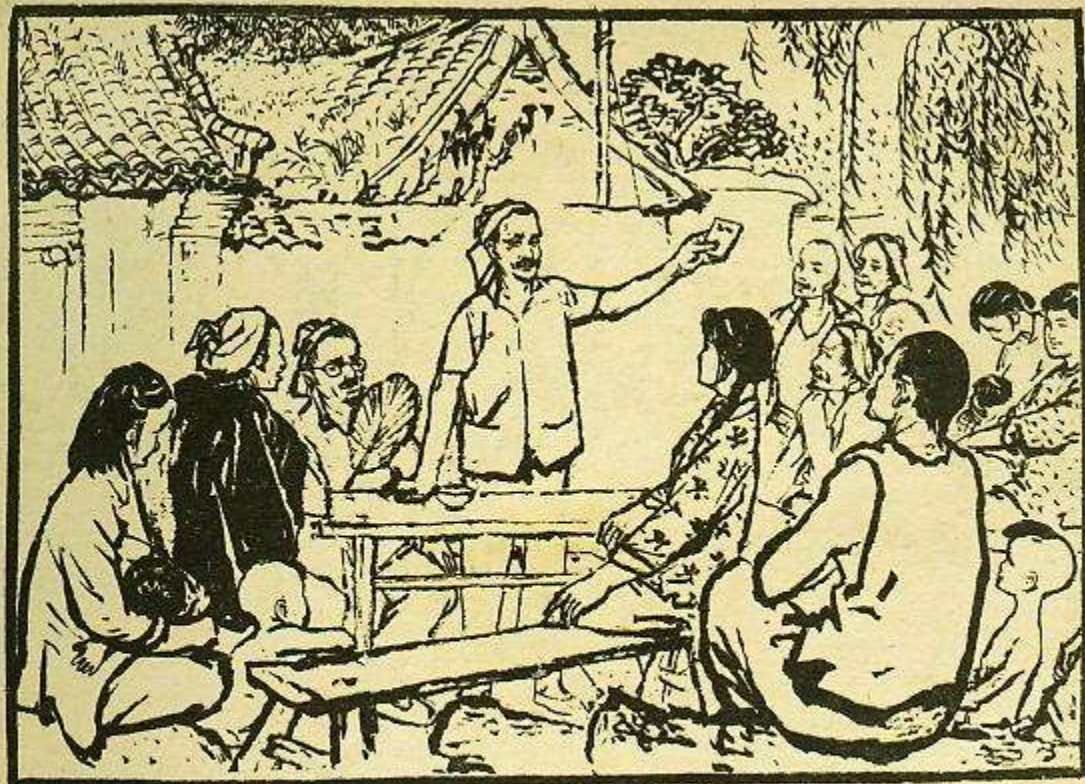
(26) 喜旺原本怕双双这张大字报惹出事来，不料却受到老支书的重视。他兴冲冲地跑回家，就把这事告诉给双双，并笑着说：“嘿嘿，嘿嘿，你不简单，……以后你要出去能挣工分，这个做饭哪，我帮你！”



(27) 可是工夫不大他又沉下脸来，半吓唬半認真地說：“不过，你以后別再胡写八写了，你又不解政策，捅出漏子怎么办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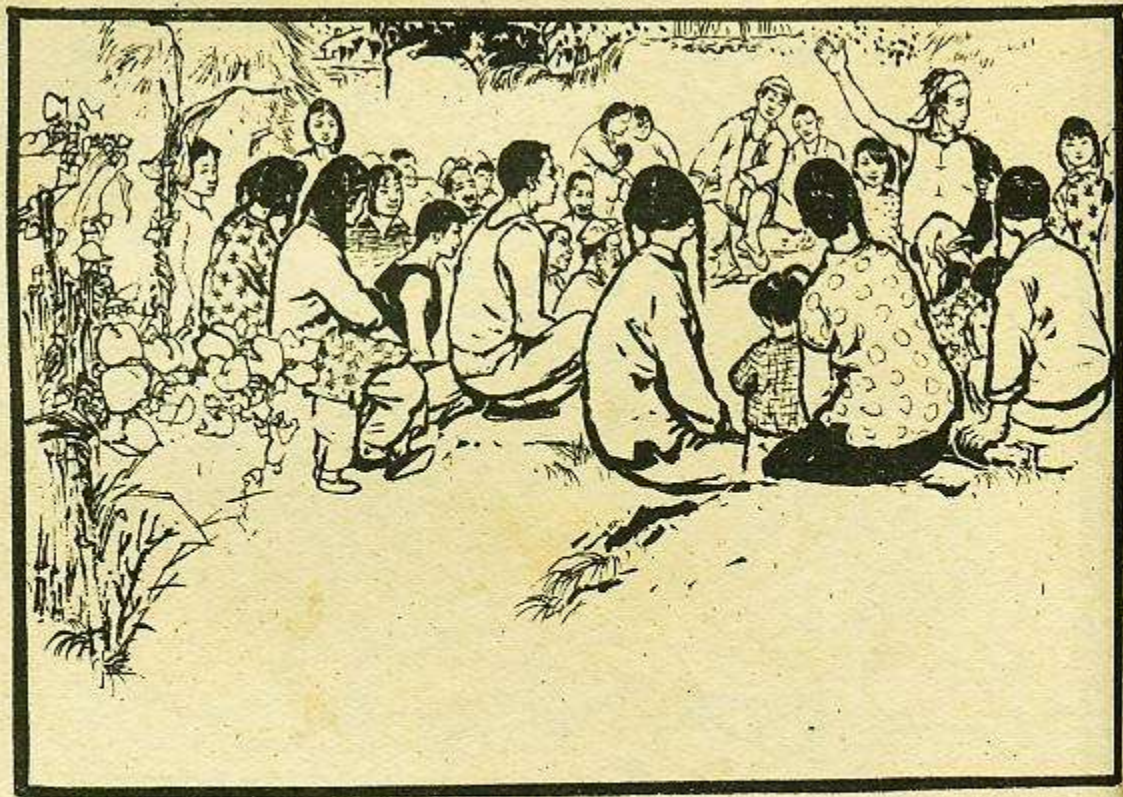


(28) 双双不听他那套，说：“有党的领导怕什么？党是咱的亲人，从土改到现在，哪一件工作不是为了咱。你就是个胆小鬼，掉个灰星也怕把脑袋砸个疙瘩！”喜旺难为情地笑了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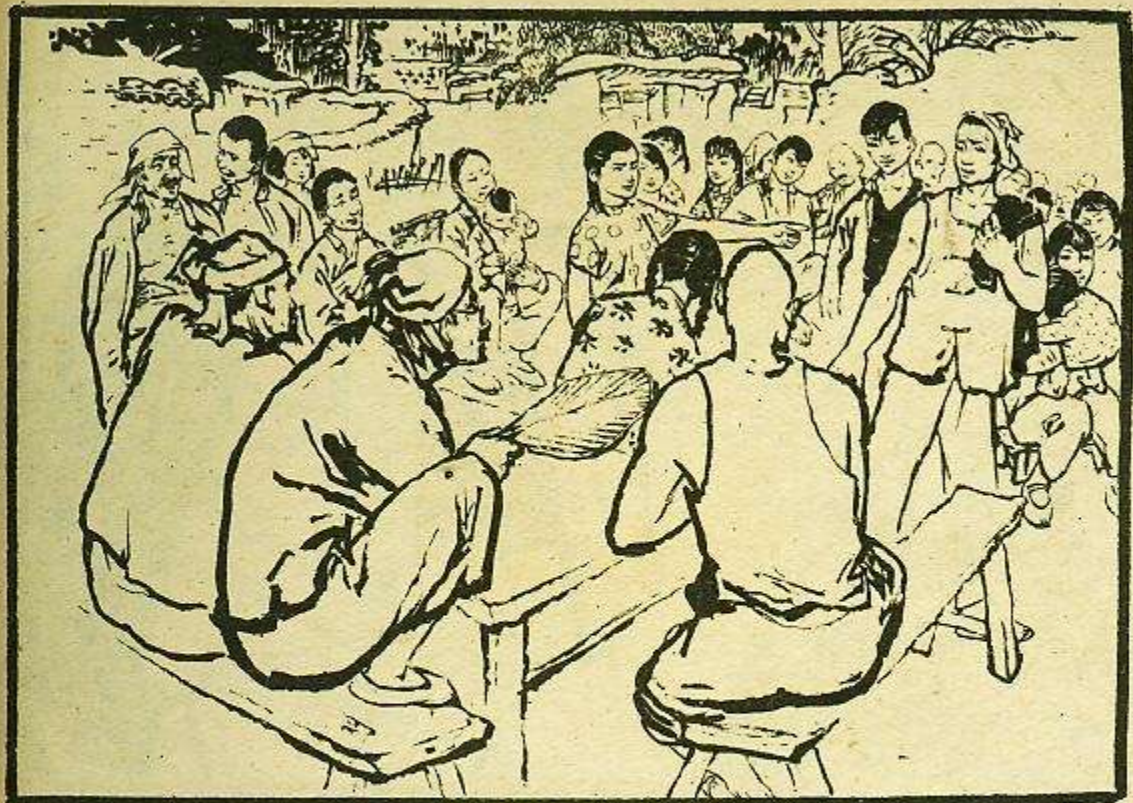


(29) 果然經過群众討論，大家一致擁護嚴格執行評工記分制度。老支書舉起工折本，說：“有這個寶貝，就可以多打糧食。咱們到秋後按工分算帳，多勞多得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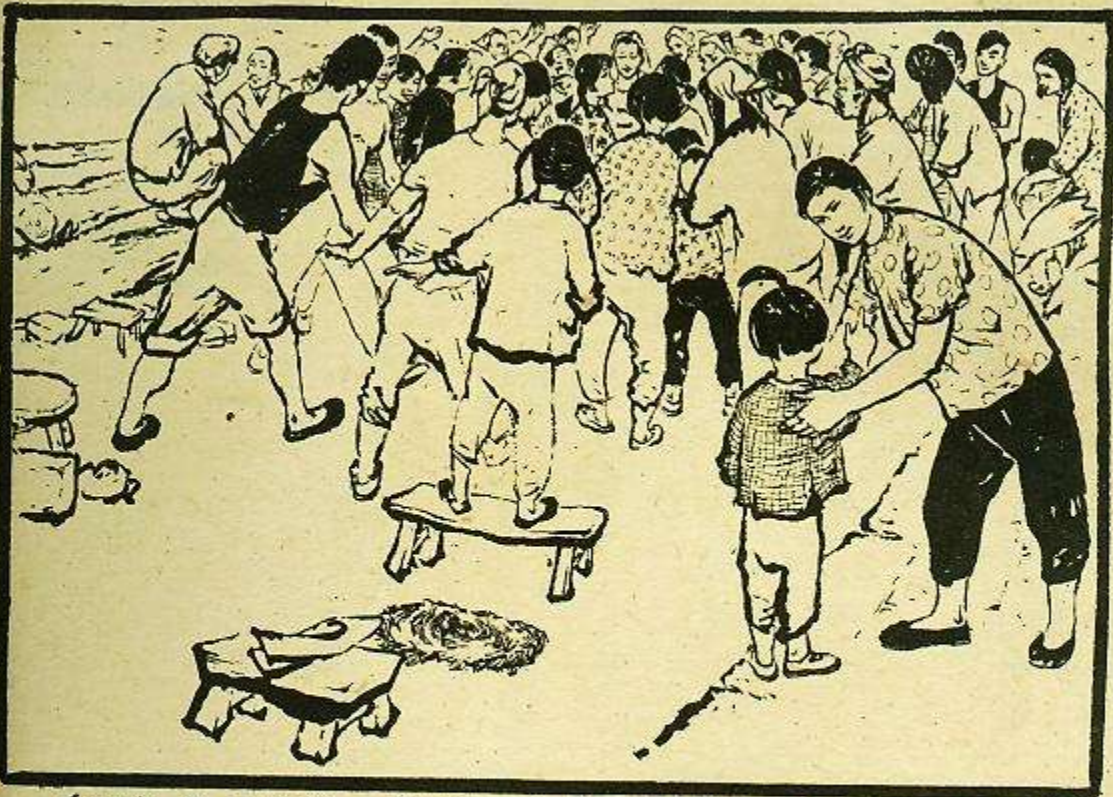
(30) 接着大家选举桂英和喜旺当记工员。喜旺怕当上记工员得罪人，故意说自己不会用算盘，不会写洋号码字，长短不答应。



(31) 双双当场揭了他的底子，说：“乡亲们，他会写也会算。去年秋季分配时，他算了一夜的帐，加减乘除他都会。我就见不得这号人，牵着不走打着后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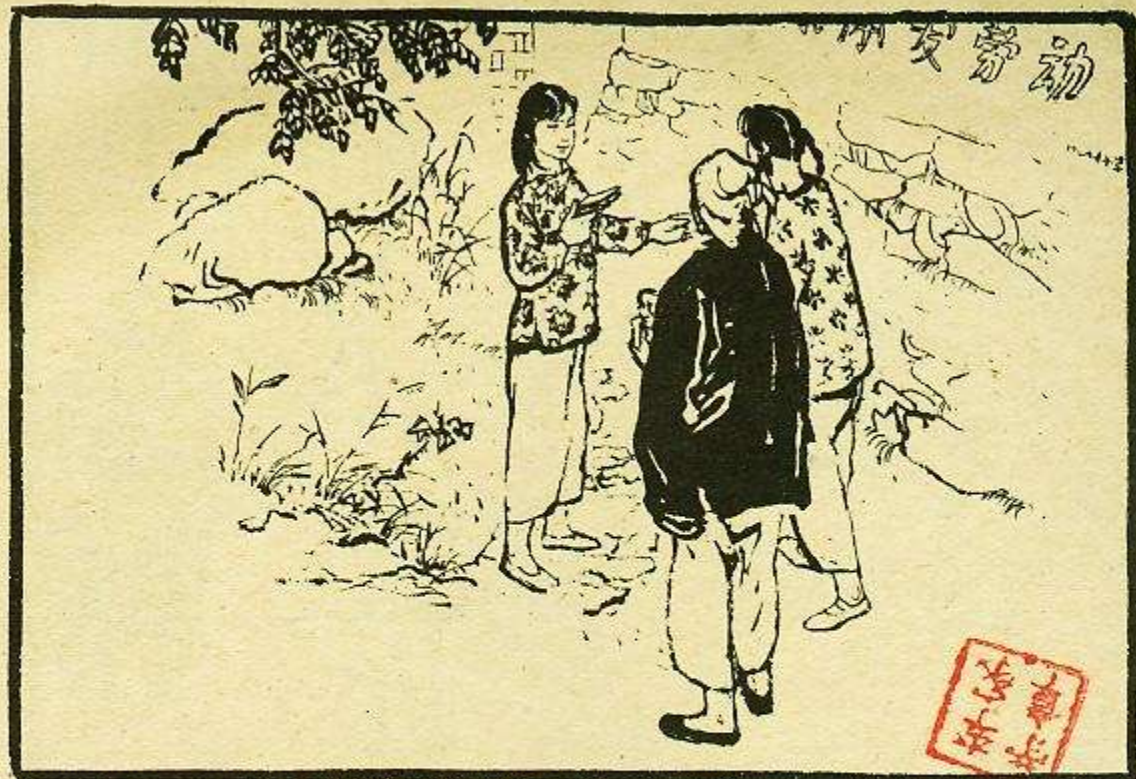
(32) 二春笑道：“我提个意见，喜旺哥不干，叫俺双双嫂干吧！”喜旺一听，忙说：“什么？那……那……我还比她强一点，我干吧！”逗得大家都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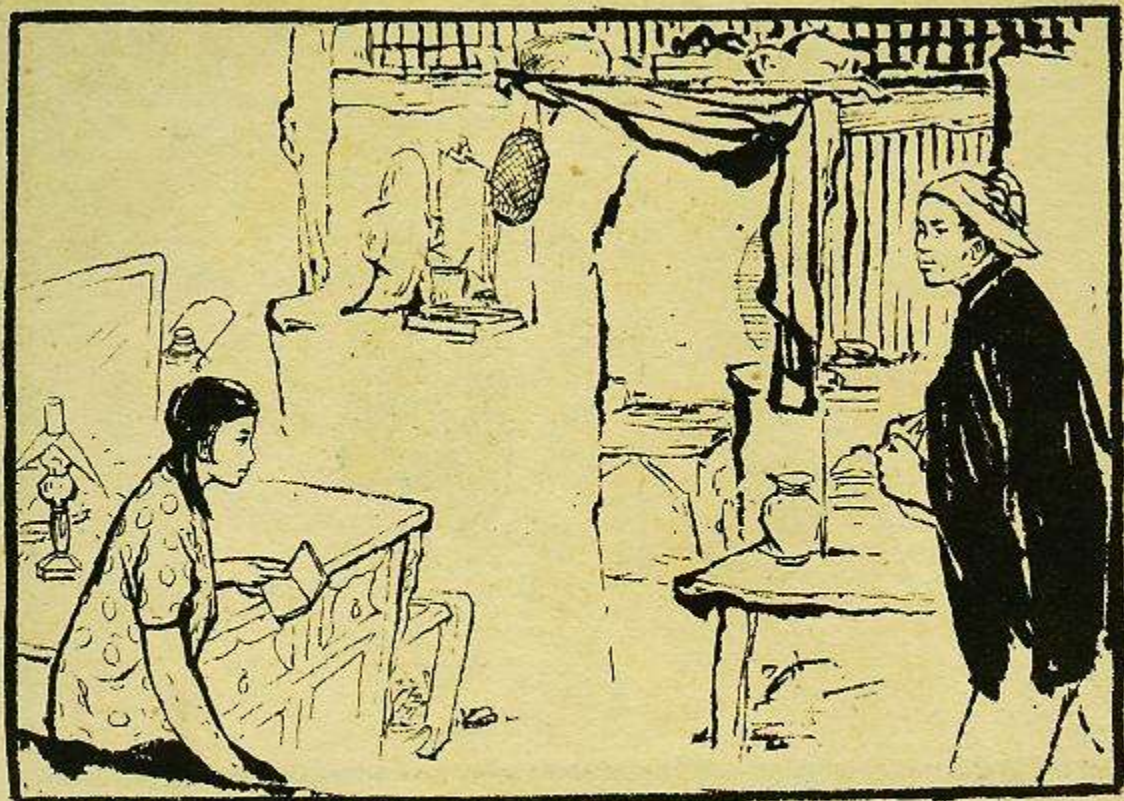
(33) 开始发新工折了，社员们都抢先领，一下子把喜旺围了个风雨不透。喜旺把手一挥说：“别急，别急！得有个次序呀！按名单说，我叫一个，发一个。”



(34) 喜旺和桂英发完工折正往回走，忽然金樵媳妇大风喊叫着说：“喜旺哥！桂英妹！给我发个工折！”



(35) 大风是个不爱参加劳动的妇女。桂英笑着说：“你要这个干啥呀？”大风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别取笑了！以后凭工分分配，我也是个壮劳力呀！”说着接过工折。



(36) 喜旺回到家里，见双双正高兴地翻弄着新领的工折，便说：“菊她娘，要不是你，我还当不上这个差事呢！说真的，管的事多，得罪的人多。我爷爷我爹，几辈子没得罪过人……。”




(37) 双双捂着耳朵說：“我不听，我不听。你呀，立得正，站得稳，誰敢說你什么呀！”喜旺咽了口唾沫，沒有再說什么。








(38) 自从那天开过会，发了新工折后，妇女们出勤率果然大大提高了。这天，妇女们在棉田里整枝打杈，孙有婆、彦方嫂的婆婆、大风都来劳动了。



象这样过两三天，棉花就疯长起来，将来会少结桃的。

大凤整的几行，毛芥都没打净。

(39) 中午收工时，桂英把大家叫到地头按质按量评工分。别人都被评了五分，评到大凤时，有人提议给她四分。双双和桂英说她的质量不好，同意给她记四分，但是应该返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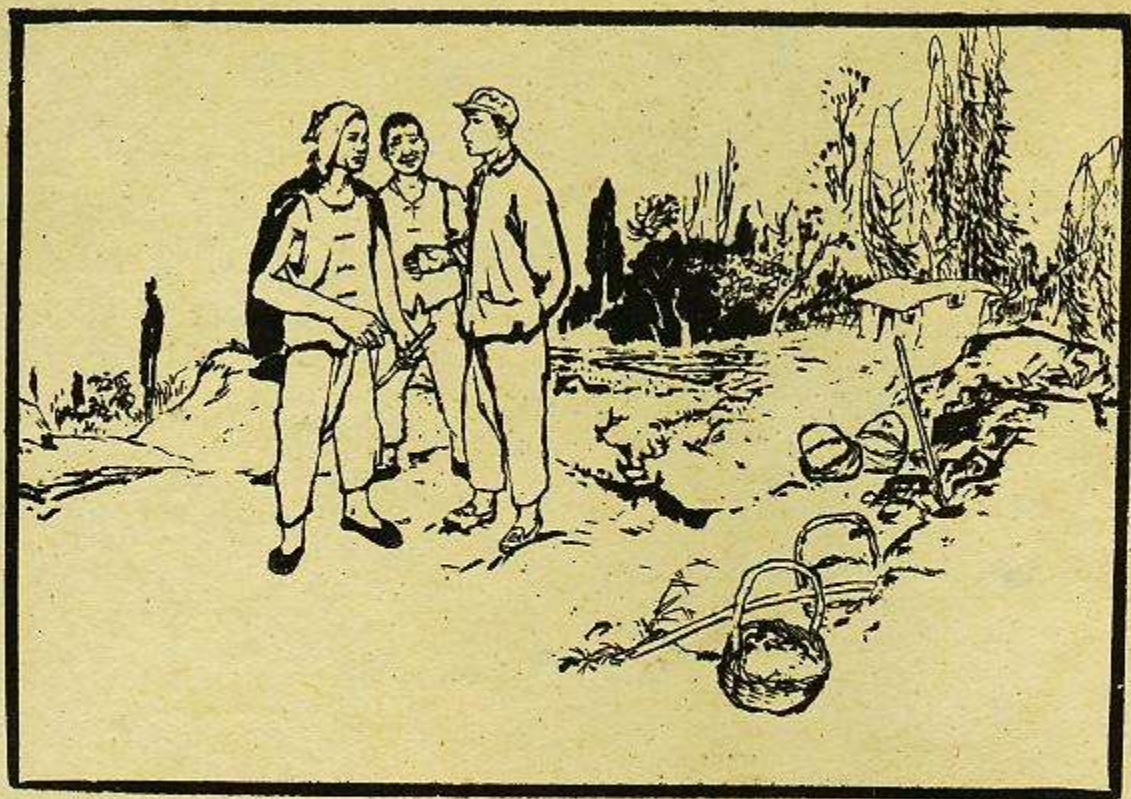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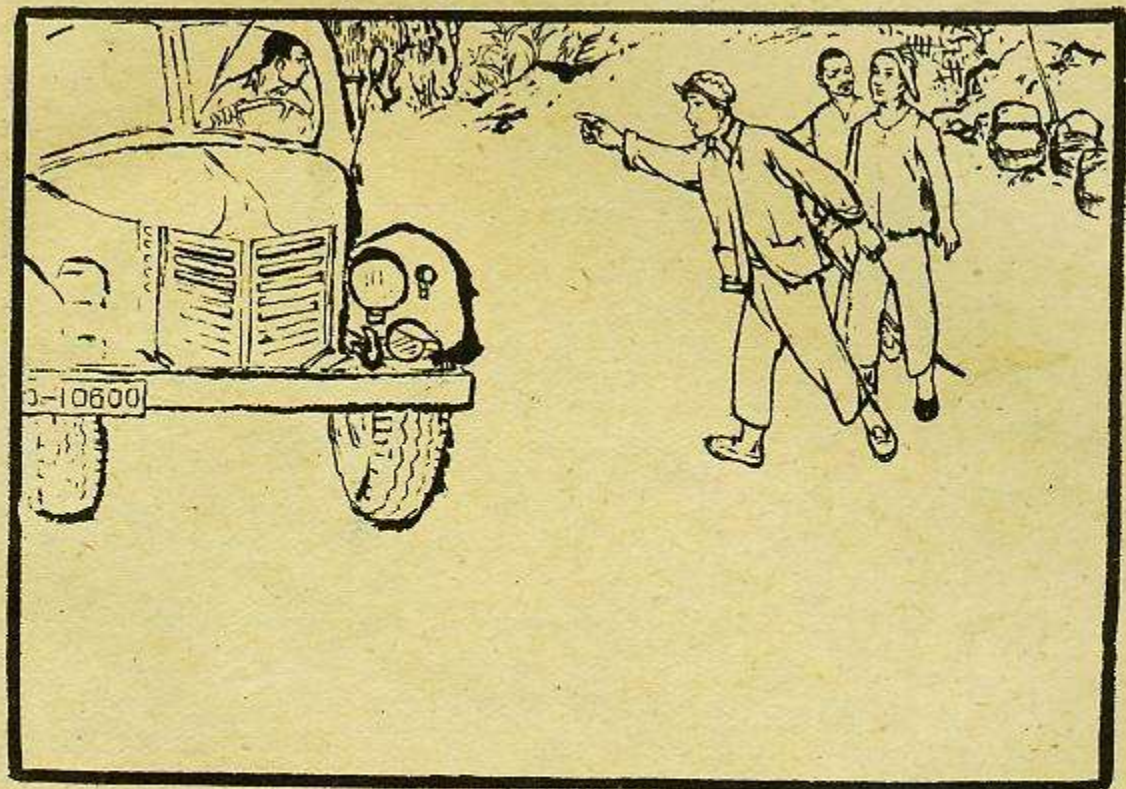
(40) 大风一听急了：“我不要了，反正工分也不是亲爹亲娘！”说着转身就走。大家对她只图快，不讲质量，很不满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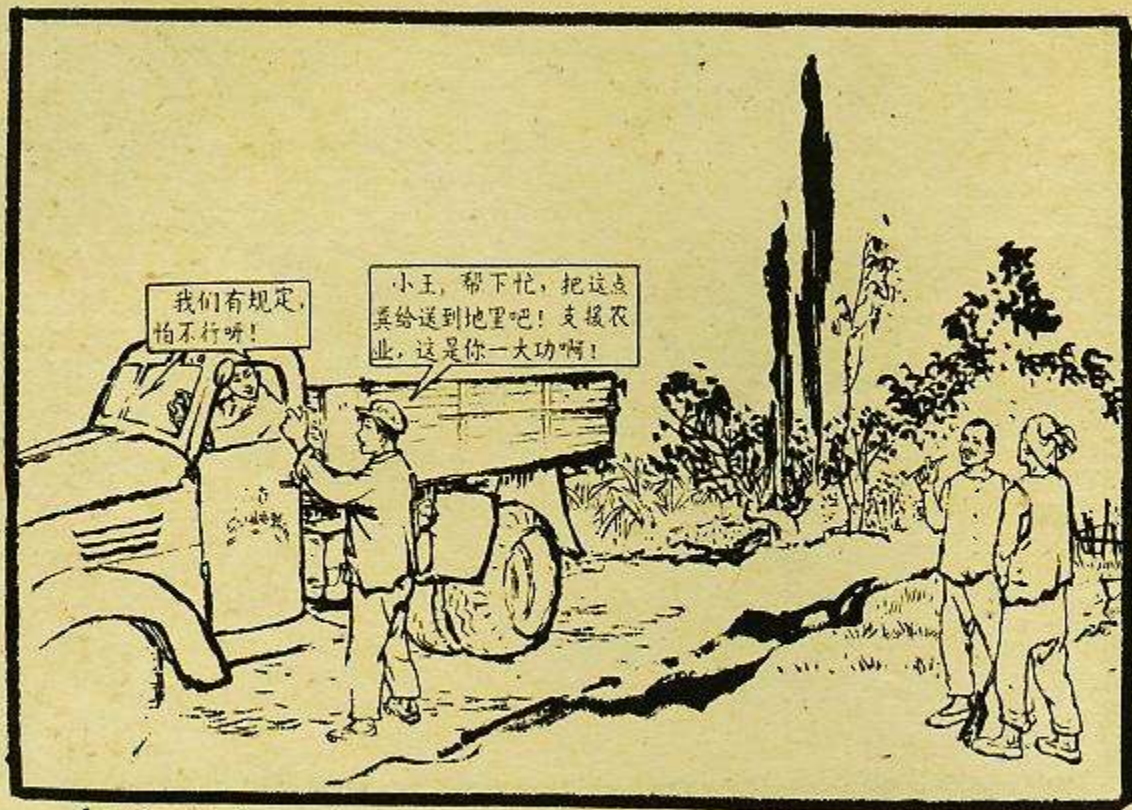
(41) 人們都回家走了，唯有双双一个人留下来，替大风返工。她边干边想着：評工記分，怎么才能使人干得又快又好呢？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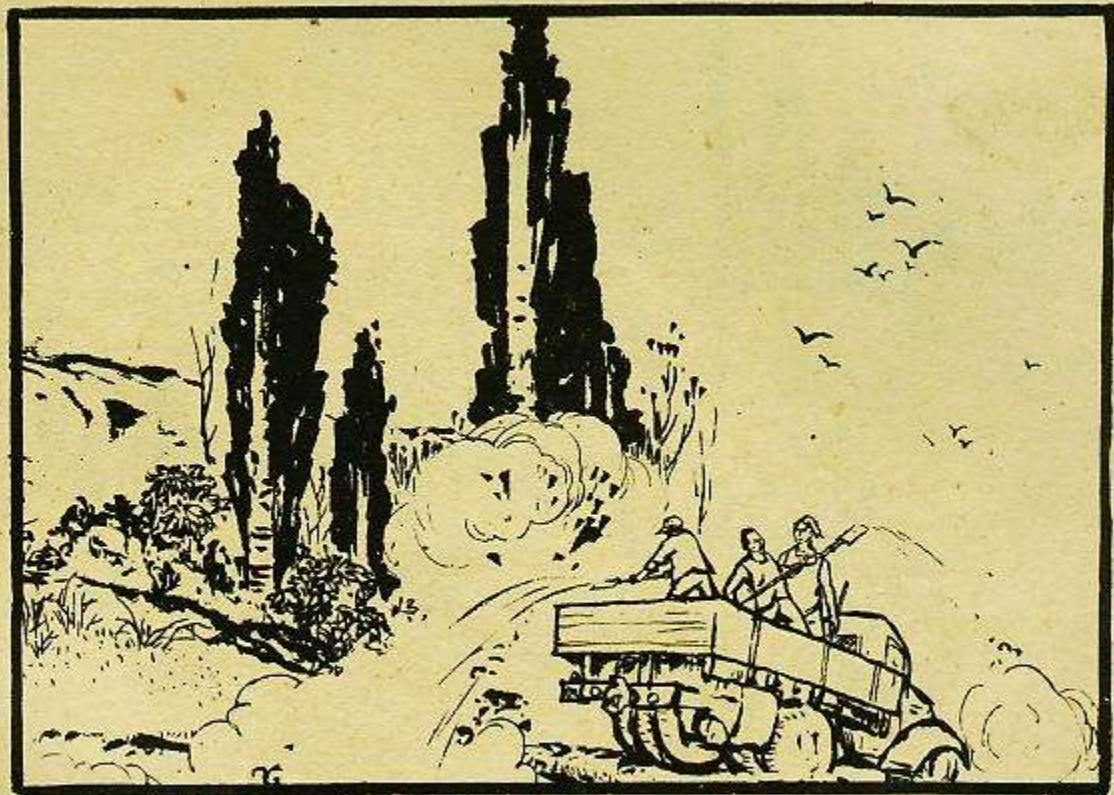
(42) 这天上午，喜旺、孙有包工往麦茬地送粪撒粪。因为粪离地远，孙有正在抱怨包这个活不上算。金樵背着手来了，他对孙有的抱怨表示同情，也说远地干活不如近地轻快。



(43) 正巧，这时公路上开来一辆空卡车，金樵一看那司机正是他打算给桂英介绍的对象小王，便上前招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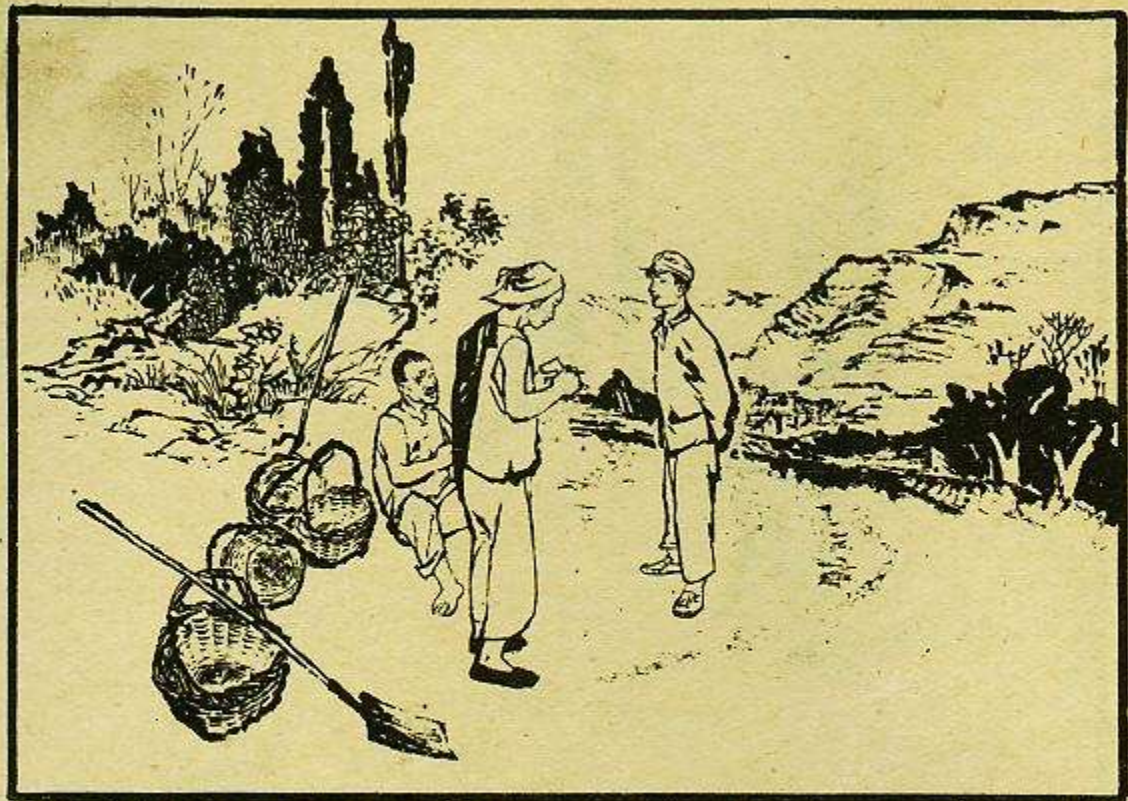


(44) 孙有一眨眼就是一个“窍门”，他马上对金樵说：“叫你朋友给帮个忙，把粪给拉到地里，咱可就省劲了！”金樵一听，便拦住了小王。



(45) 小王拗不过，只好答应。按着孙有的主意，卡车把粪拉到田里，一边走，大家一边往下撒。喜旺见粪撒的不匀，便说：“这样撒不行！”孙有说：“要不就误了小王的公事了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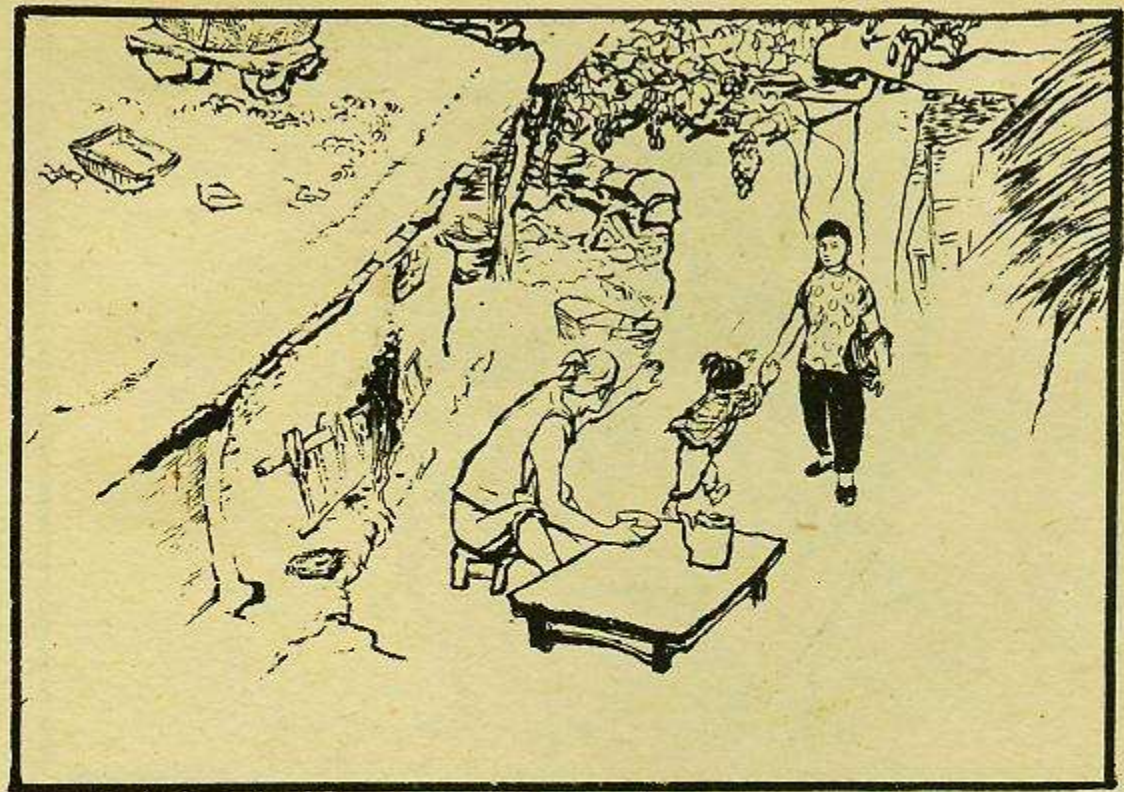
(46) 小王駕着汽車急匆匆走了。孫有得意地說：“今天這十分工掙的還不錯，哈哈！這是副隊長的功勞，也應該給他記上十分。”喜旺點着頭寫着，金樵背着手兒也沒有說什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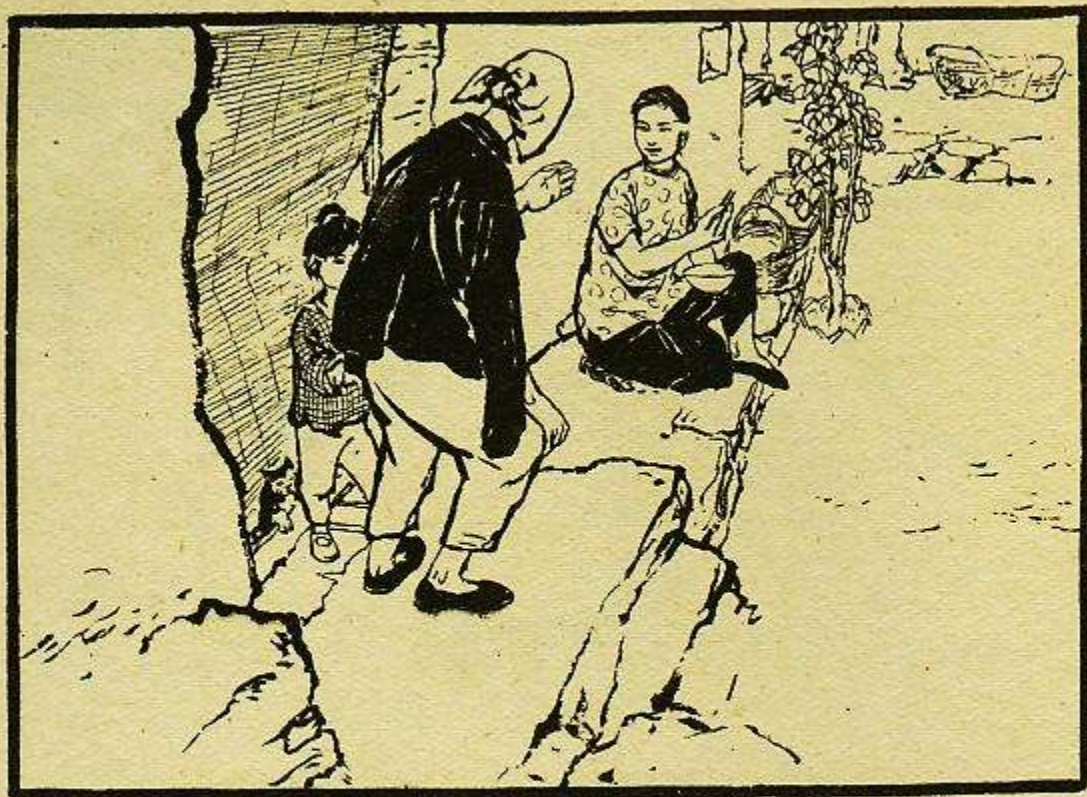
(47) 双双替大风返完工，已到下午上工的时候了。她路过喜旺他们撒过粪的那块地时，只见老耿伯，一边犁地，一边发着脾气：“粪就撒成这个样子？工分！工分……就知道挣工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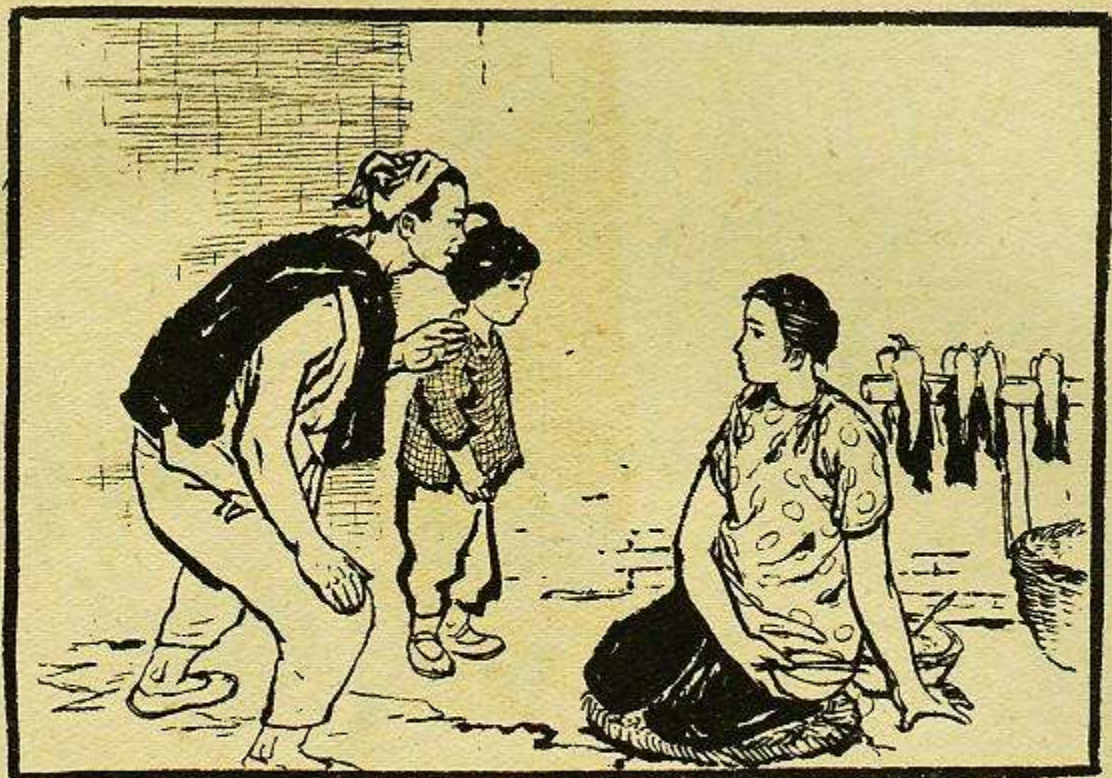
(48) 双双走近一看，見糞撒的一堆堆的，她問這糞是誰撒的，老耿伯搖頭說：“誰！你回家就知道了。”



(49) 双双回到家里，喜旺已經吃完了飯，正在院里喝水呢！他見双双回来了，便笑着說：“看你累的这个样子，快来歇歇。我去給你端飯。”



(50) 喜旺从屋里给双双端来面条，说：“来！你尝尝我做的面条好吃不？”双双接过来，见面条又粗又厚，可是她心里挺高兴，吃起来也挺香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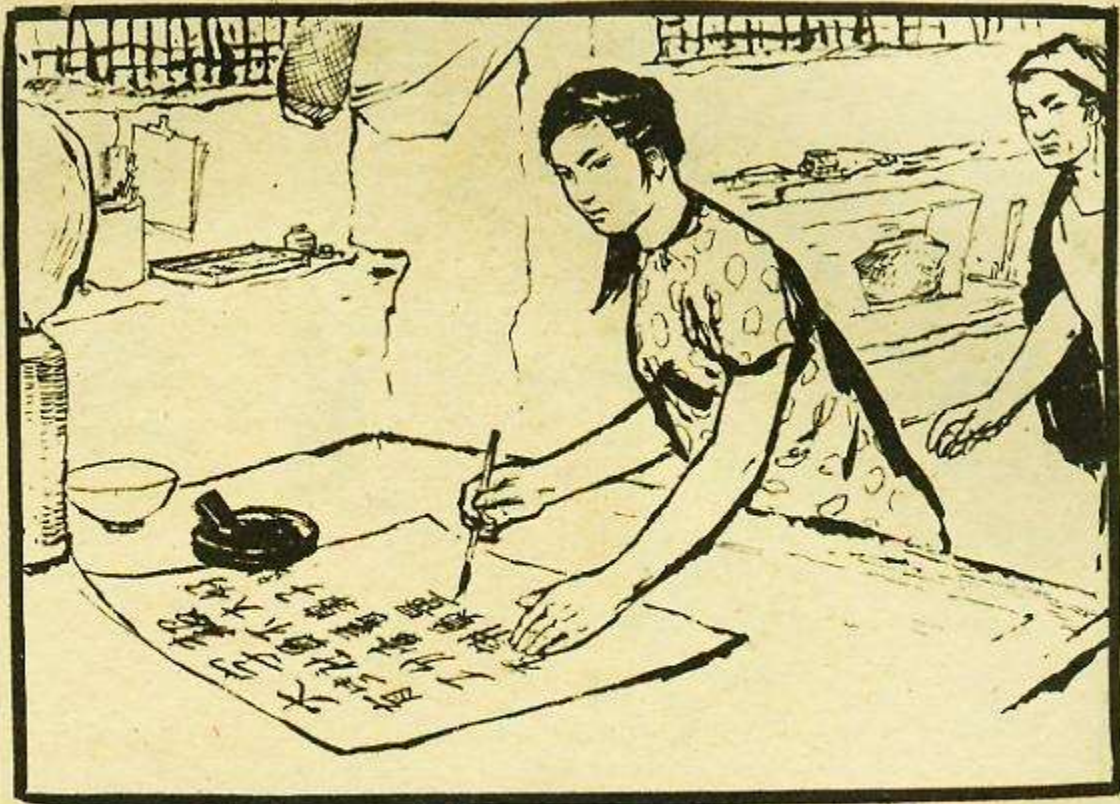


(51) 喜旺問双双掙了多少工分？双双說五分。喜旺得意地說：“不少，能頂我的一半呢！”双双問他干啥活能掙那么多工分。喜旺說：“撒糞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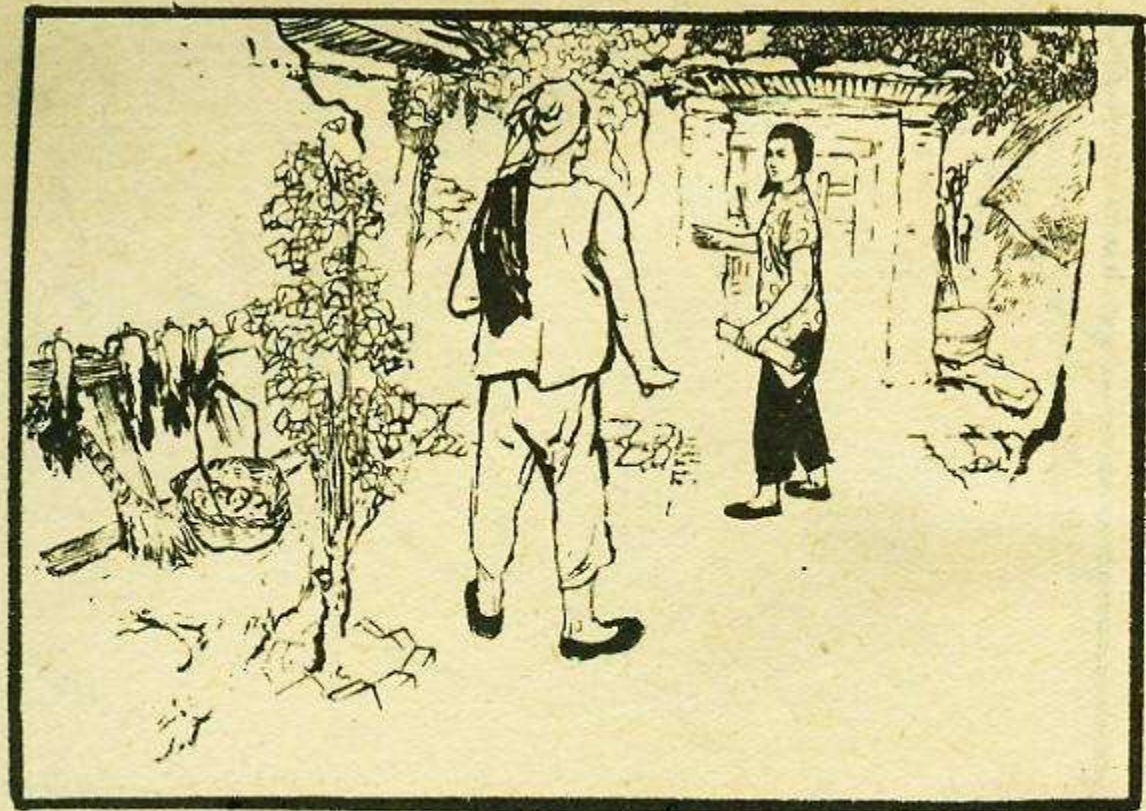


(52) 双双把饭碗一摆，问道：“撒粪？就是在那个麦茬地？”喜旺说：“唉，工分挣多少，看你包得巧不巧。就凭你这个死心眼啊，哼！……”双双一听勃然大怒。



(53) 双双气呼呼地走进屋，提笔就写大字报，喜旺探头一看，吃惊地说：“菊她娘，你……你又写谁的大字报啊？”双双瞪了他一眼，只管往下写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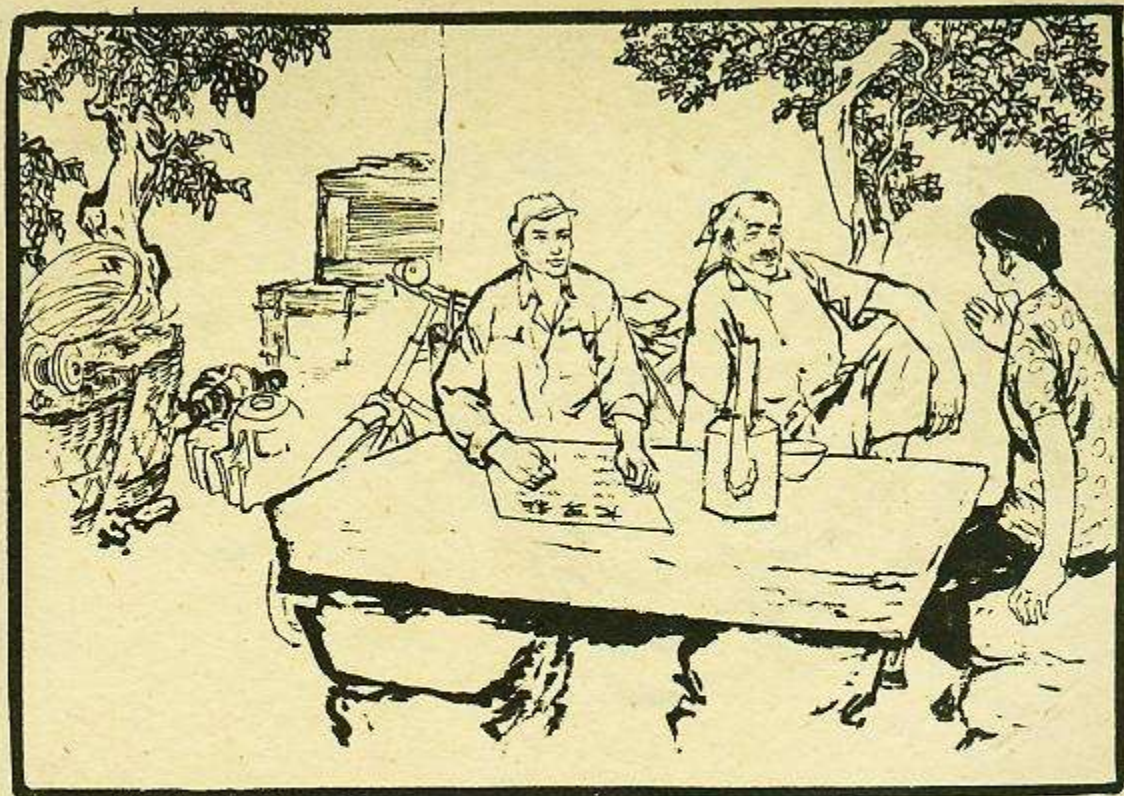
(54) 喜旺知道把他和孙有、金樵都写进去了。他说双双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。双双说：“去你的！我平常给你怎么讲的！群众选你当记工员，是相信你。想不到你这样徇私舞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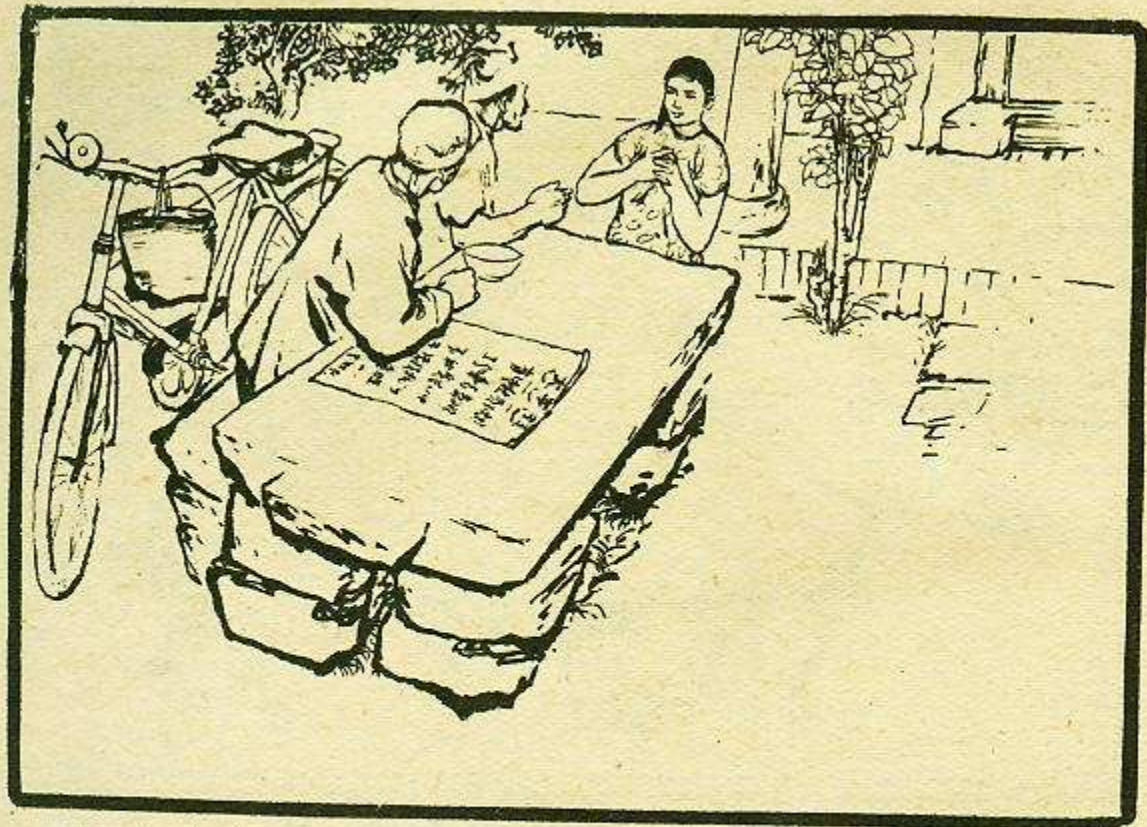
(55) 双双拿着大字报往外走去，喜旺问她到哪儿去？  
双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到前街公社去告状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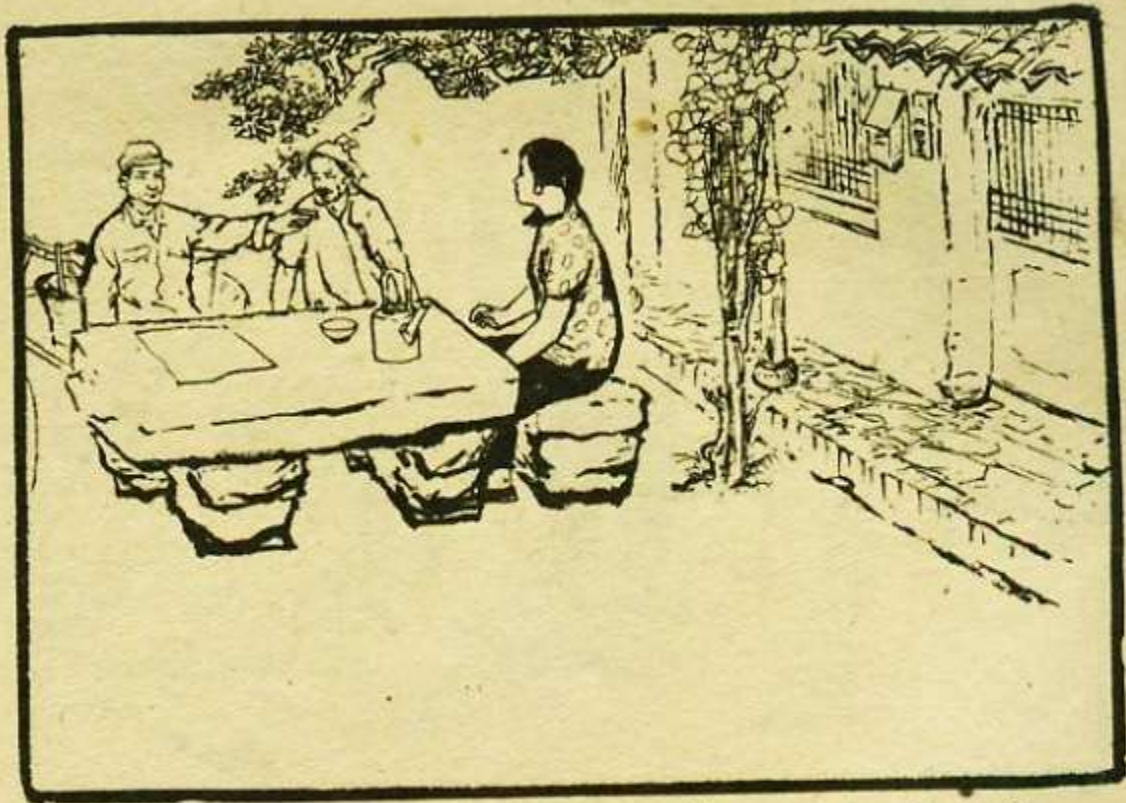
(56) 双双来到公社，正好碰见刘书记和老支书。刘书记看着大字报，说：“这里边有孙喜旺，他不是你爱人吗？”双双点点头说：“哎，这次他们不讲质量多占工分，就是他记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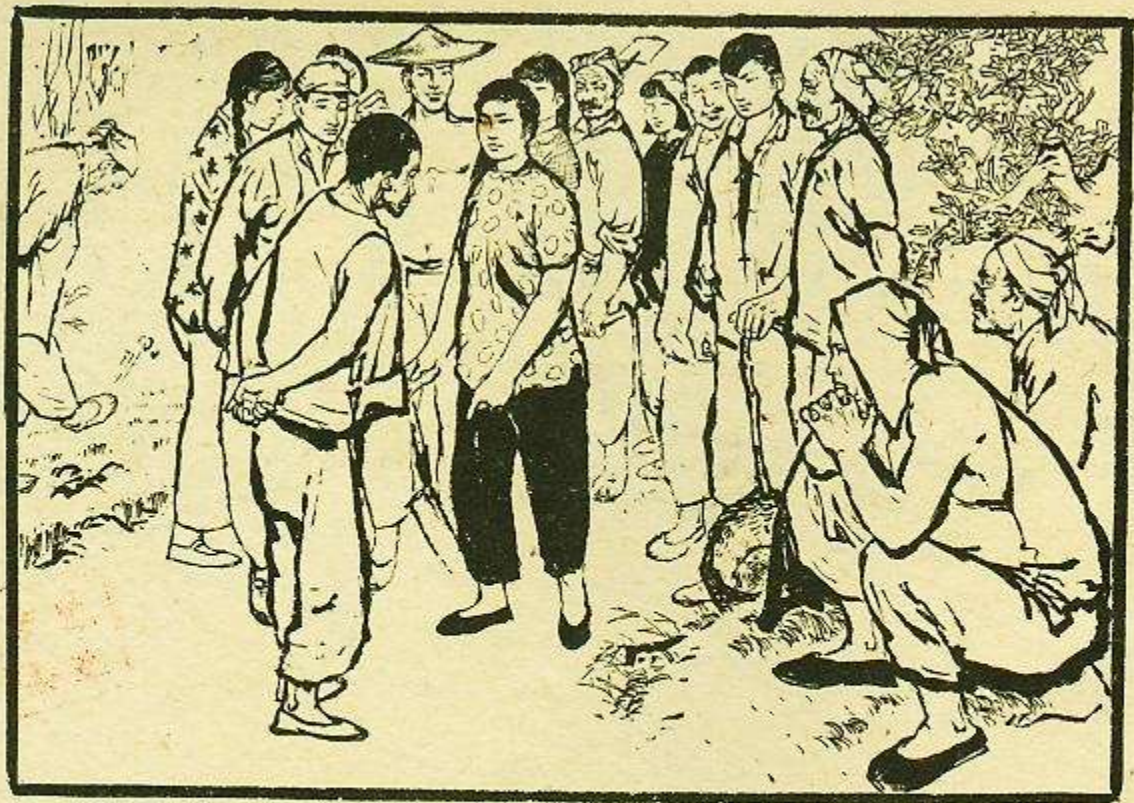
(57) 刘書記点点头，把双双让到院里。双双刚坐下便說：“不过，俺家里是个沒星的秤，净是孙有出的鬼主意。孙有是富裕中农，俺是贫农，跟他不一样呀！”刘書記和老支書都点着头笑笑說：“对，对。”



(58) 刘書記問她是不是干部？双双說：“不是，人家說我嘴太快。”刘書記笑着說：“呵！嘴快，看怎么快，要是大公无私，認真負責應該快！不过，遇事要多和群众商量。”



(59) 刘書記沉思了一下，說：“双双同志，依你看，这样变一变好不好，比如：加强责任制，把任务包死，活干得粗糙的，就返工……”双双高兴地說：“哎，这个办法頂好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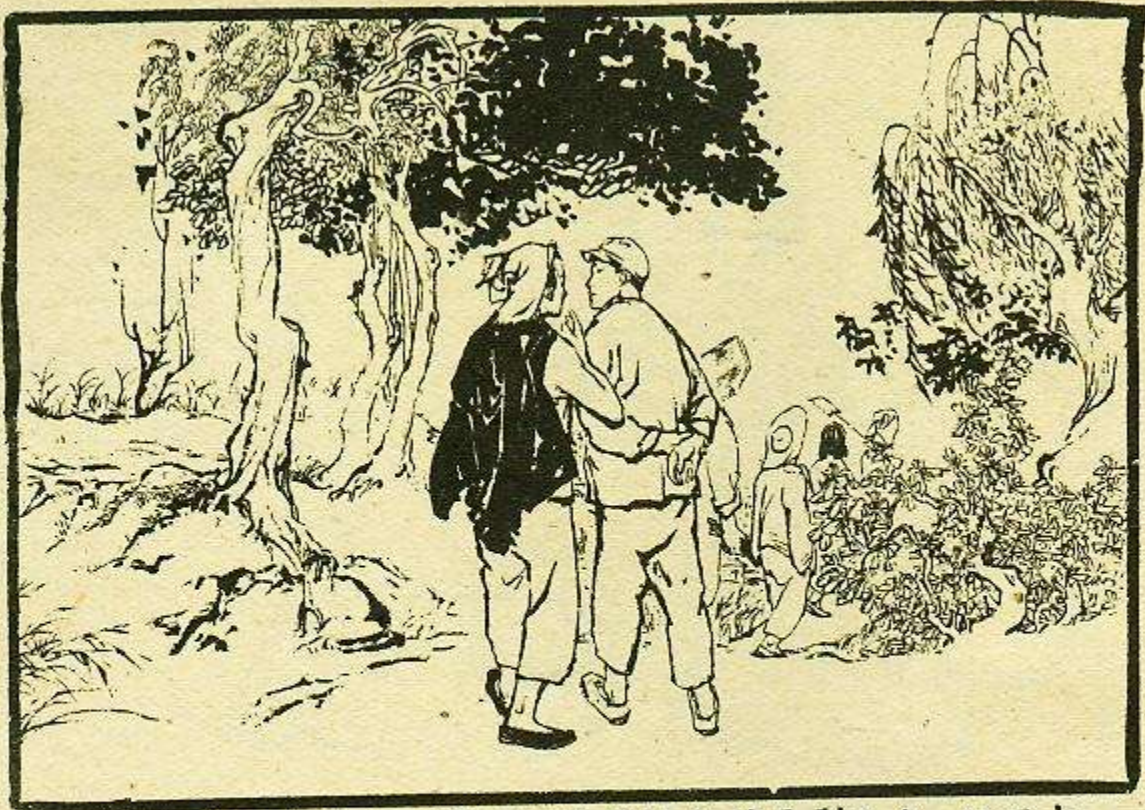


(60) 第二天，在麦茬地召开了现场会，改进了评工记分方法，批评了金樵、孙有等人。李双双说：“常言说，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。干活必定要保证质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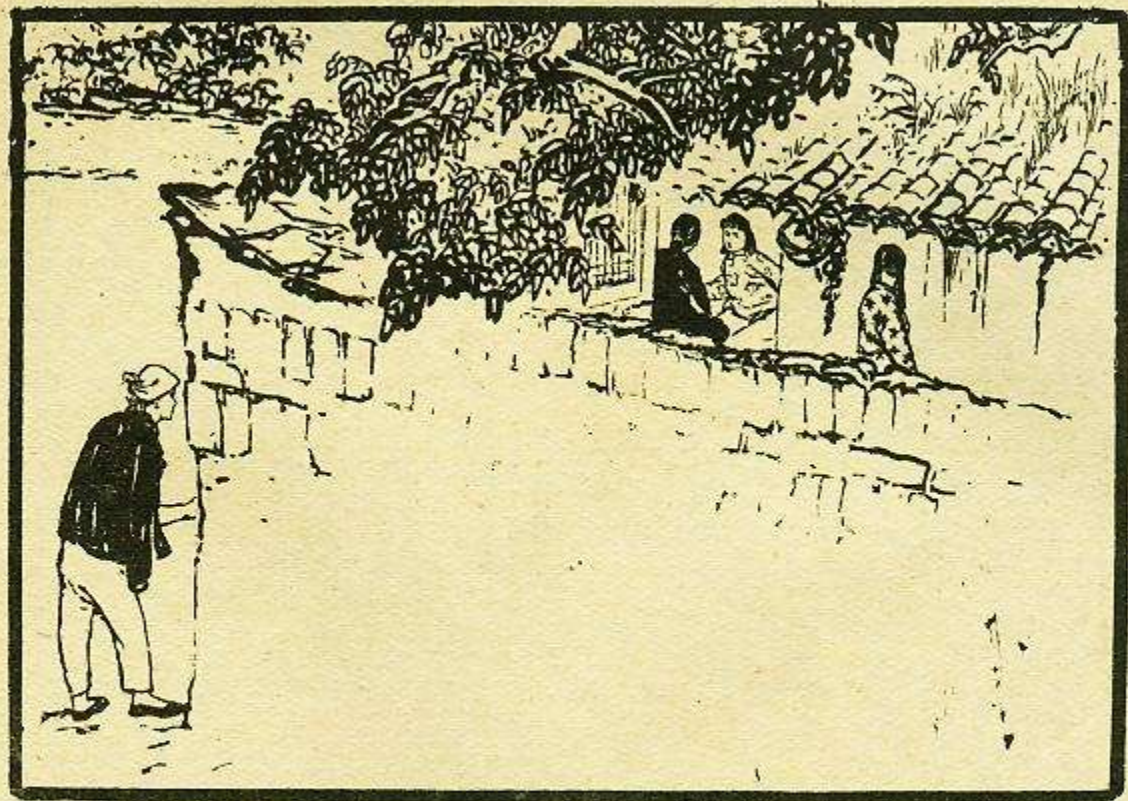


(61) 會議結束時，老支書提議補選李双双作婦女隊長，社員們都拍手贊成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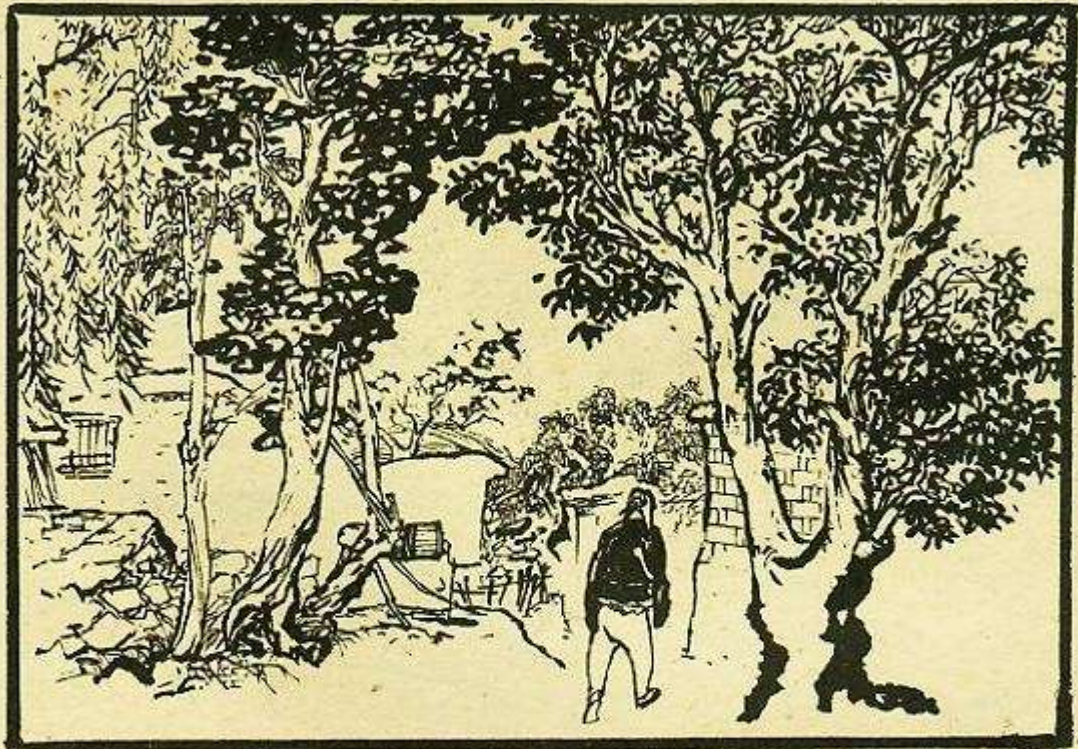
(62) 喜旺却老大不高兴，他觉得金樵是副队长，双双太不顾情面了。散会后，他向金樵表示歉意地说：“金樵弟，无论如何你看在我面上，不能和你嫂子一般见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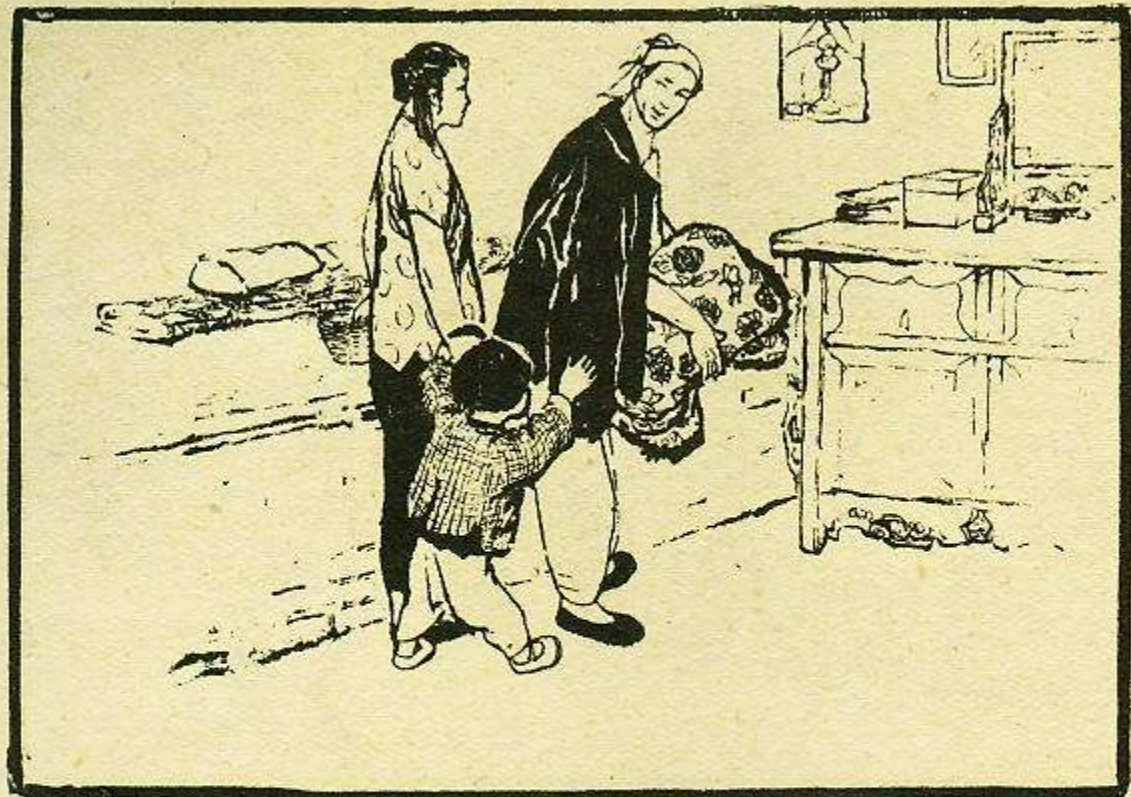
(63) 喜旺还打算去给孙有道歉，走到孙有家，听见屋里有人说话，便站住了。只听大凤说：“她当了队长，我就不赞成！”孙有婆接上说：“真的，她当上队长可没咱走的路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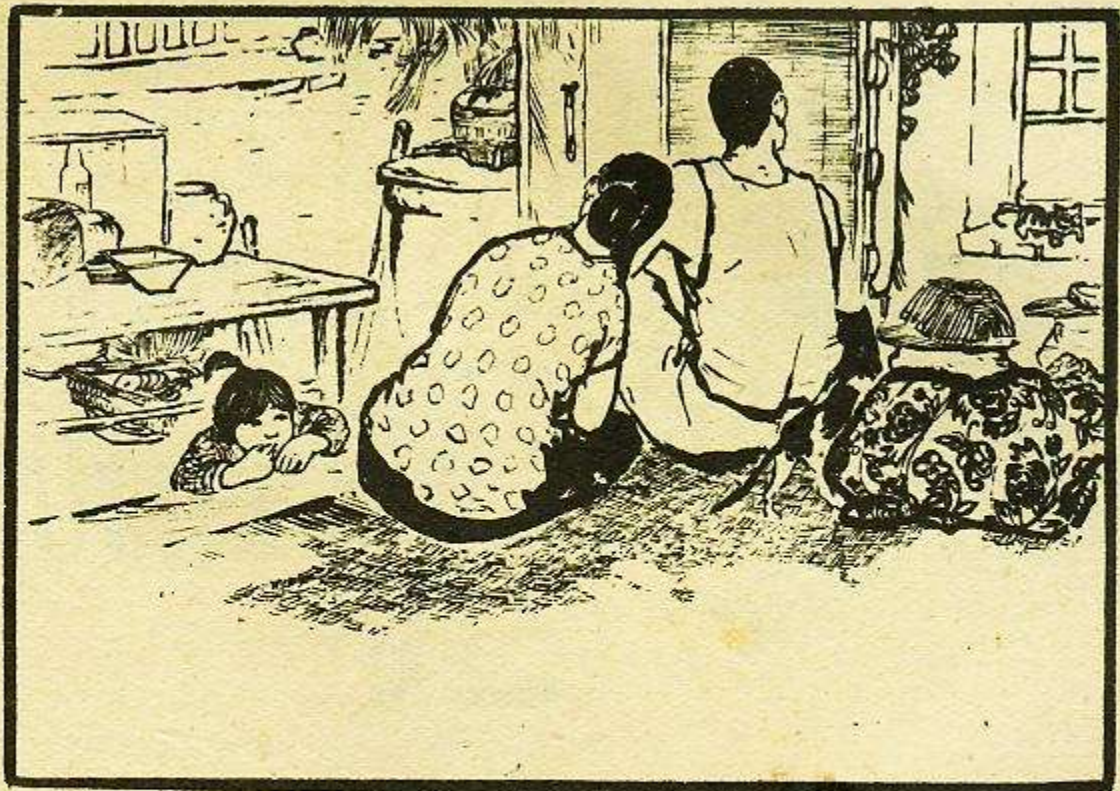
(64) 这时, 桂英走进屋。大凤马上转了话题说: “英, 听说你给二春对上象了?” 孙有婆一听上了火: “死丫头, 你金樵哥替你跟城里的小王提亲了。以后不许再跟双双疯来疯去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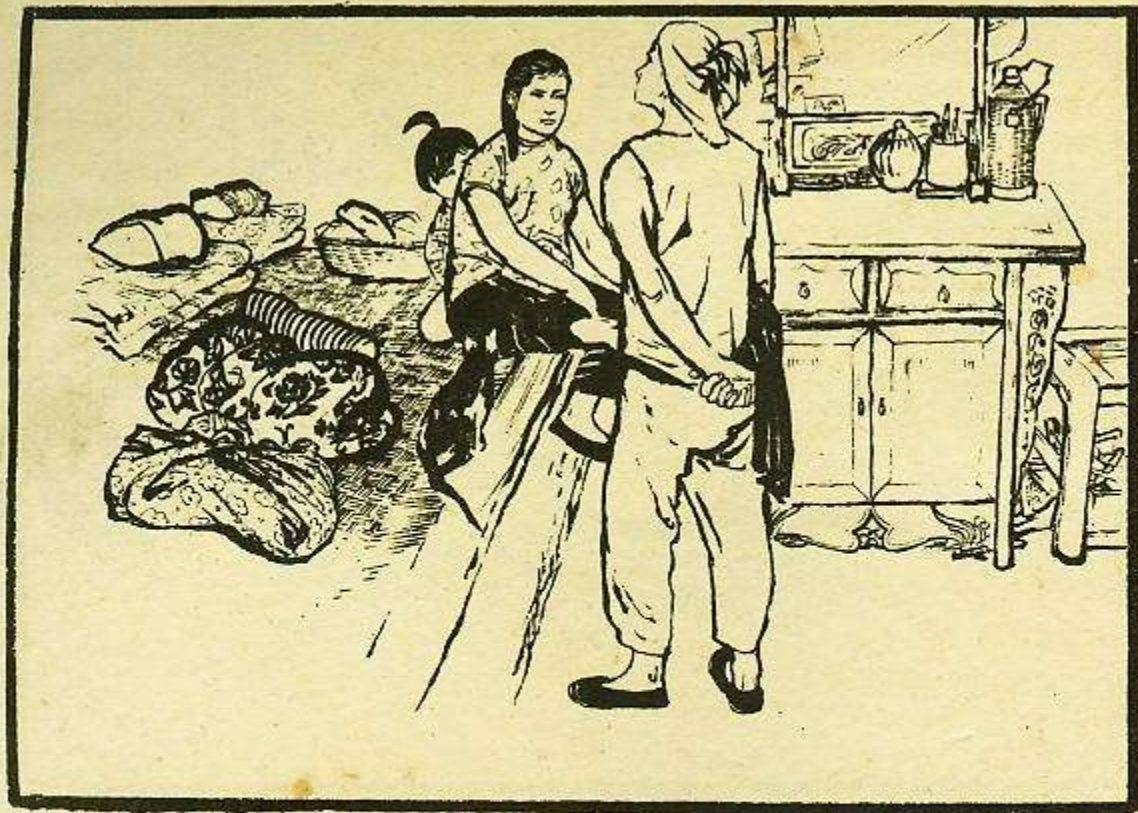
(65) 喜旺沒有听完就气呼呼地走了，他心里想：“我要降不住老婆，还怎么见人呀！我得想个办法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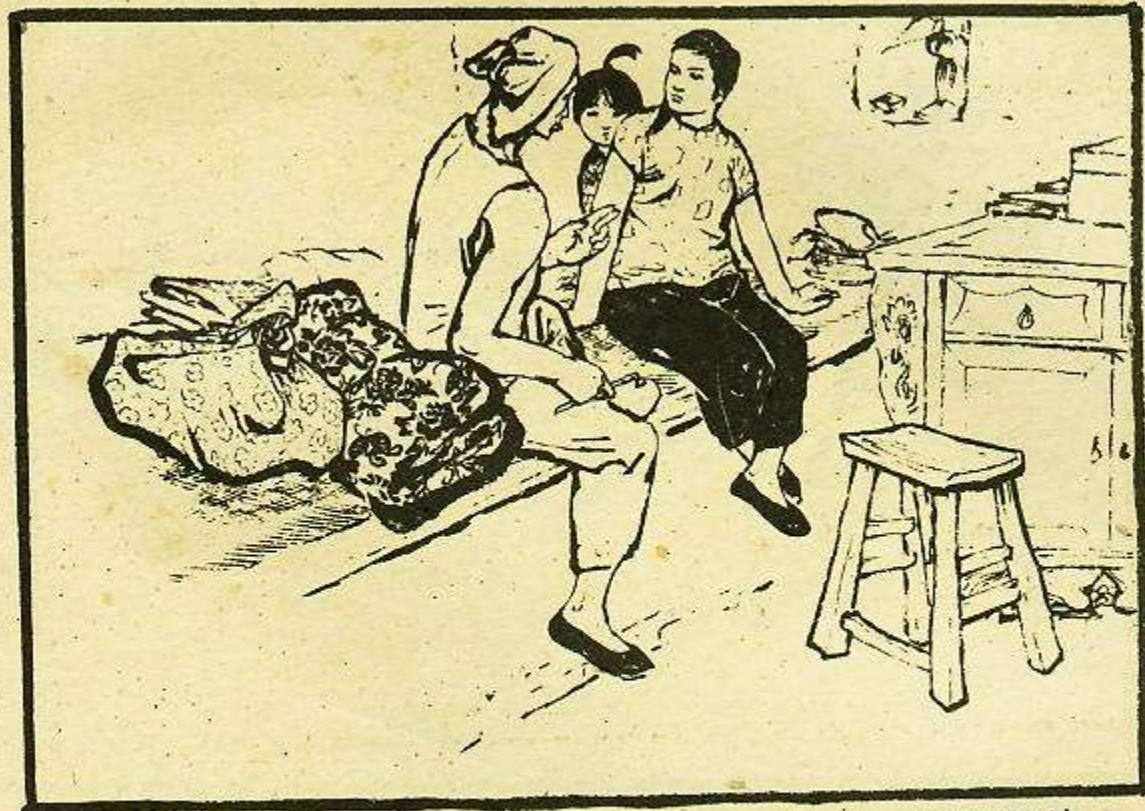
(66) 他回到家里，铁青着脸对双双说：“这个家我不能呆了，要去搞运输。我走后，那怕你把人得罪完，我眼不见，心不乱。你的事与我喜旺无关。”



(67) 双双心里很生气，但是見他果真要走，就夺过他的包袱，說：“我不能让你走！现在我当了队长，正需要你帮助，可是你就不替我想想。”說着她把头伏在喜旺身上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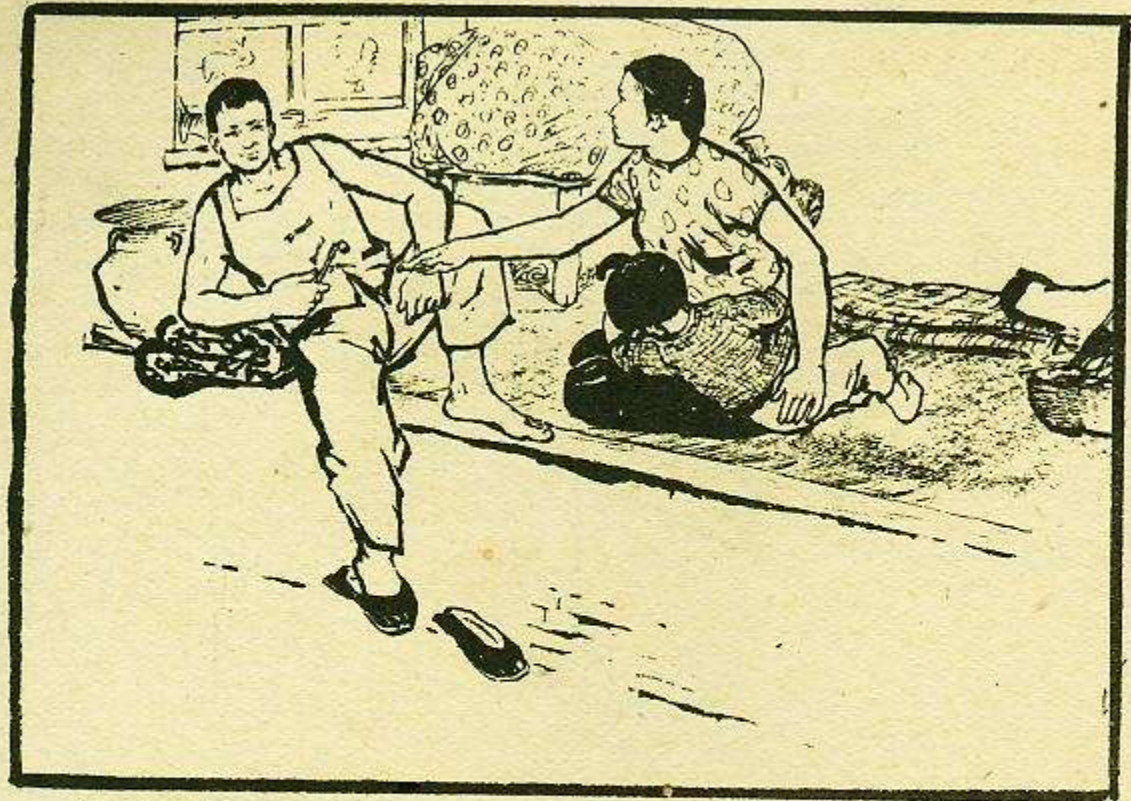


(68) 喜旺本来不是真心要走，看到这种情况，趁势说：“不走也行，得立几条规矩。”双双破涕为笑，说：“那你就说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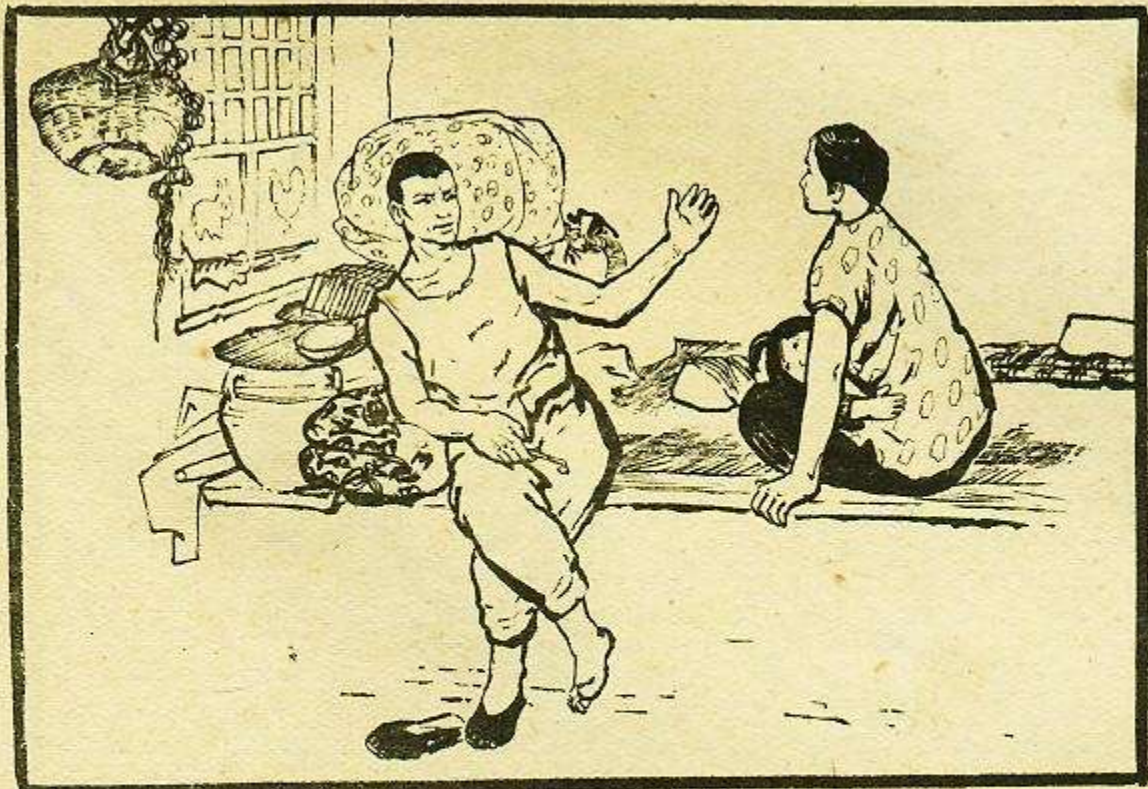


(69) 喜旺說：“第一條，以後，該說的說，不該說的就別說；第二條，你是生產隊長，不許管與生產無關的事……” 双双說：“行！反正我說我該說的話，管我該管的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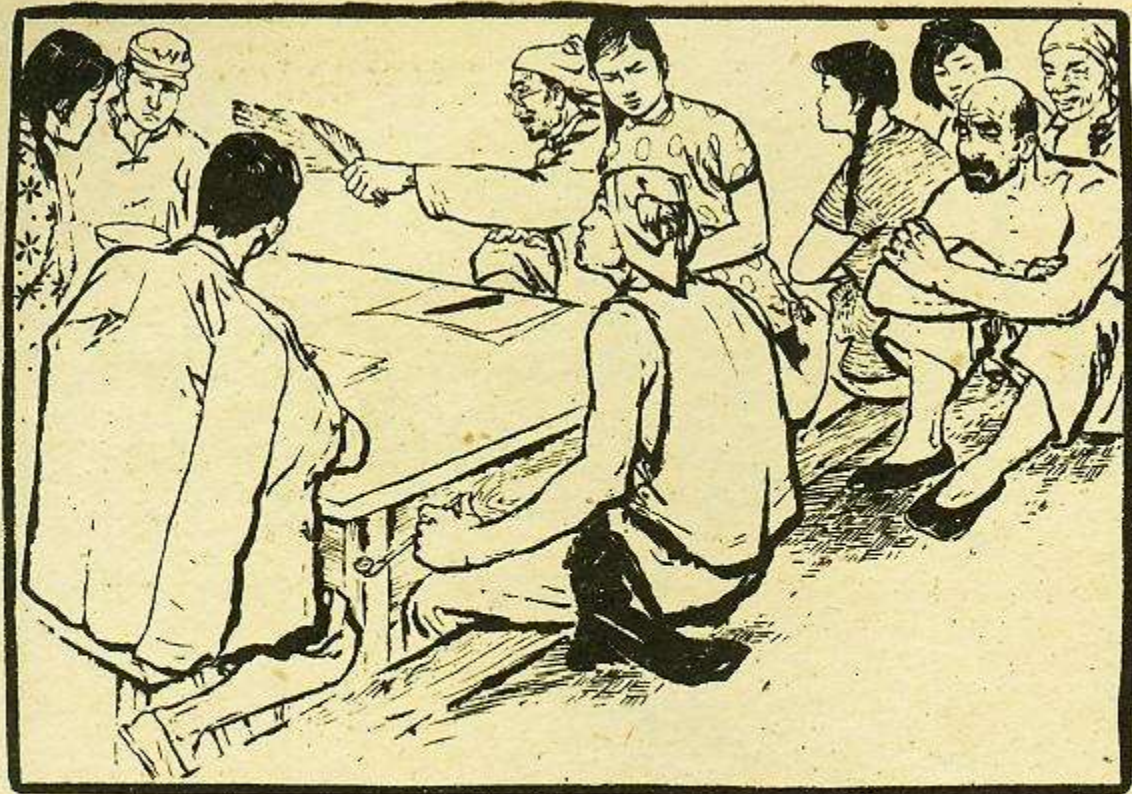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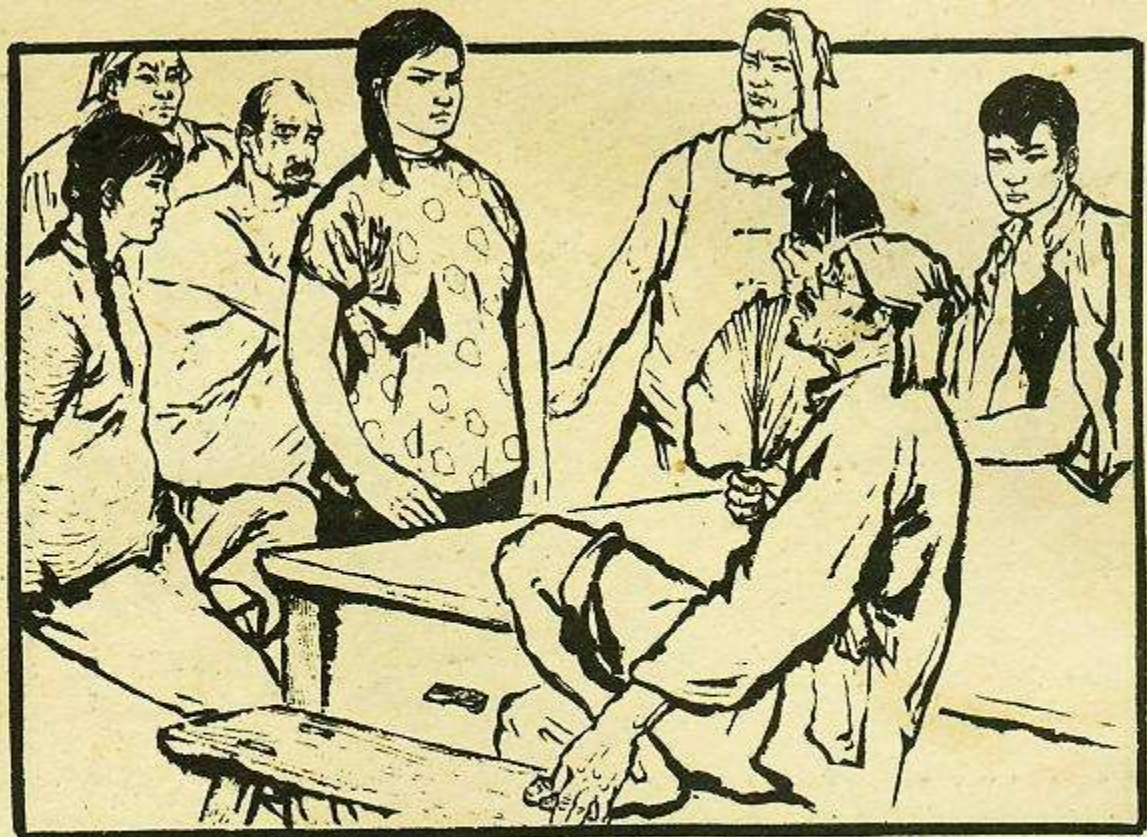
(70) 喜旺接着說：“最后一条，做事要放点人情，少給干部提意見，象金樵，人家是副队长，你胳膊能扭过大腿……”双双不等他說完，憤怒地喊道：“走你的！”



(71) 喜旺忙說：“你何必生那么大气，就算两条，那条算我没說！”双双沒再說什么，这一場风波才算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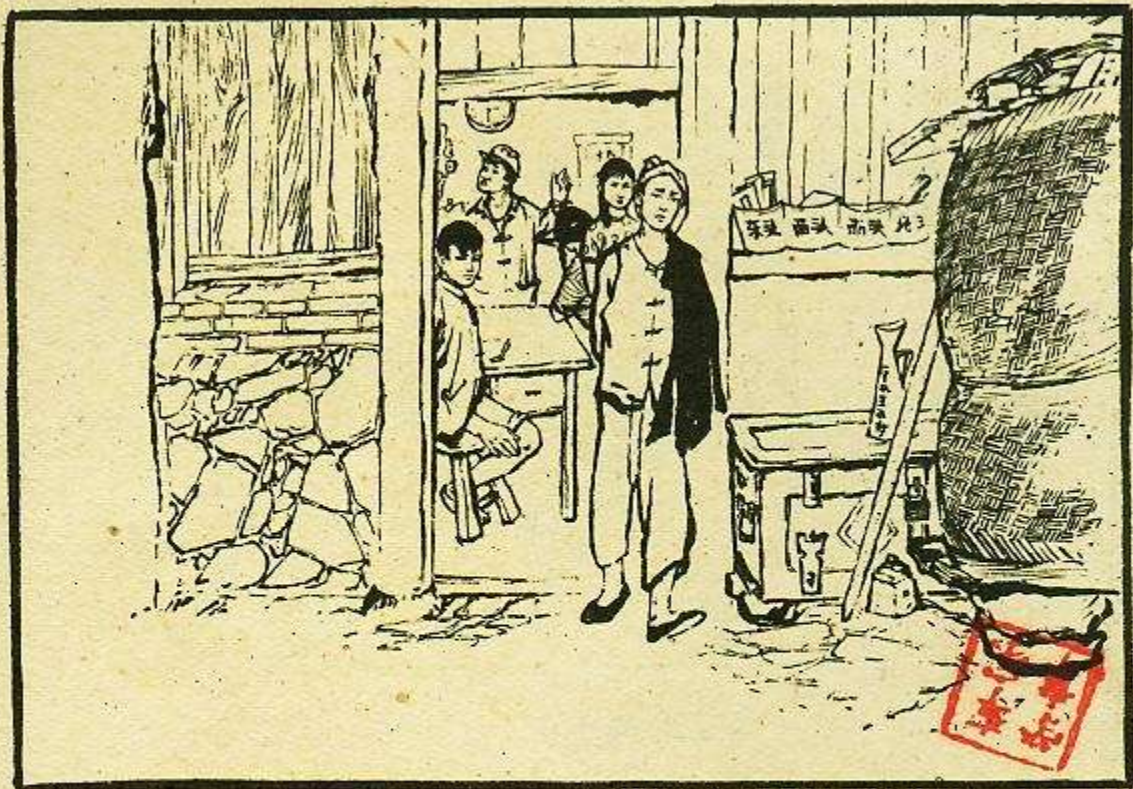
(72) 没过几天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：在讨论补助工分的干部会上，会计提出：“社员困难户确定了，有的干部，象金樵家里困难也应补助。”双双刚要发言，却被喜旺暗暗制止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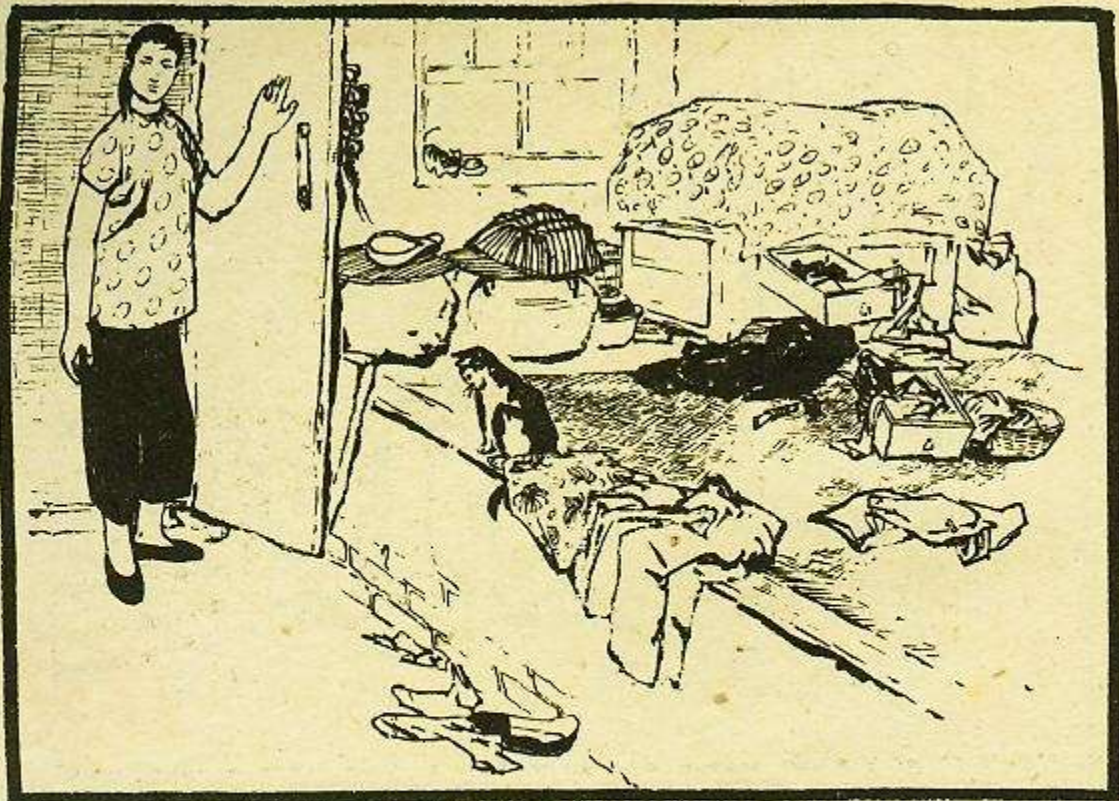
(73) 双双见金樵不表示态度，就不顾喜旺的暗示，冲着会计说：“他怎么没功夫劳动？成天抱着两个膀子来回转，当然挣不了工分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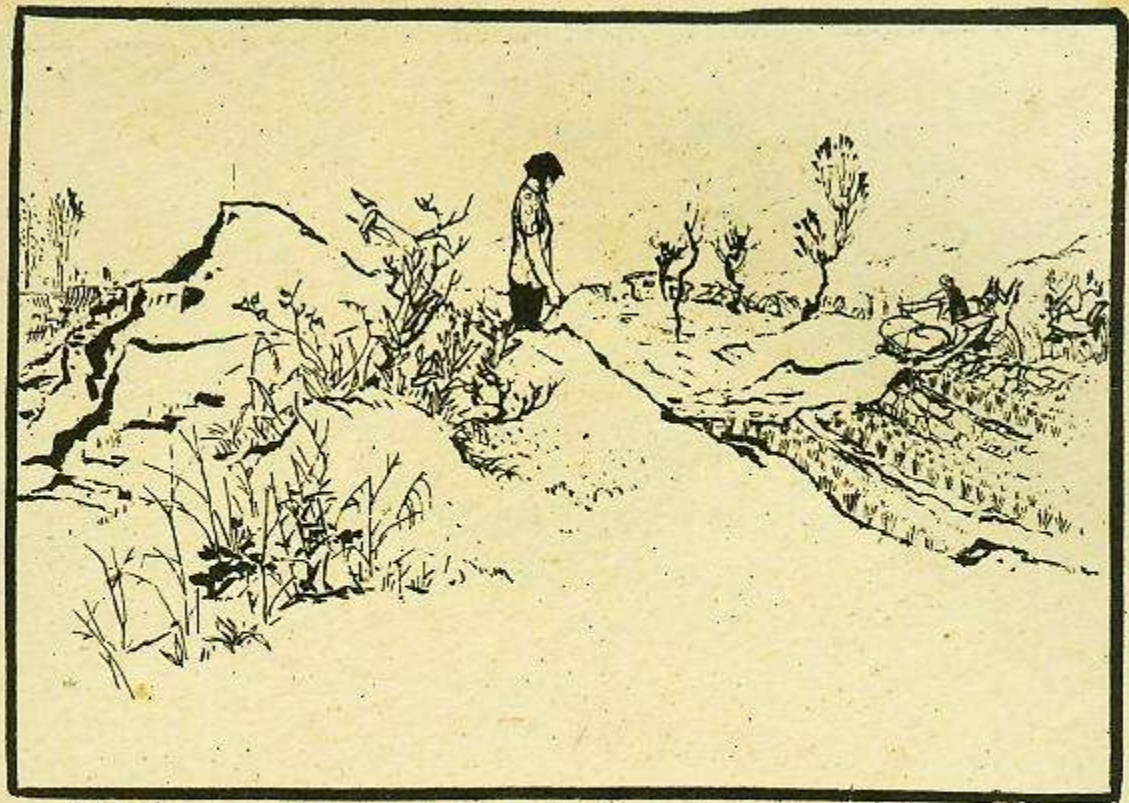
(74) 會計怕鬧僵了，忙圓場地說：“那金樵媳婦大凤又不会做地里活，怎么办？”双双說：“不会，我教她，可是她得出工，老坐在家里不行！”



(75) 喜旺見双双越說越冲，气得一甩袖子走了。金樵也很不高兴，賭着气說：“以后我有工分吃飯，沒工分全家餓着！”会就这样不欢而散。



(76) 散会以后，双双回到家，发现少了一床被子，大吃一惊。她知道喜旺真的赌气走了。



(77) 双双急得四处寻找，没找到。最后跑到村头一看，只见喜旺、金樵、孙有赶着三辆大车走了。她心里十分难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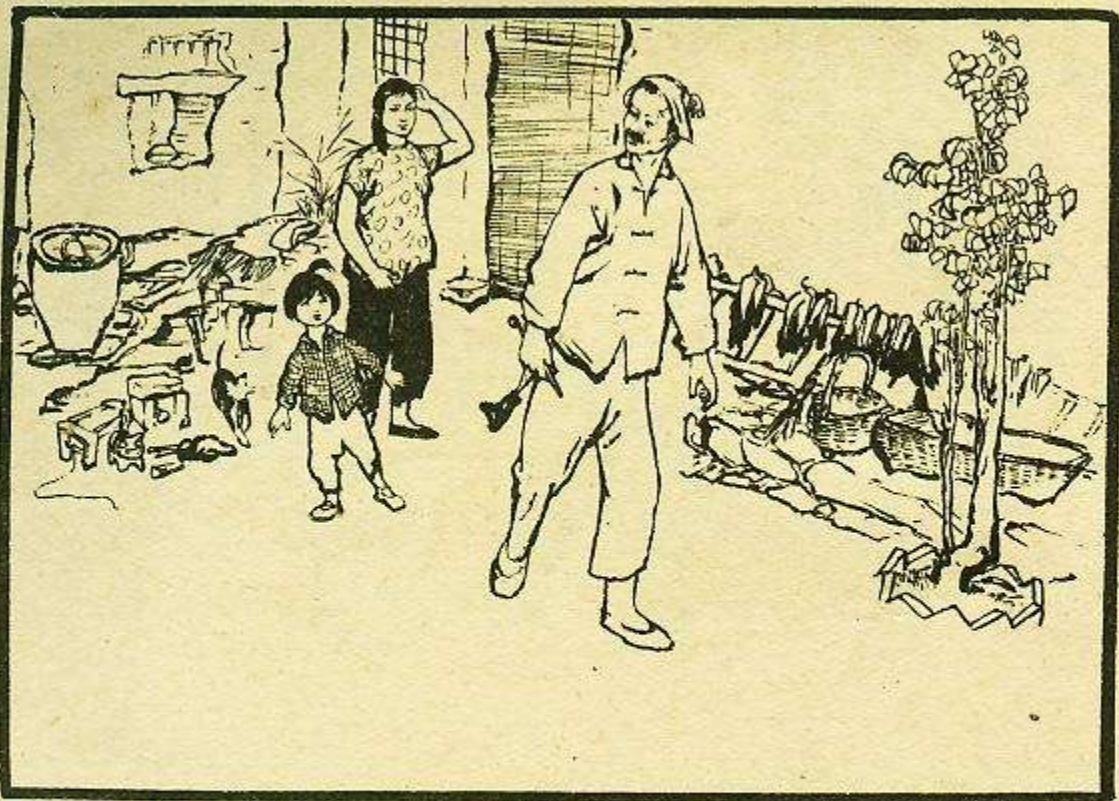


(78) 双双刚回到家里，老支書来了。他打趣地說：  
“怎么，哭了？喜旺把你扔下不管了！”双双抹掉眼淚  
說：“离开他这个記工員，我这个干部也要走路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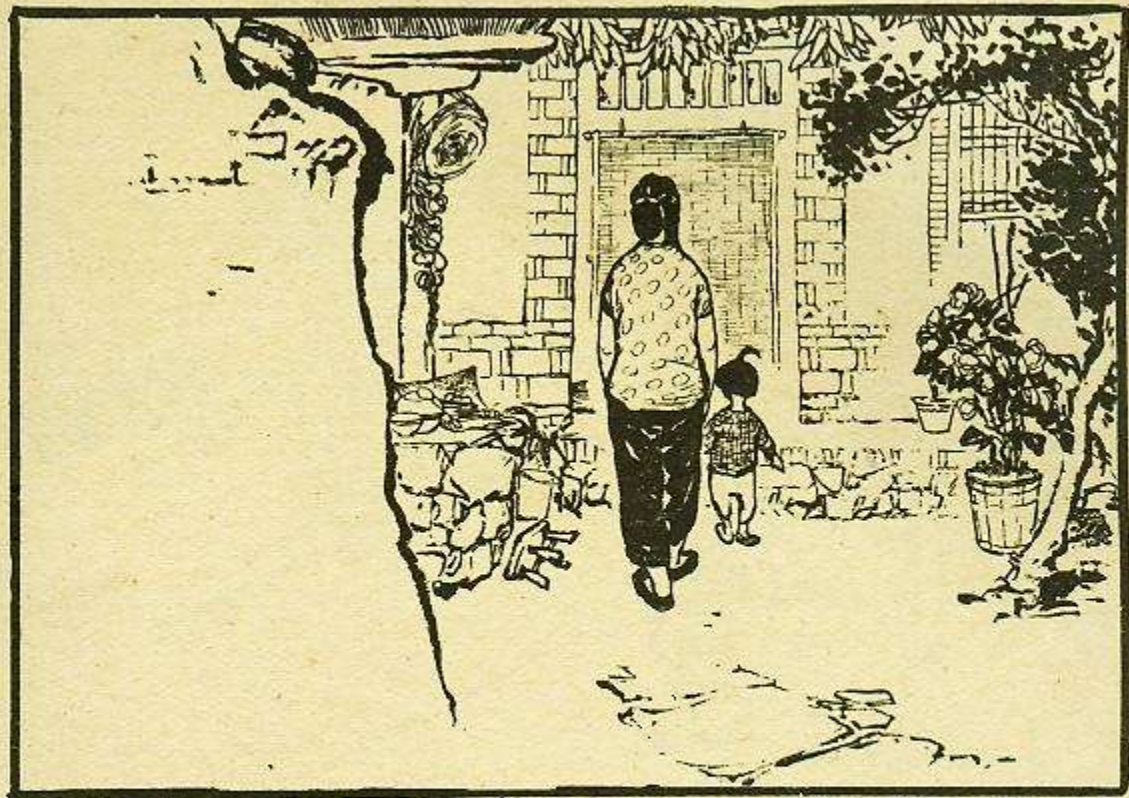


……自己的事再伤心也只不过掉两点眼泪，可是队里的工作，耽误就是几百口人的生活，还是要积极工作，公事为重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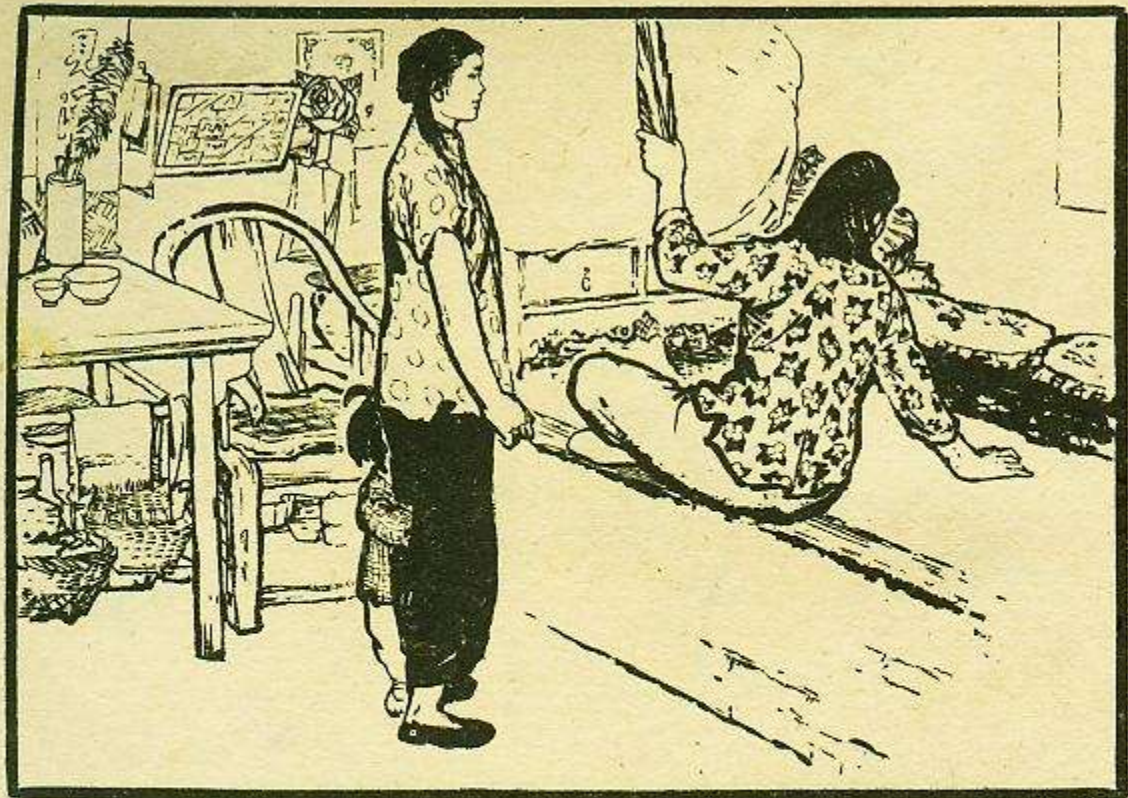
(79) 老支書說：“他們一定要去搞点副业，就让他们去吧。”接着又劝双双不要为自己的事伤心，影响了队里的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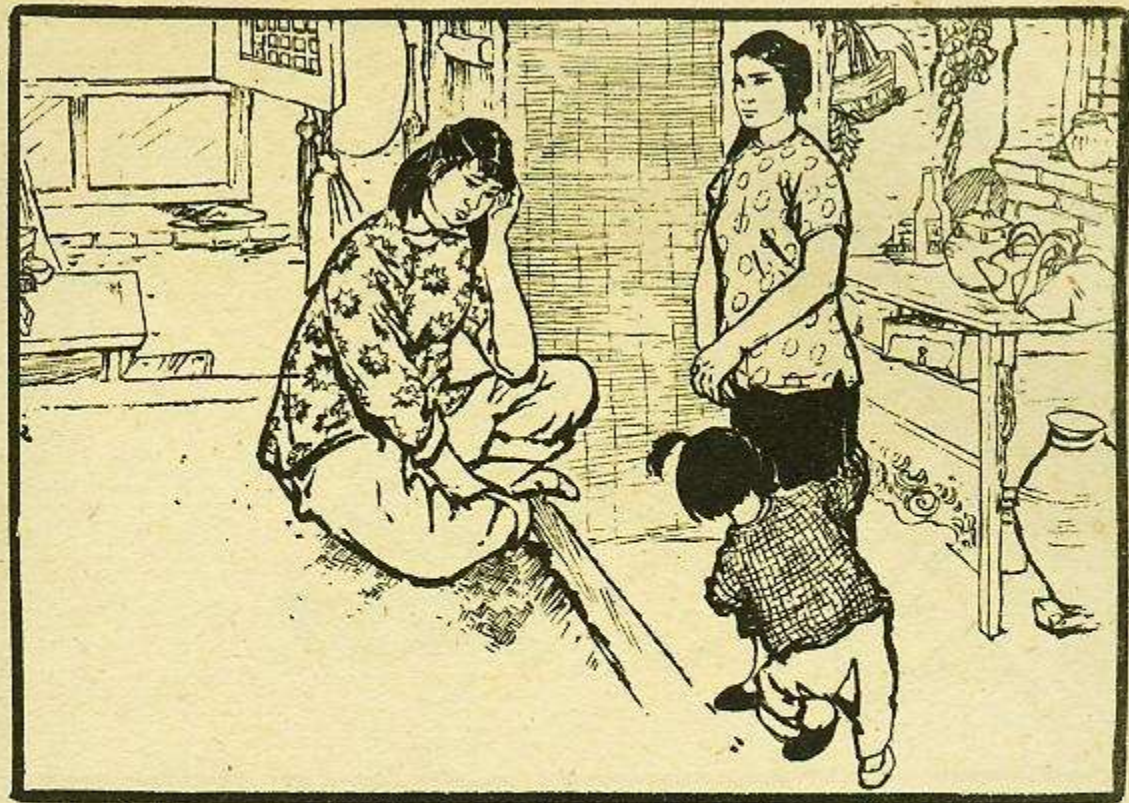
(80) 老支書又說双双給金樵提的意見很正確。他說：“當幹部參加勞動，以後要形成制度。你這個意見又提到黨的心上了。”老支書的關心、教育和鼓勵，使双双重新振作起來。



(81) 双双送走支書，想起了大凤对她有意见，便向大凤家走去。走到院里，听到大凤在屋里哭泣，心里想：她准是因为金樵外出，独自在屋里伤心哩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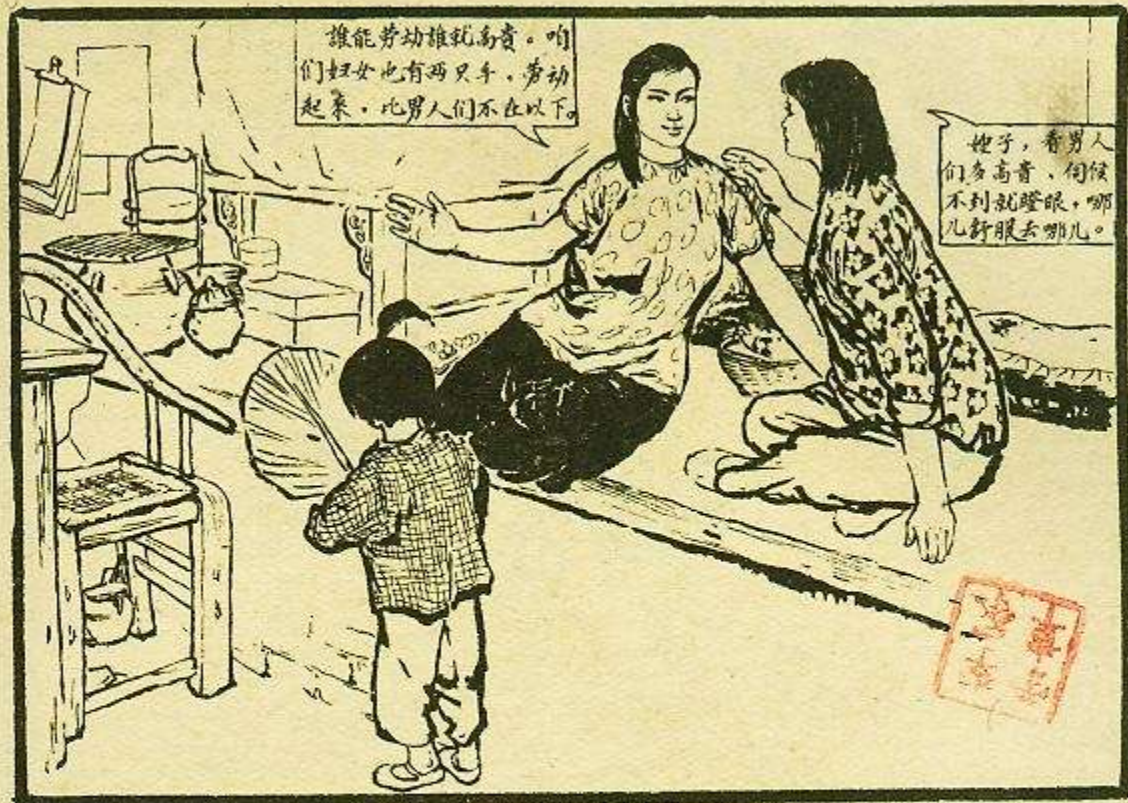
(82) 双双推开门走进了屋里。大风一见双双来了，大嚷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你把我男人逼走了还不甘心！”



(83) 双双摇摇头，柔声地说：“不！我是来看看你，也顺便告诉你，俺小菊他爹也走了！他们是搞副业去了，会很快回来的。”



(84) 双双的同情心打动了大凤，她象一颗熟透了的谷穗似地垂下了头。双双顺手从她针线筐里拿起小婴儿鞋帮，赞赏而关心地说：“做得多巧啊，怀孕几个月了？”大凤低头不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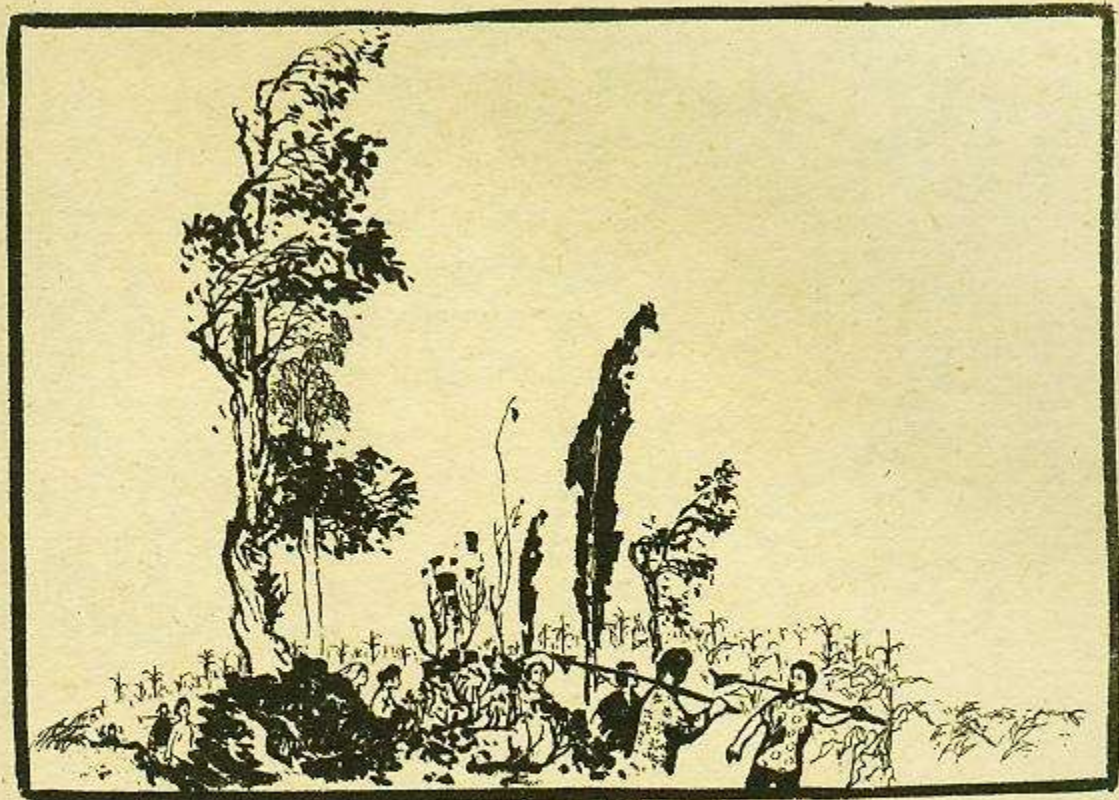


(85) 大凤猛地抬起了头，满眼含着泪水，对双双訴說着心里的話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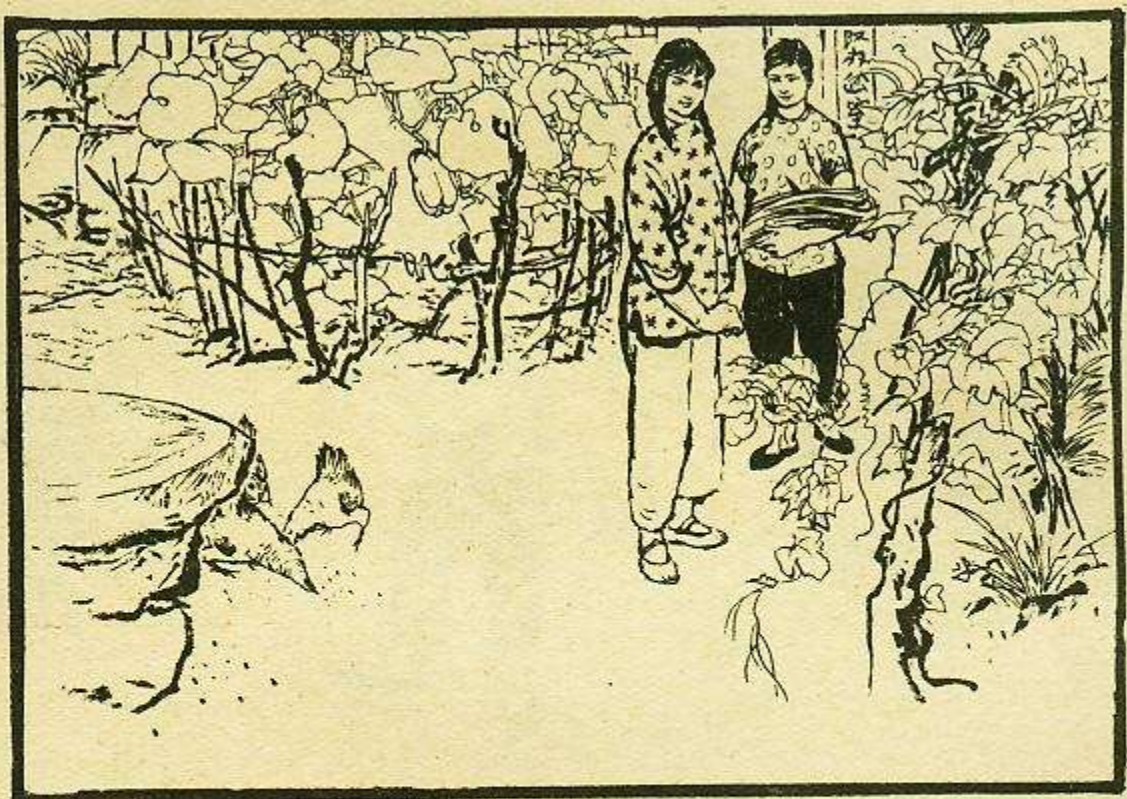
(86) 双双給大凤做着針綫活，說：“大凤，你不会干的活，我教你。以前我說話太冲，你也担待点。”大凤感动地說：“別說了！我觉得你的心頂好，我听你的，明天就跟你去学鋤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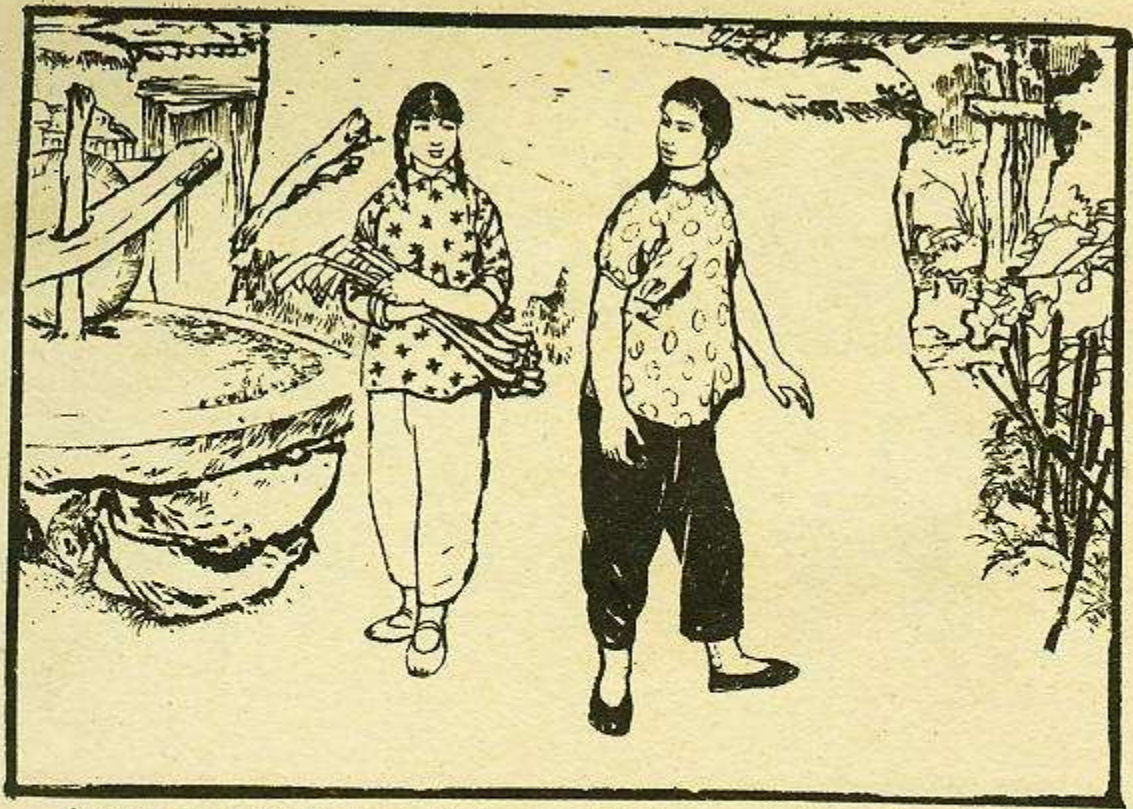
(87) 双双把全队的妇女都发动起来。生产上增加了一批“娘子军”，她带领着“娘子军”下地去锄草。



(88) 这天，双双抱着镰刀从生产队办公室出来，迎面碰见桂英。桂英焦急地皱着双眉，说她娘给她在城里找了个姓王的对象，现在就要见面交谈。她不同意，问双双该怎么办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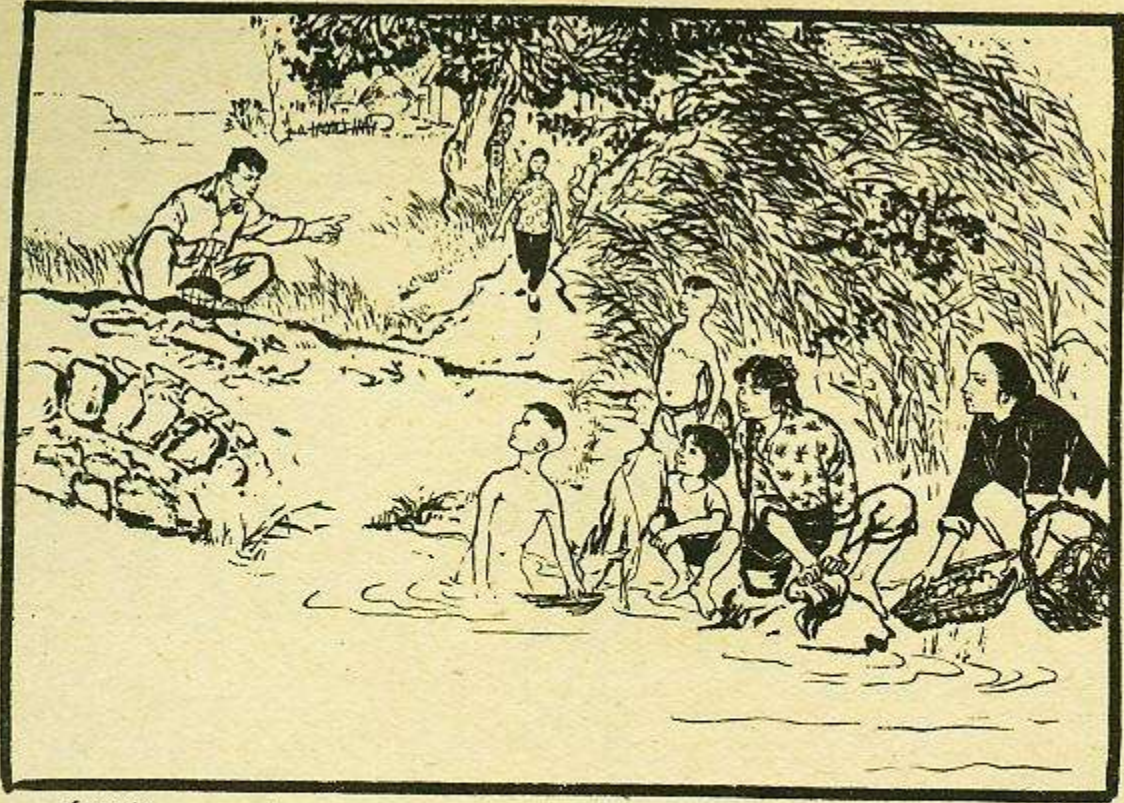
(89) 双双知道桂英和二春早就互相爱上了，不过最近闹了点小别扭。她就问桂英对二春到底有意见没有？桂英难为情地说：“没一点点意见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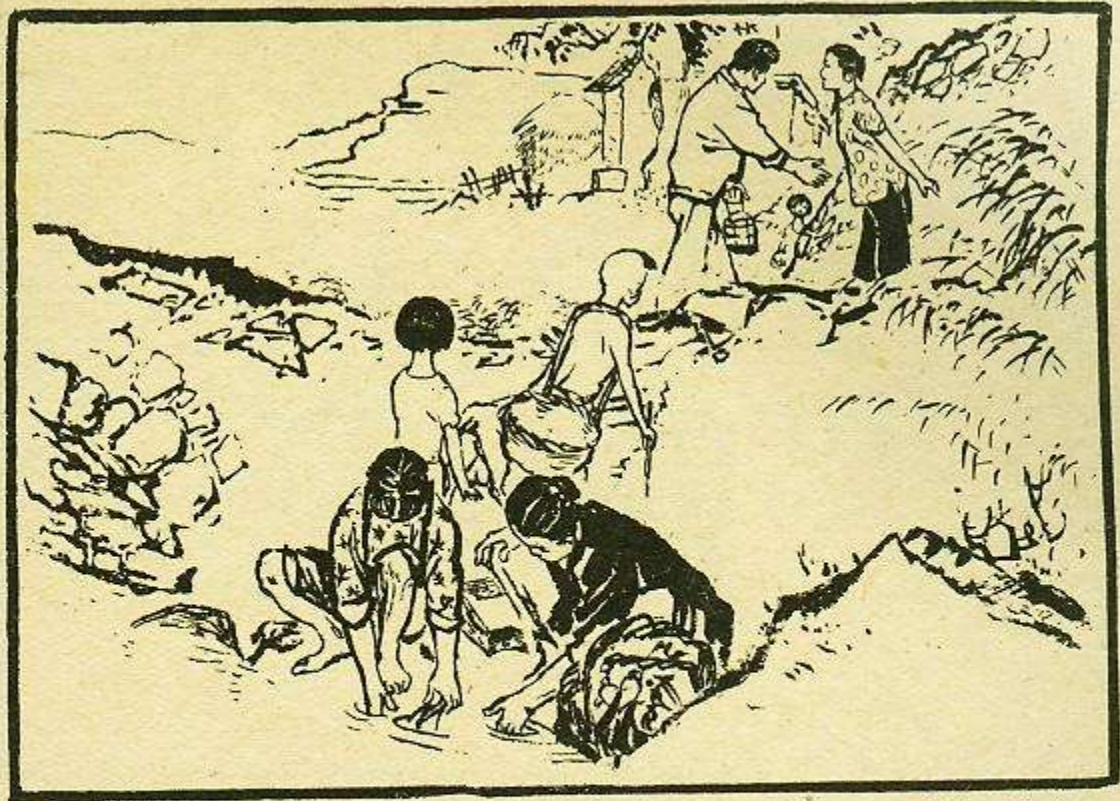
(90) 双双把镰刀交给桂英，笑着说：“我给你出趟阵，你给大伙送镰刀去。”桂英接过镰刀，说：“谢谢你，好嫂子！”



(91) 双双走到街上，見孫有婆穿着新衣，打扮得油光水氣，正在門口東張西望。双双本想跟她談談，可是又怕一時談不通，就匆匆走了過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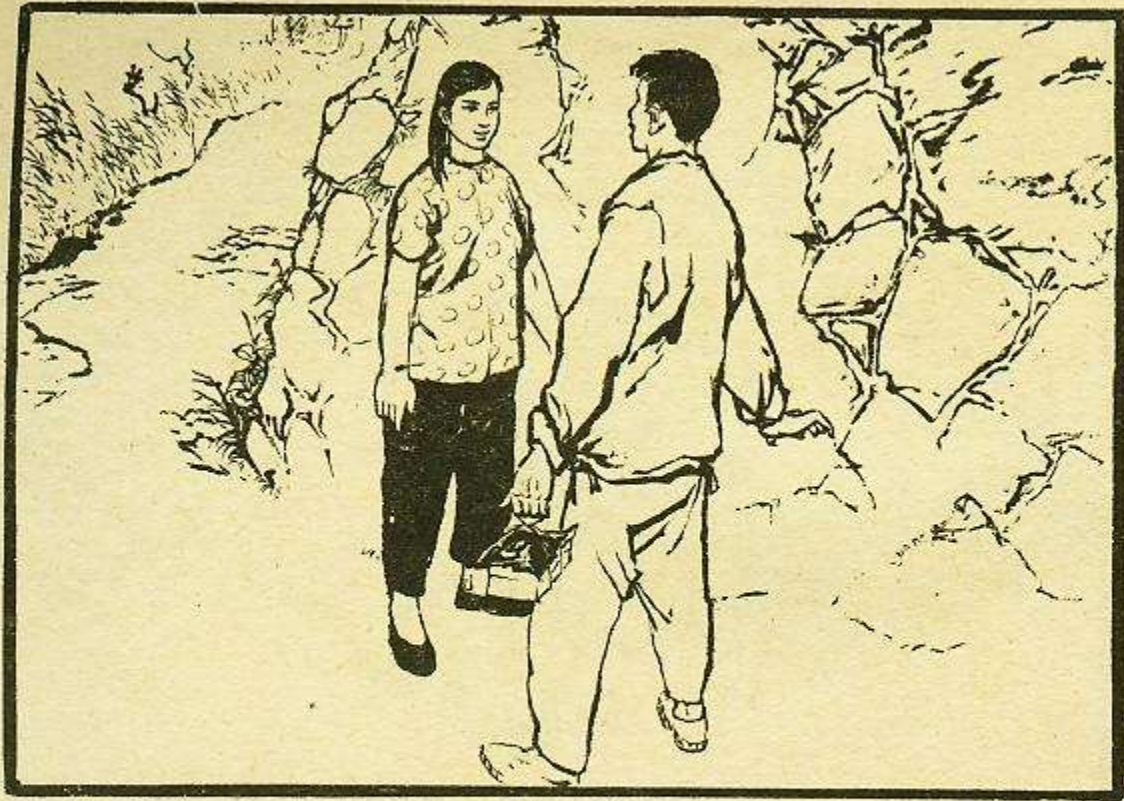


(92) 双双走到村口，见一个穿戴整齐的小伙子向村里走来。走到路口，向张二孀打问孙有家住在哪儿？双双估计这人是小王，就迎上前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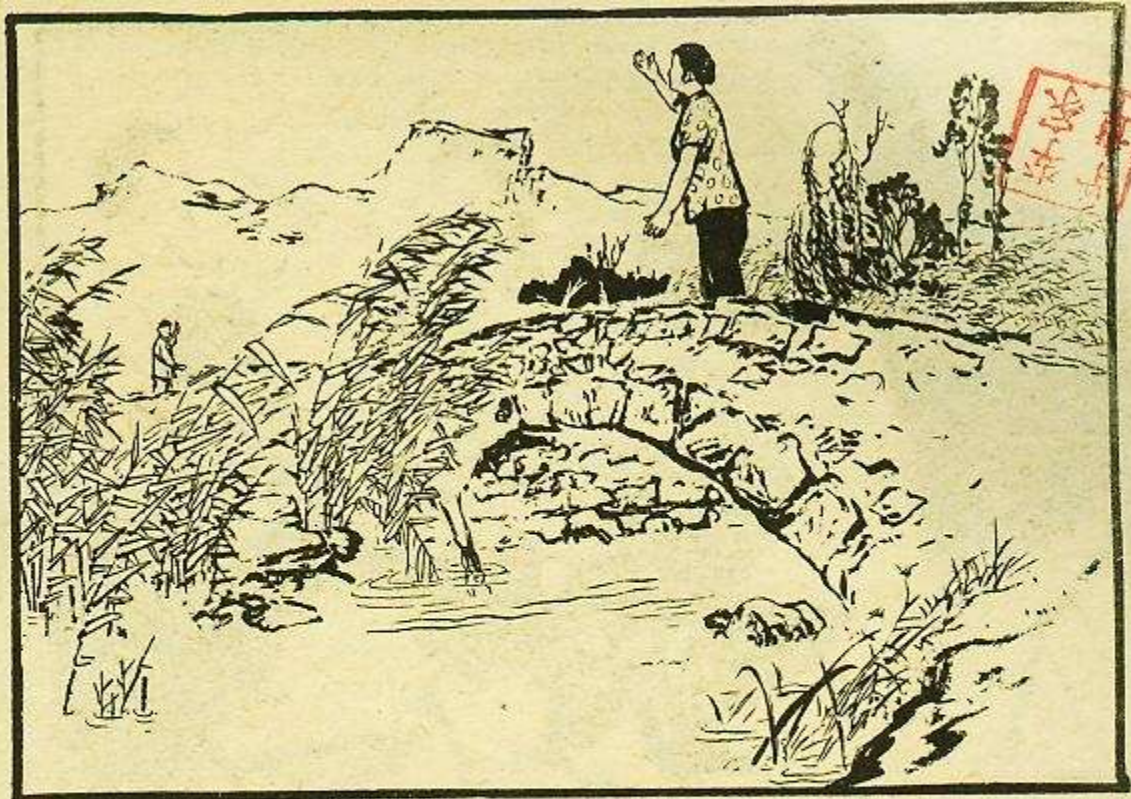


(93) 双双說：“你是开汽車的小王同志吧！我知道你今天就要來。”這小伙錯把双双當成了桂英，滿臉堆笑地說：“你是桂英吧！大孀好？”





(94) 双双忍住笑說：“我是桂英她堂嫂子。桂英叫我告訴你，她不認識你，也不了解你。她在我們村已經有了對象。”小王一听，弄得目瞪口呆。



(95) 双双见他很难为情，问他是不是还要见见桂英，小王说：“不……不用了，请你告诉她，这是个误会。刘金樵怎么搞的？”扭头就走，却把路走错了。双双喊道：“同志，走这边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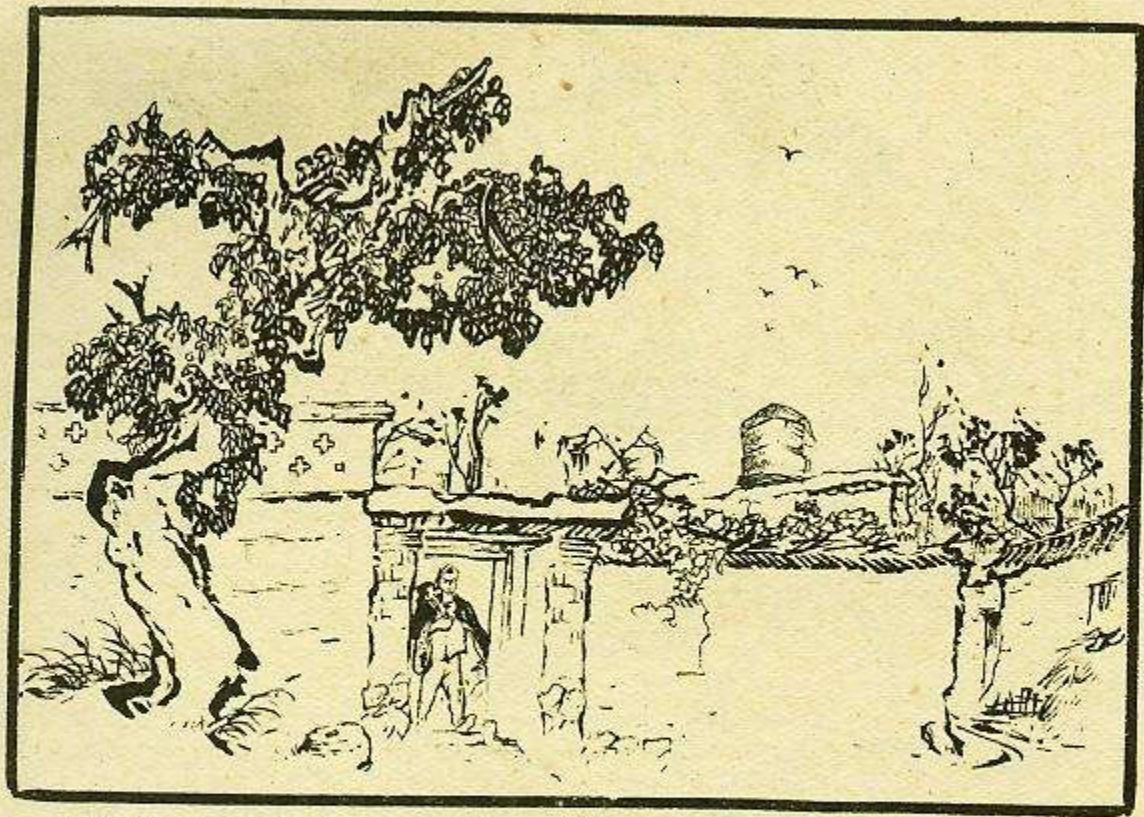


(96) 就是这一天,喜旺回来了,见孙有婆、孙有、金樵正围着双双指责她不該顶走小王。喜旺一时摸不着头脑,就坐在一边詫异地听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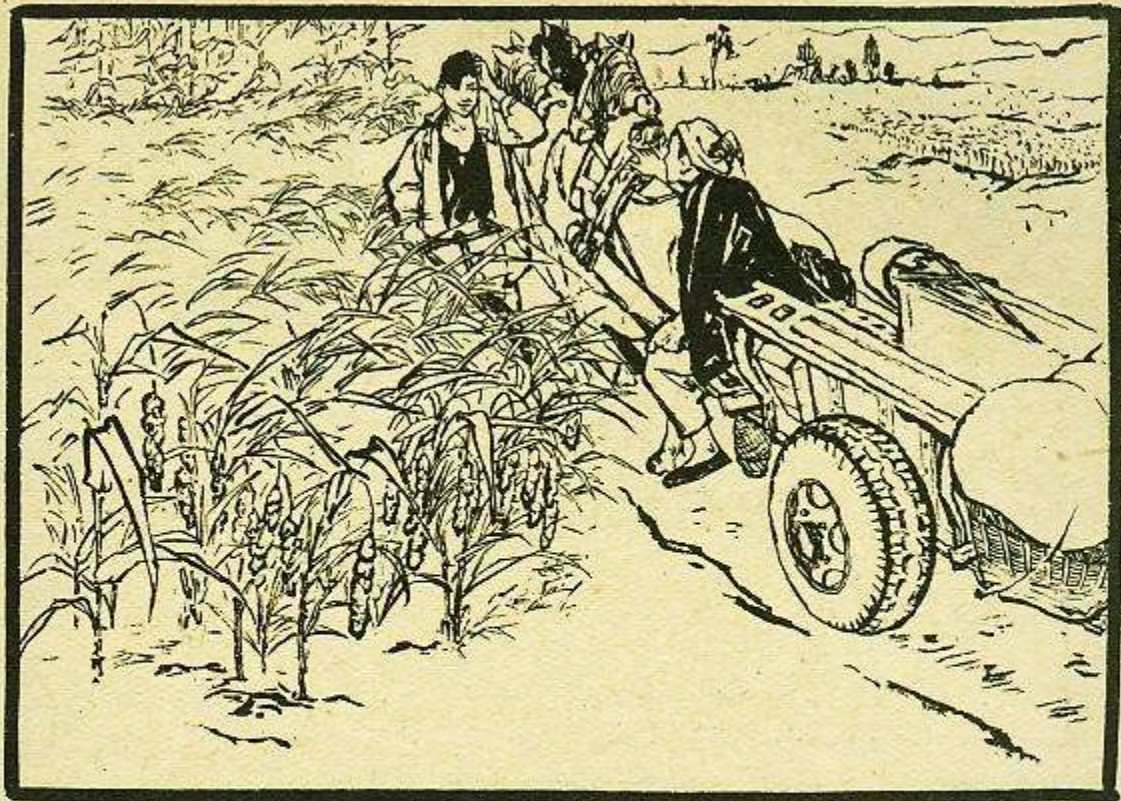


情理不順的事我都要管，現在婚姻自主，當老的也得為青年想想，不能眼睛只看到城裏那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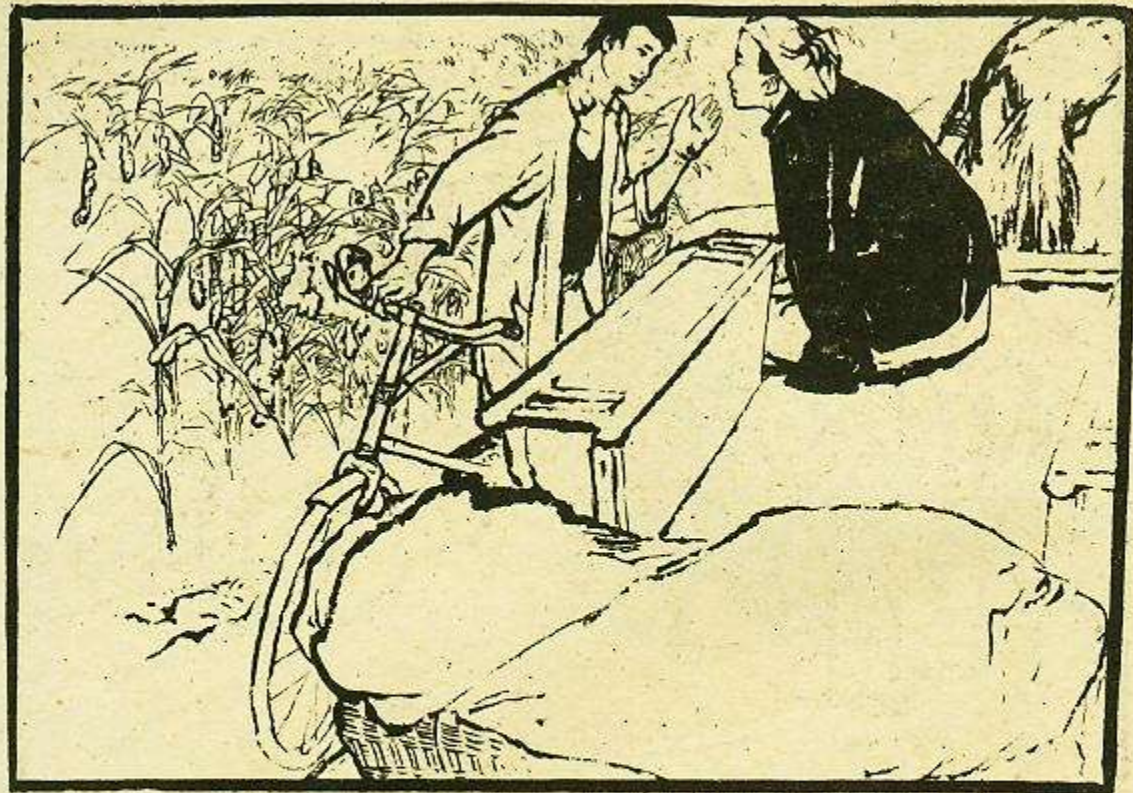
(97) 这时孙有說：“你是生产队长，管不着我們娶亲嫁姐这些家务事。”双双和他們爭辯着，講婚姻自主的道理，还批評孙有夫妇不該包办婚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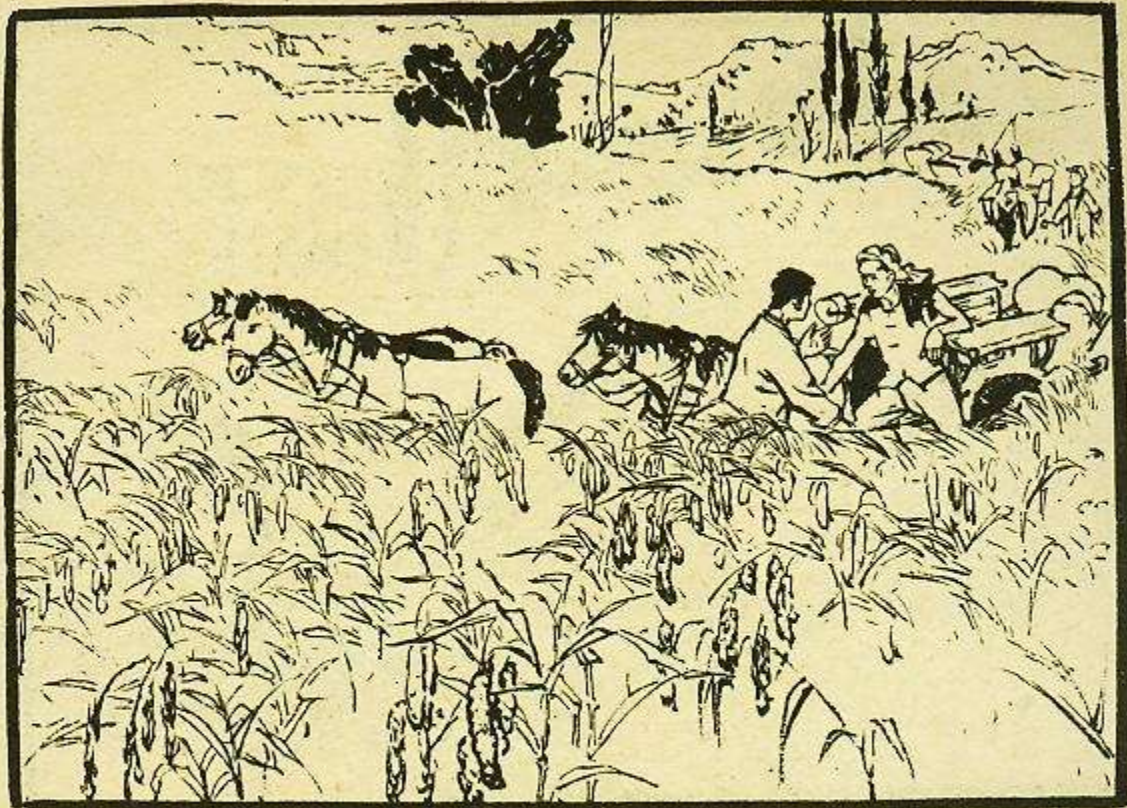
(98) 喜旺认为双双又犯了多管闲事的禁律，怒从心起，横眉怒目地说：“我算服了你！”便气冲冲地又走了。



(99) 一晃过了一个多月。这天喜旺他们搞运输回来，在道上忽然看见二春骑车子过来。二春是进城给队里买东西的。喜旺忙把二春叫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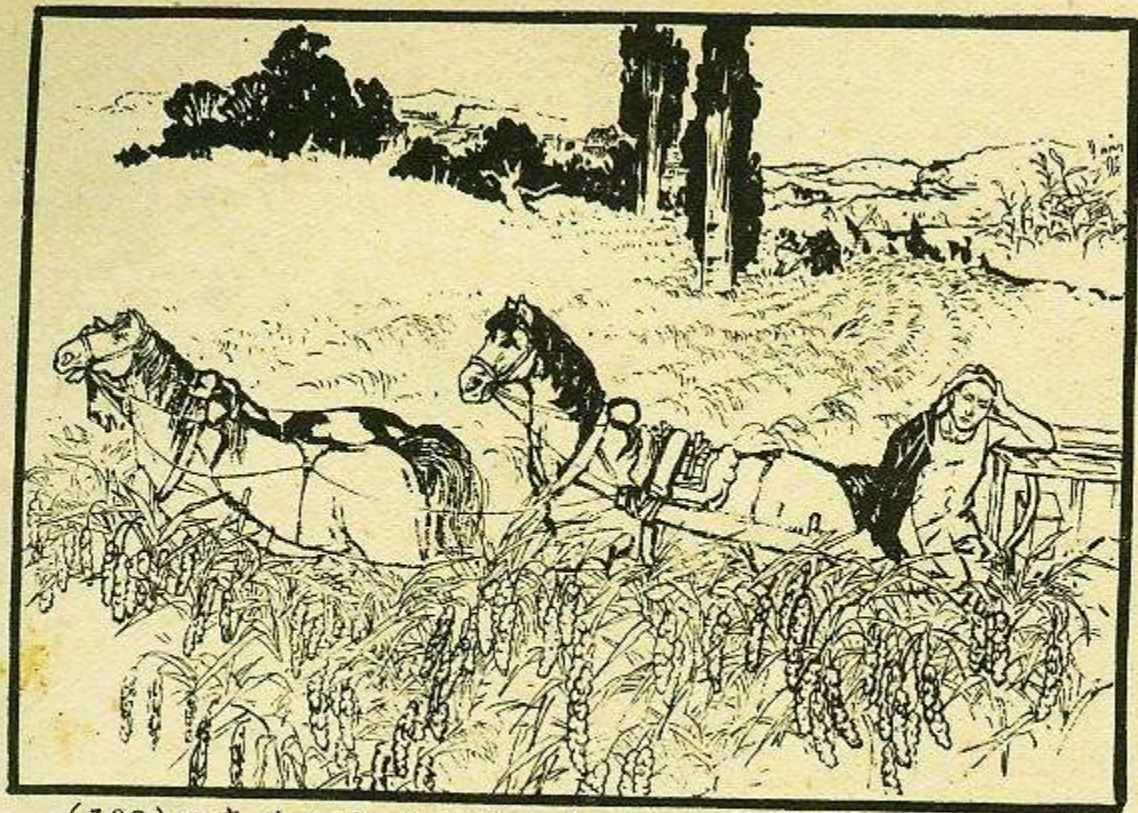


(100)他問起隊上生產的情況，二春興奮地告訴他們，  
庄稼長的可好啦，大家干劲都很足，連孫有婆、大風都  
掙了不少工分哩。喜旺听了又惊又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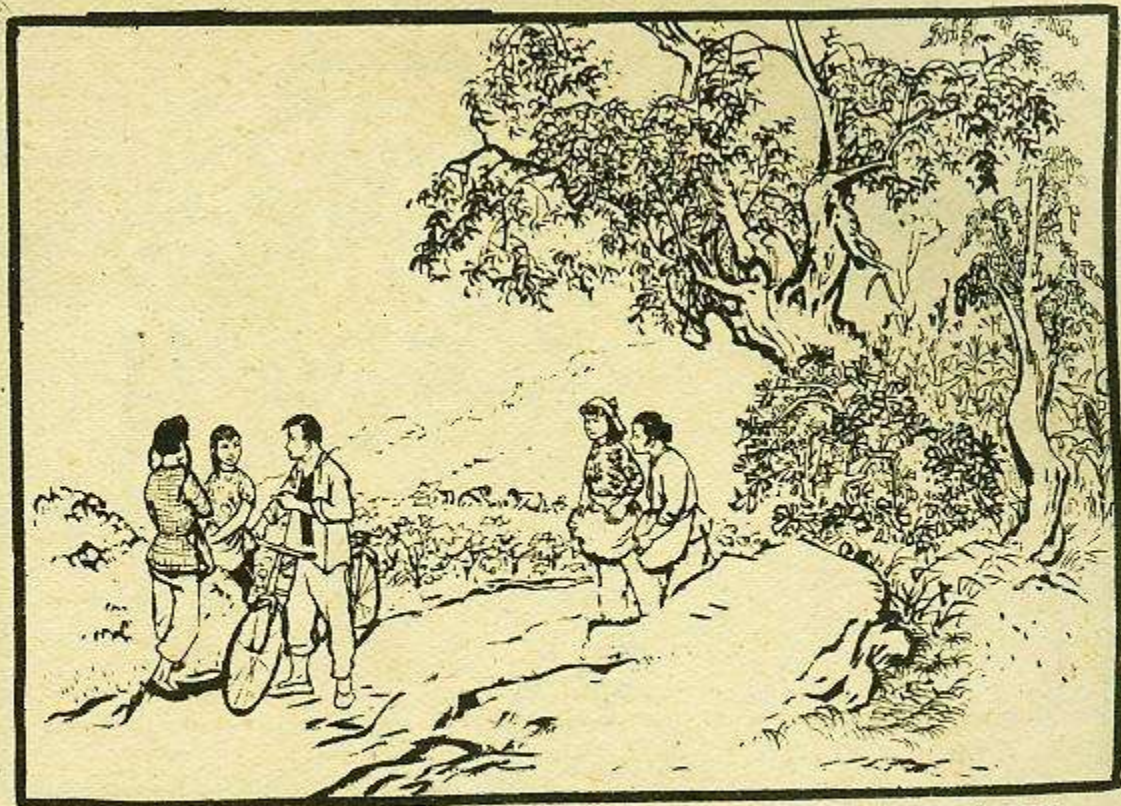


(101)喜旺悄悄地問他，双双是不是又惹事了？二春說：“嗨，惹什么事，要不是她泥里水里領着婦女們干，庄稼也长不了这么好。现在提起嫂子，人人都伸大拇指！”喜旺听了，心中暗暗高兴。





(102)二春騎上車子走了。喜旺好象第一次覺得双双是真不簡單，又親眼看到了那麼好的庄稼，不知怎的，他倒難過起來，他覺得自己錯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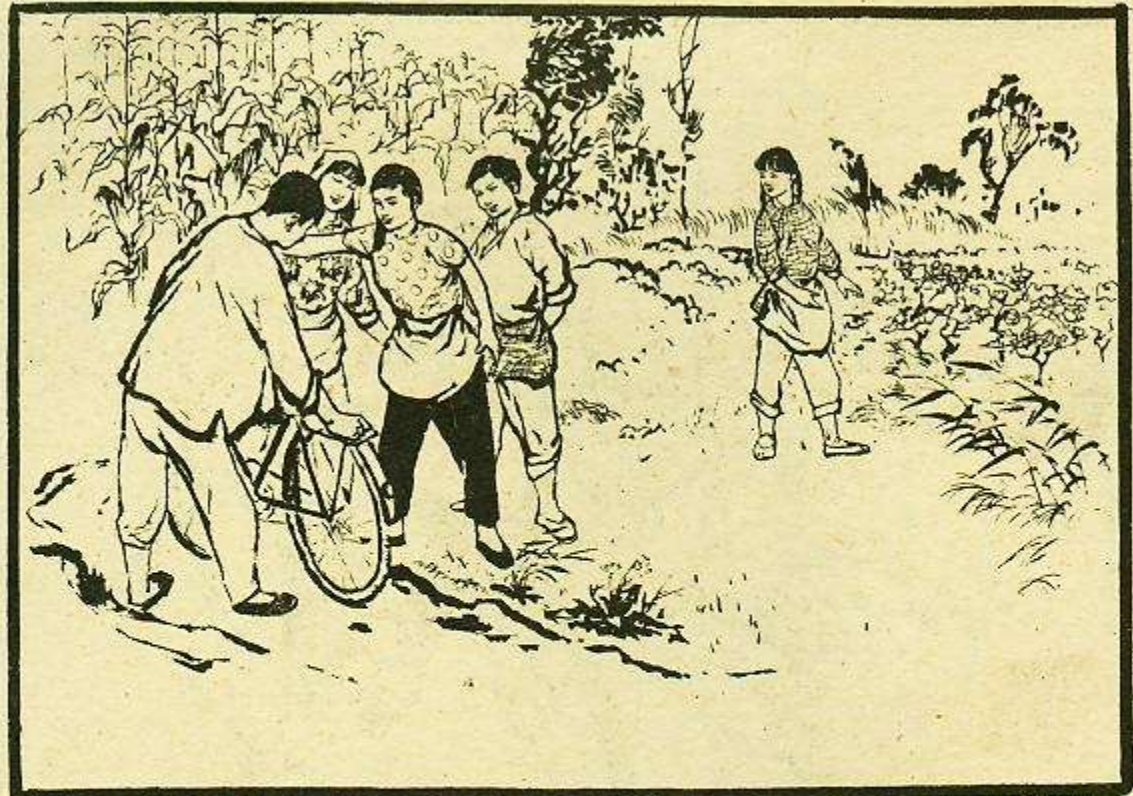
(103)二春走近村边棉田，看见双双，他兴奋地对双双说：“双双嫂子，供销社知道今年咱队里庄稼长得好，一下子就卖给咱们三匹大牲口。”双双笑着说：“呀，这真叫人高兴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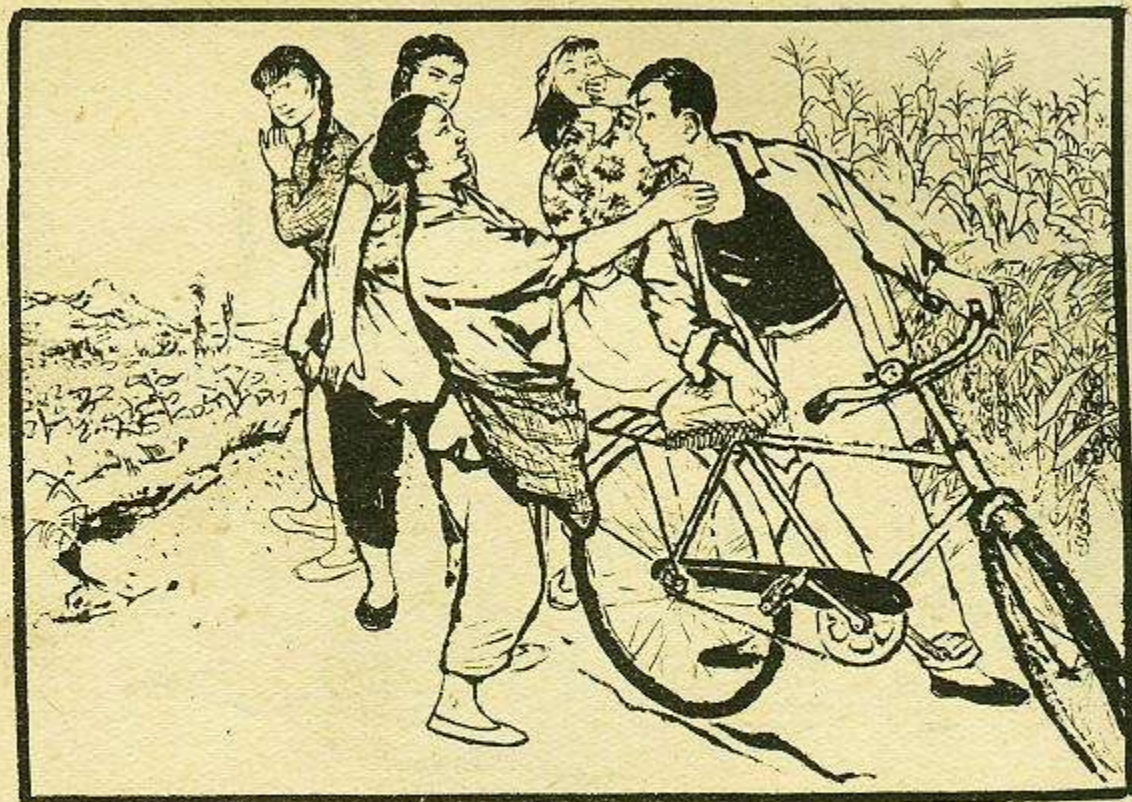
(104)二春悄声挑皮地说：“还有叫你高兴的事呢，你不是想你那口子吗？他回来了，我在路上碰见了。”双春心里一动，但又好象若无其事似的，反而取笑二春说：“你那口子才真的想你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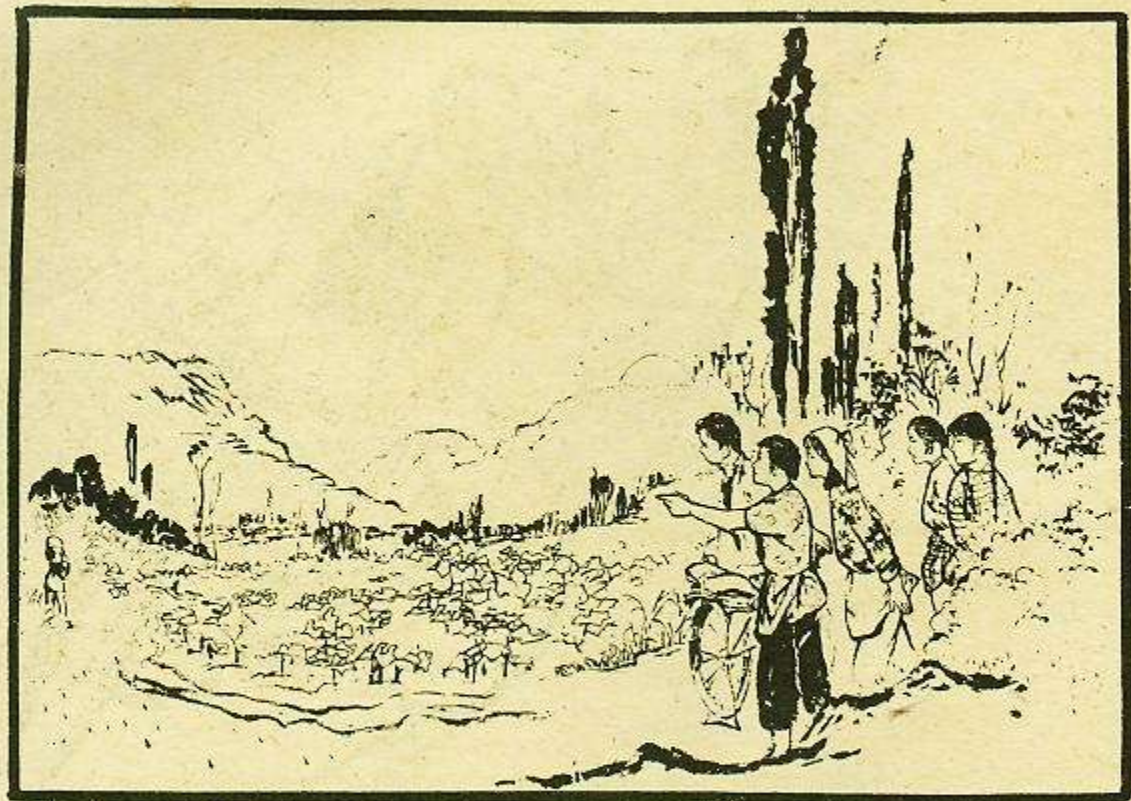
(105) 一句話，說得二春低下了頭：“双双嫂子，桂英总是不理我，你替我跟她說說吧！”双双哈哈大笑起來說：“你这个家伙，我怎么能替你啊！你自己长着嘴干什么用啊！”



(106)二春央求双双：“你教教我吧，我真不知道怎么  
說好。”双双說：“这可沒有現成話兒，反正你說話要  
和气点，別把你們男子汉的样子摆得那么足。”二春連  
連点头。



(107) 彦方嫂一旁插話說：“二春，我跟你說，你就說結婚后，你保證給她劈柴、抱小孩，打水……”大凤接上說：“還有洗衣服。”大伙都咯咯笑起來。



(108)正巧，桂英扛着一筐玉米远远走来，双双說：  
“二春，你看那是誰？”二春一看是桂英，窘住了。双  
双推了他一下：“还楞着干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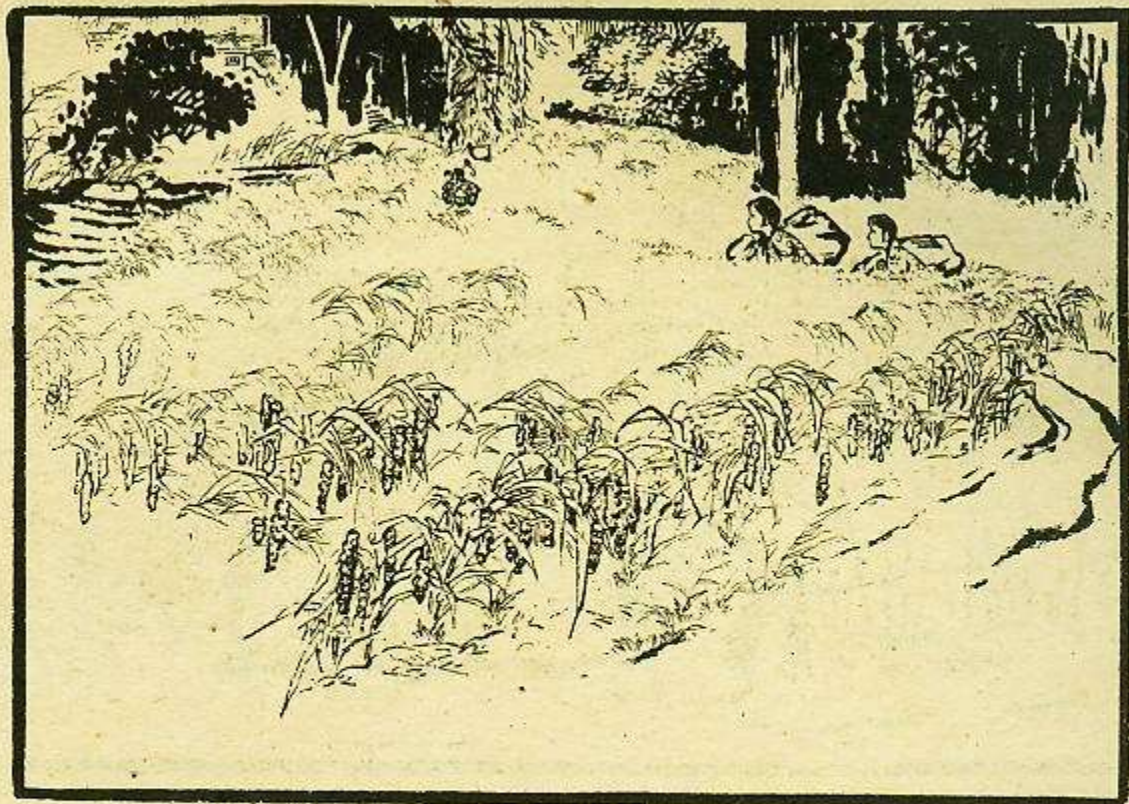


(109)二春赶上桂英，口吃地说：“双双嫂子批……评我，说我说话……太冲。”桂英装得没事似的：“批评你干我什么事儿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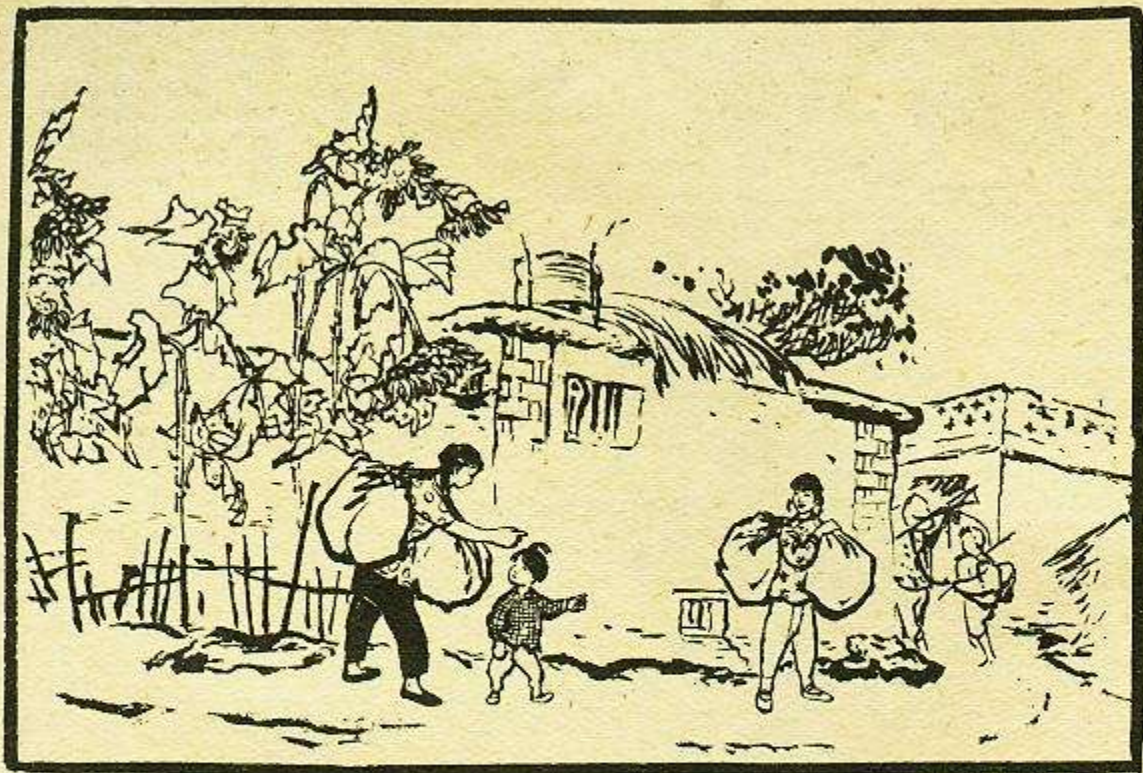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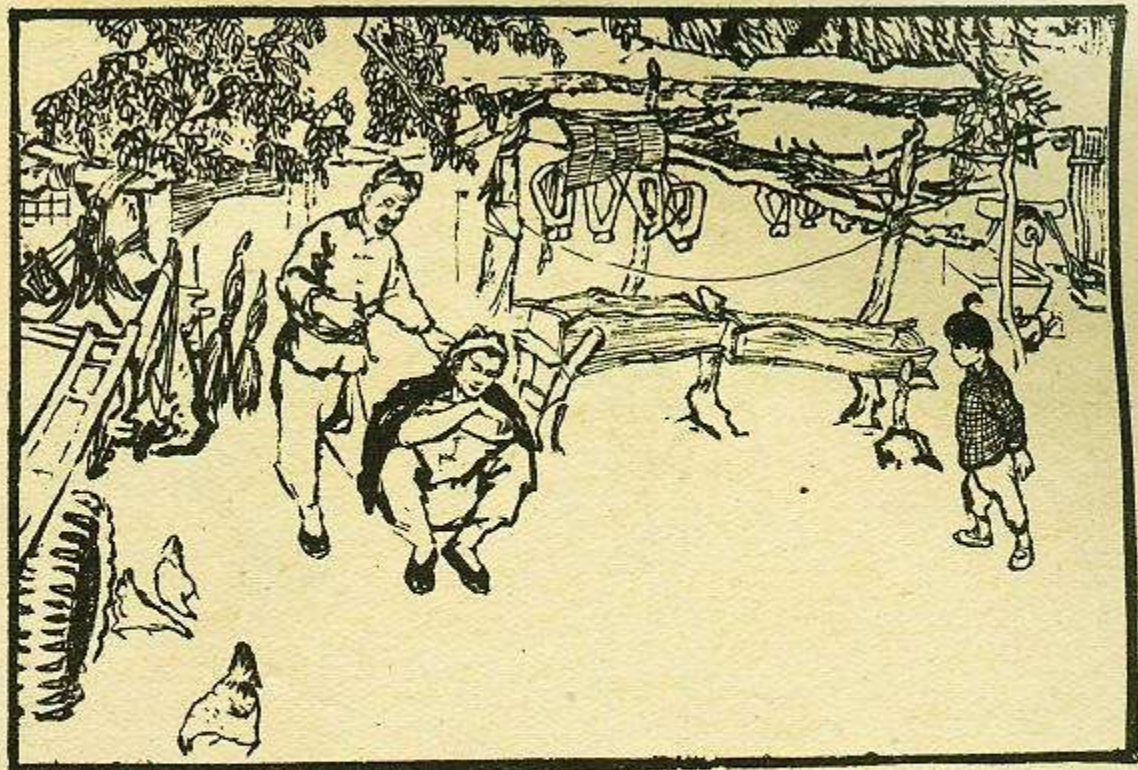
(110)二春满头是汗，要说什么，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最后猛地抢过桂英扛的玉米就跑。桂英含情地笑着追了上去。



(111)双双这才向自己家里望了一下，心事重重地背上棉花包，急忙往回走。



(112)她走进村里，正好碰見小菊，立刻悄悄的对小菊說：“小菊，你爸爸回来了，在饲养棚，去叫爸爸回来吃饭。”



(113)小菊一蹦一跳地向饲养棚走去了。这时喜旺还在院里蹲着，他觉得没脸去见双双，便磨磨蹭蹭地不回家。老耿伯又来催他了，他说：“我给你作伴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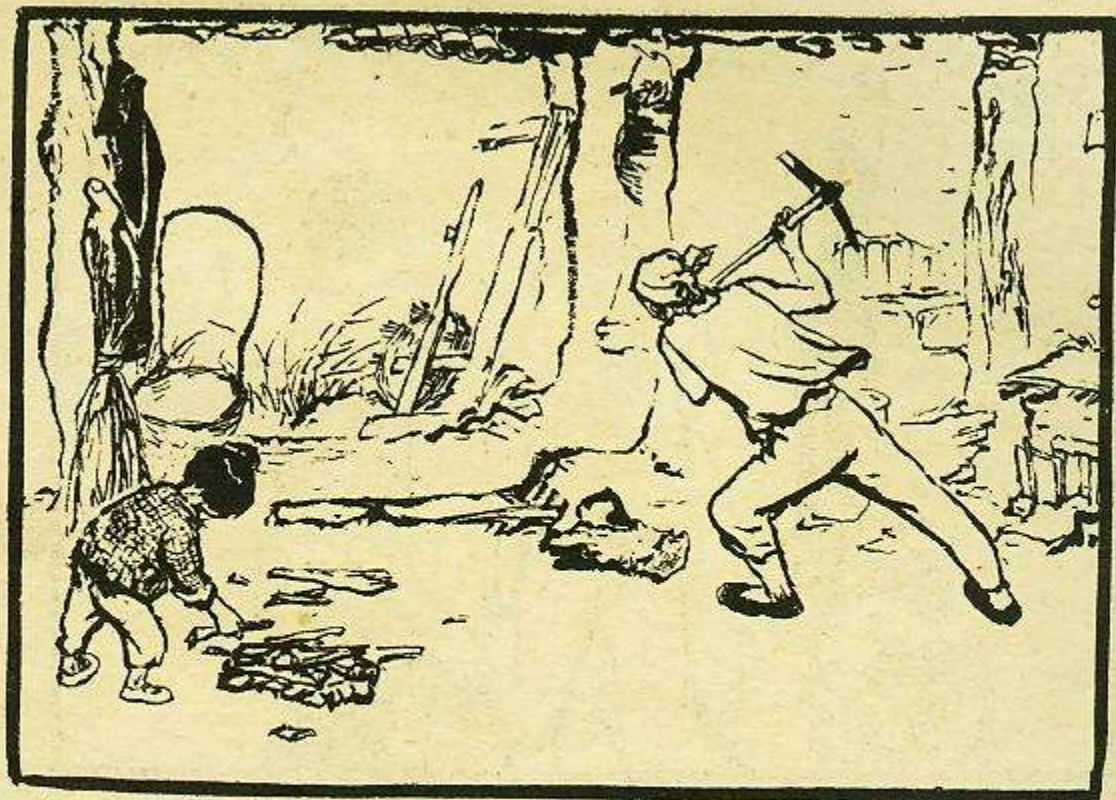
(114)小菊看見爹，高兴地叫道：“爸爸！媽媽叫你回家吃飯。”喜旺急忙抱起小菊亲着她的小臉。



(115)老耿伯从屋里抱出喜旺的铺盖卷, 塞给喜旺笑着说:“你还是回家睡去吧, 我这个老头子不要你作伴。”喜旺忙说:“不, 不! 我帮你喂牲口…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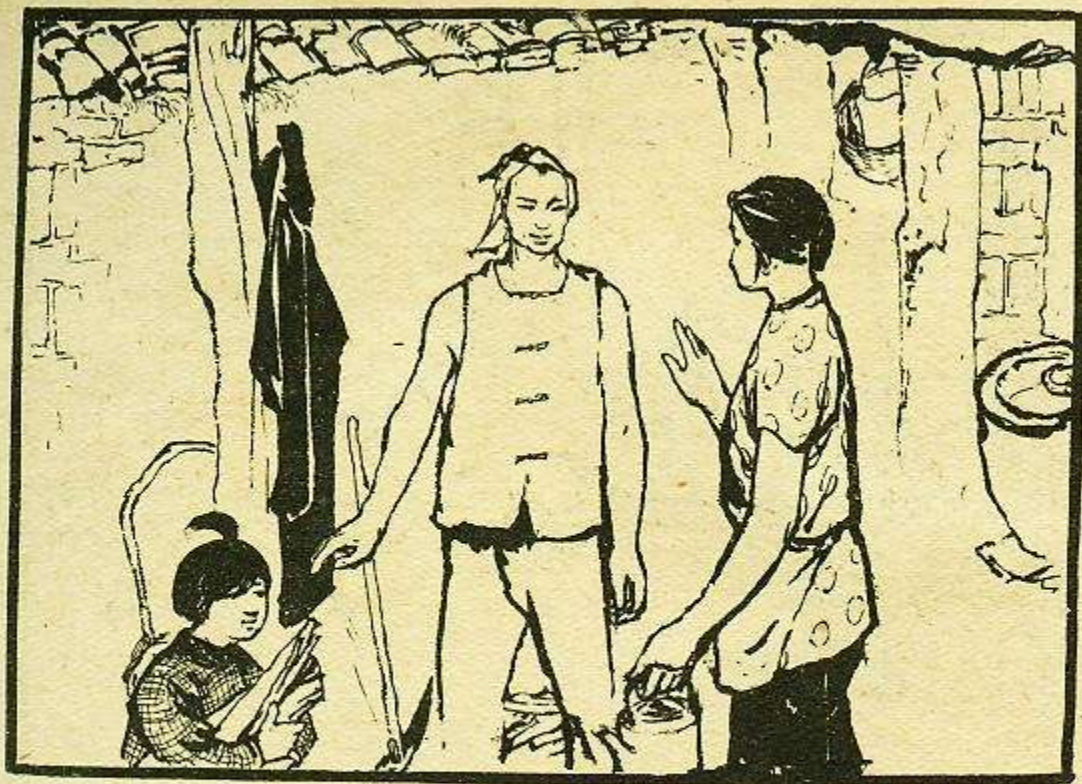


(116)喜旺話沒說完，一眼看見双双，他不知道該怎么好。双双奪過他的鋪蓋，說：“看被子脏的。現在是除四害，要興除五害早把你也除了！”



(117)他們回到家里，双双去做飯。喜旺低头一个勁兒地劈柴，好象要除掉自己慚愧的心情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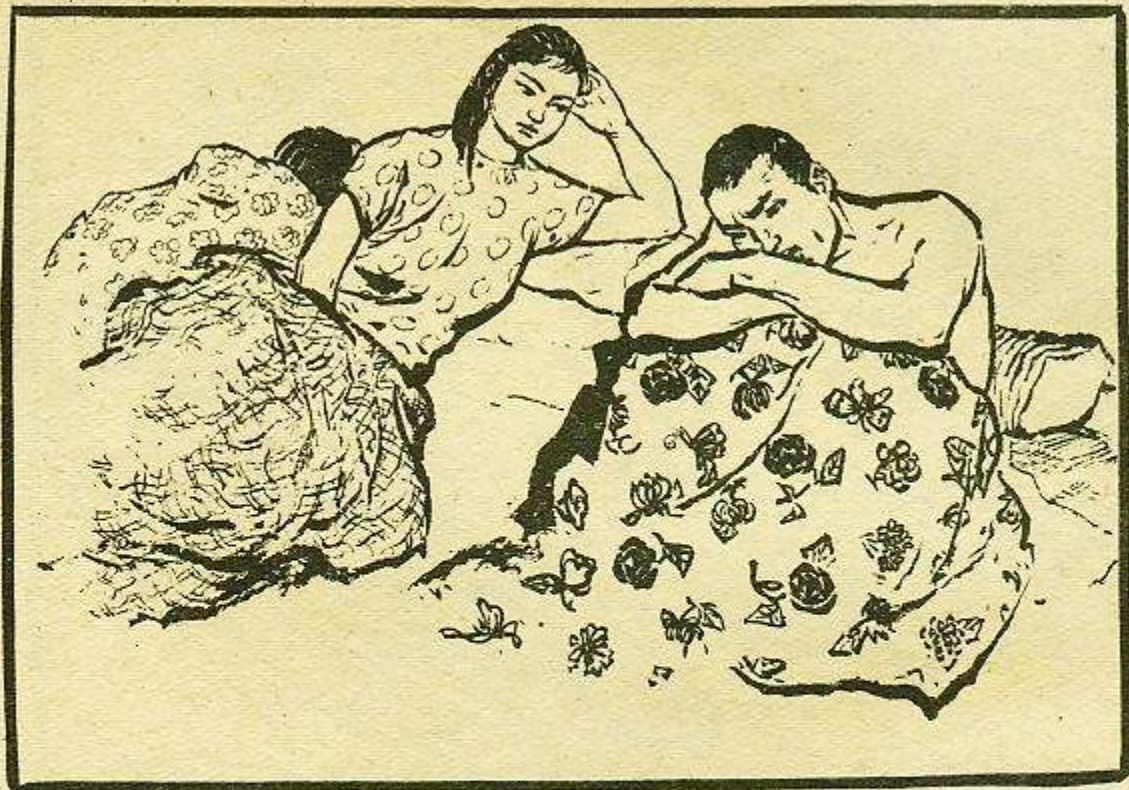
(118)双双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，她提了壶水亲切地对喜旺说：“快歇歇吧！别累着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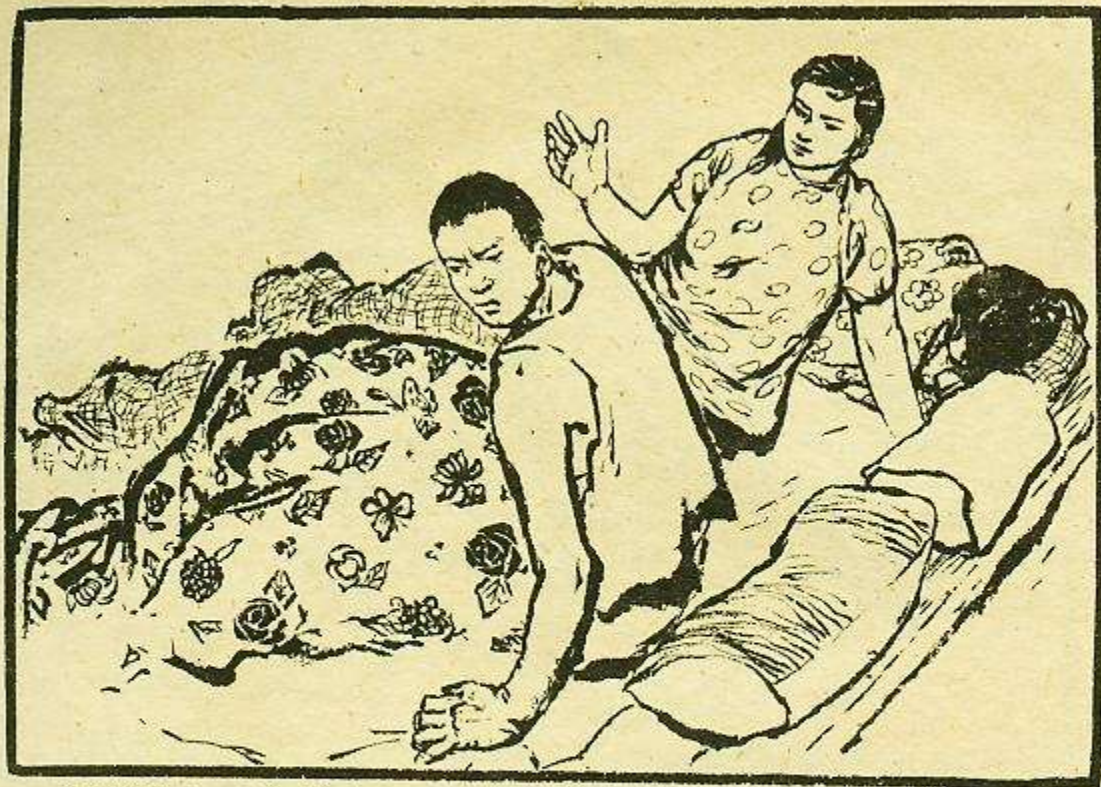
(119)晚上双双把小菊哄睡，取出一双新鞋递给喜旺，让他试试大小。喜旺想不到双双这么忙，还能给他做鞋。他感激地接过来，憨厚地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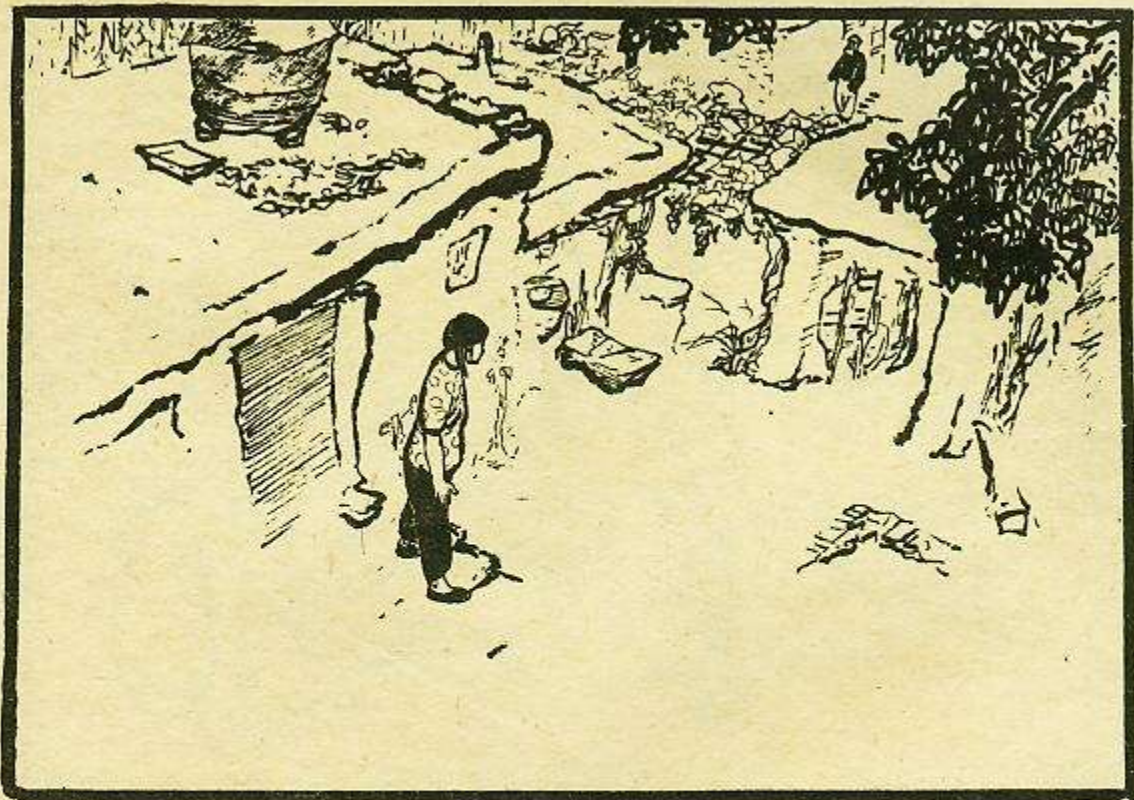
(120)小两口闲谈着家里外面的事情，喜旺把金樵和孙有私分捎脚挣得三十多元运费的事说了出来。双双憋不住又发起火来，喜旺忙向她表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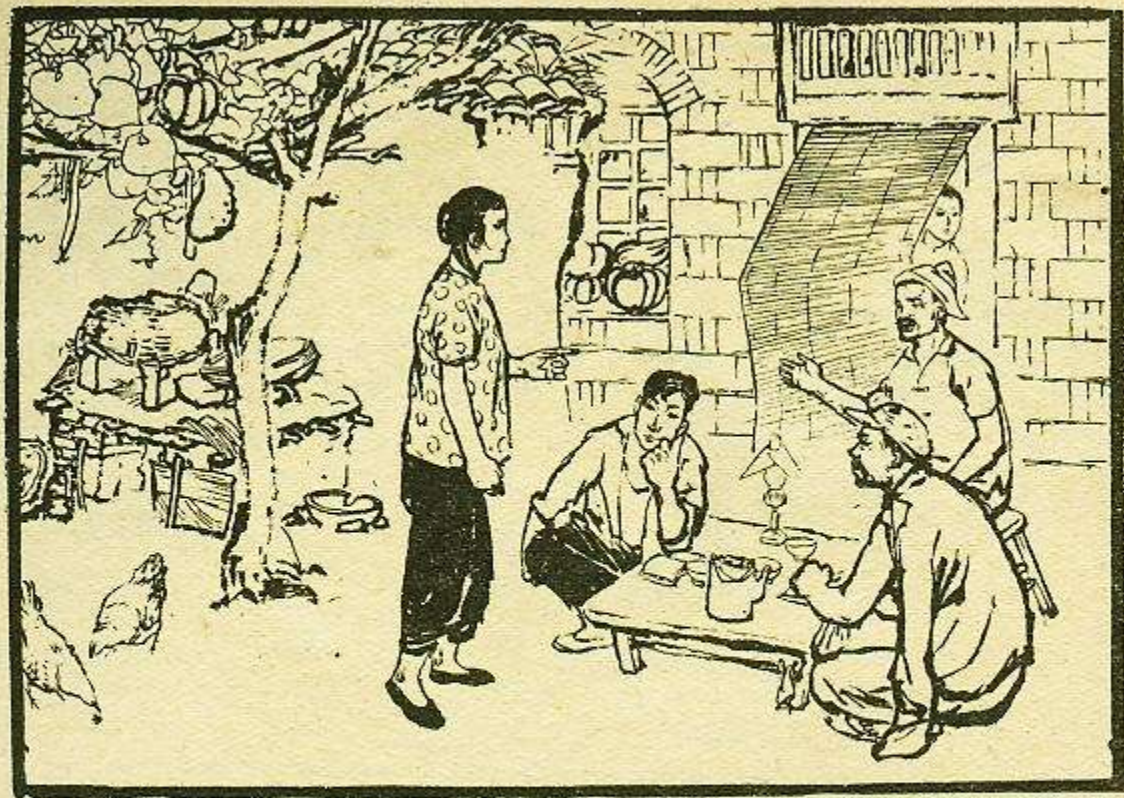
(121) 双双大声說：“他們占公家便宜，你就不管啦？你是個社員不？”喜旺滿頭大汗地說：“哎，我當時也想了，可是金樵和我太好了，我，我不好意思說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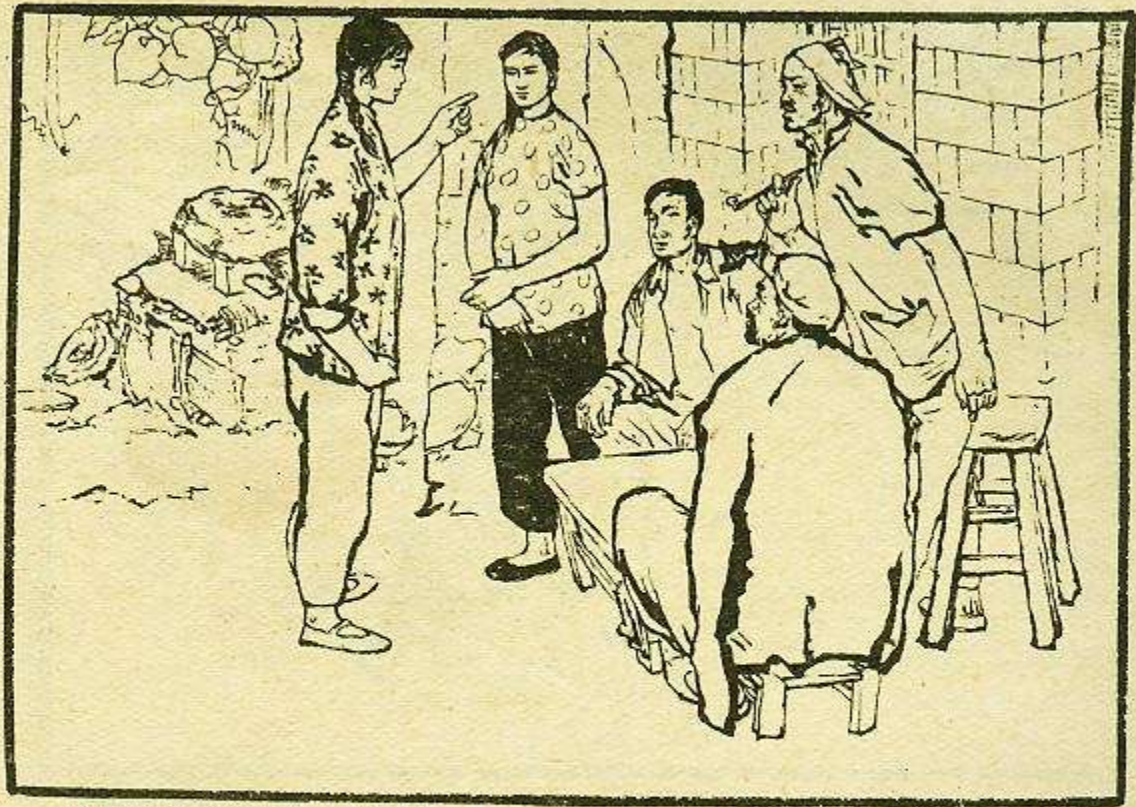
(122)双双和緩地說：“不能光裝好人看情面，时时刻刻要保护集体的利益。你既是和金樵好，就应该揭发他，帮助他，要叫他变成个好干部。”



(123)說到这里，喜旺拔腿就出去了。双双以为他生了气又要跑走了，心想：这个人真頑固。她起身就去追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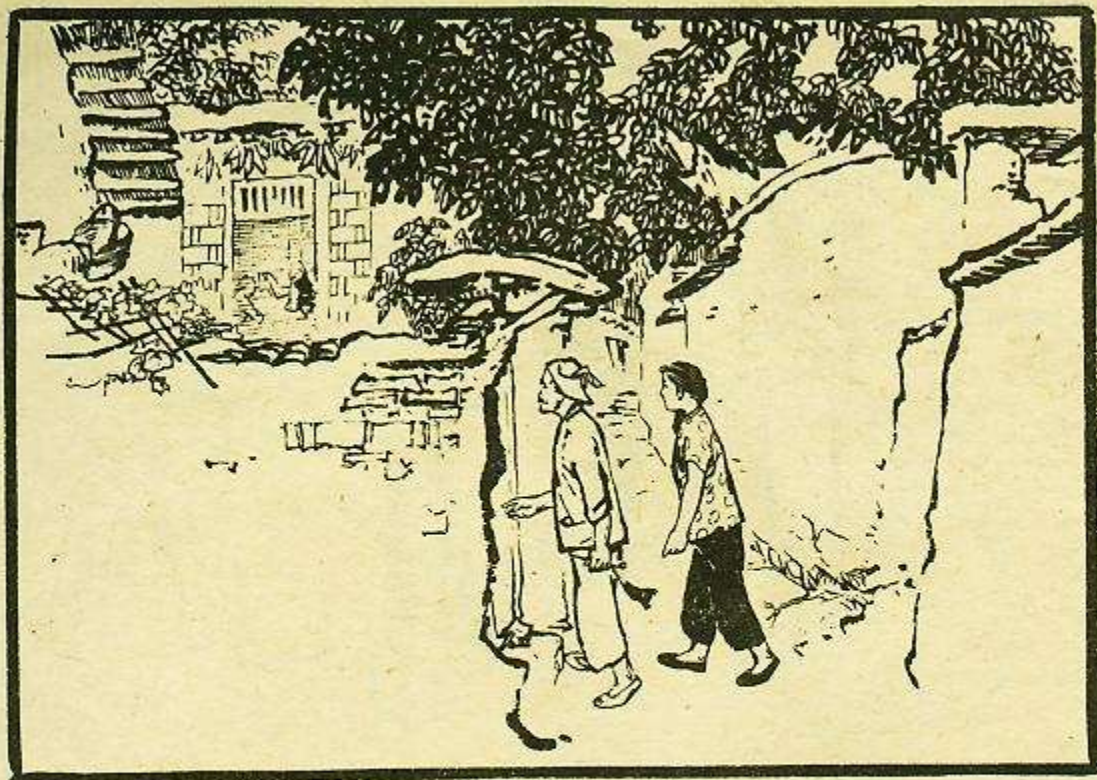


(124)双双赶到門外，就不見喜旺的影子了。她到处找，沒找着。最后她找到了老支書。老支書安慰她說：“你放心，这回我就不让他走了，我要亲自找他談談。”



(125)正說着，桂英進來了，支書問她看見喜旺沒有？她說：“我剛看見他去金樵家了。”支書說：“好，咱們去看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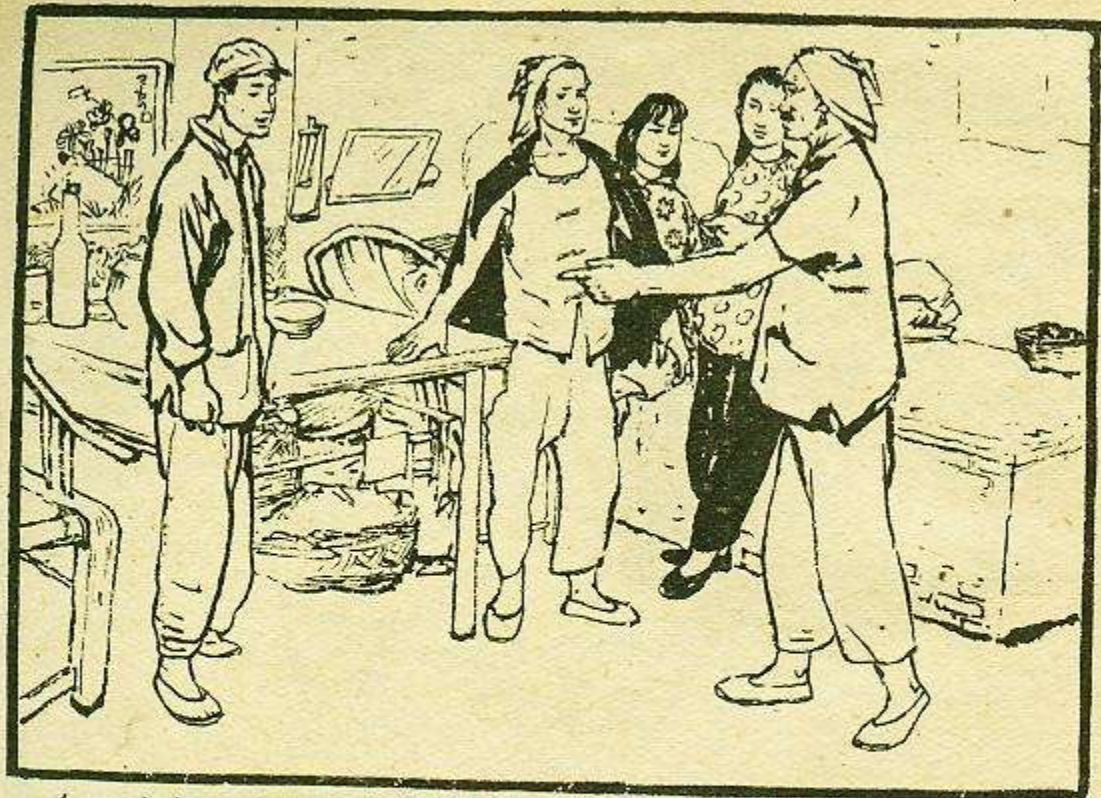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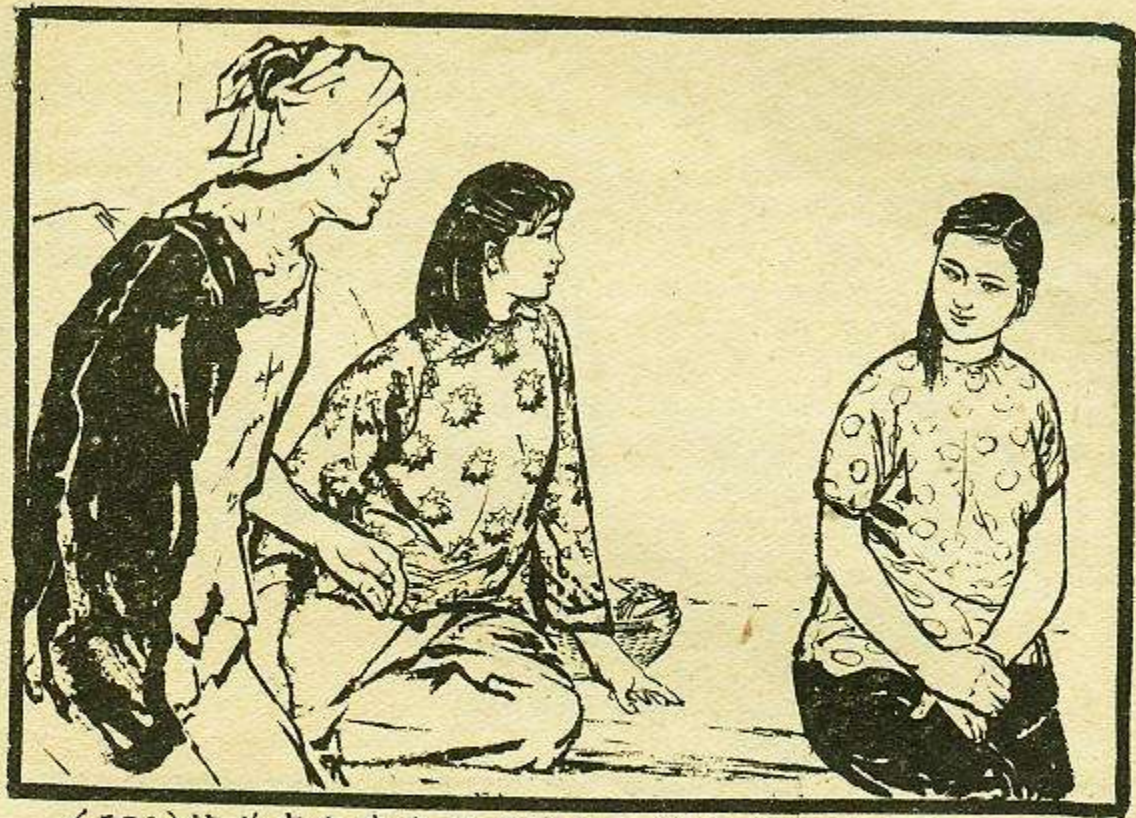
(126)双双跟老支書去金樵家，走到門口就听到喜旺为私分捎脚运费的事在屋里批評金樵，只听喜旺說：“我説这話，你可能恨我，那就随你便吧！你不去坦白，我就当众揭发。”



(127)队里的变化，本来使金樵很受感动，又听了喜旺对他的批评，更觉惭愧，便说：“喜旺哥，你批评我，我不恼你，我觉得你这才是真正帮助我。私分的钱如数退回，我这就找支书检讨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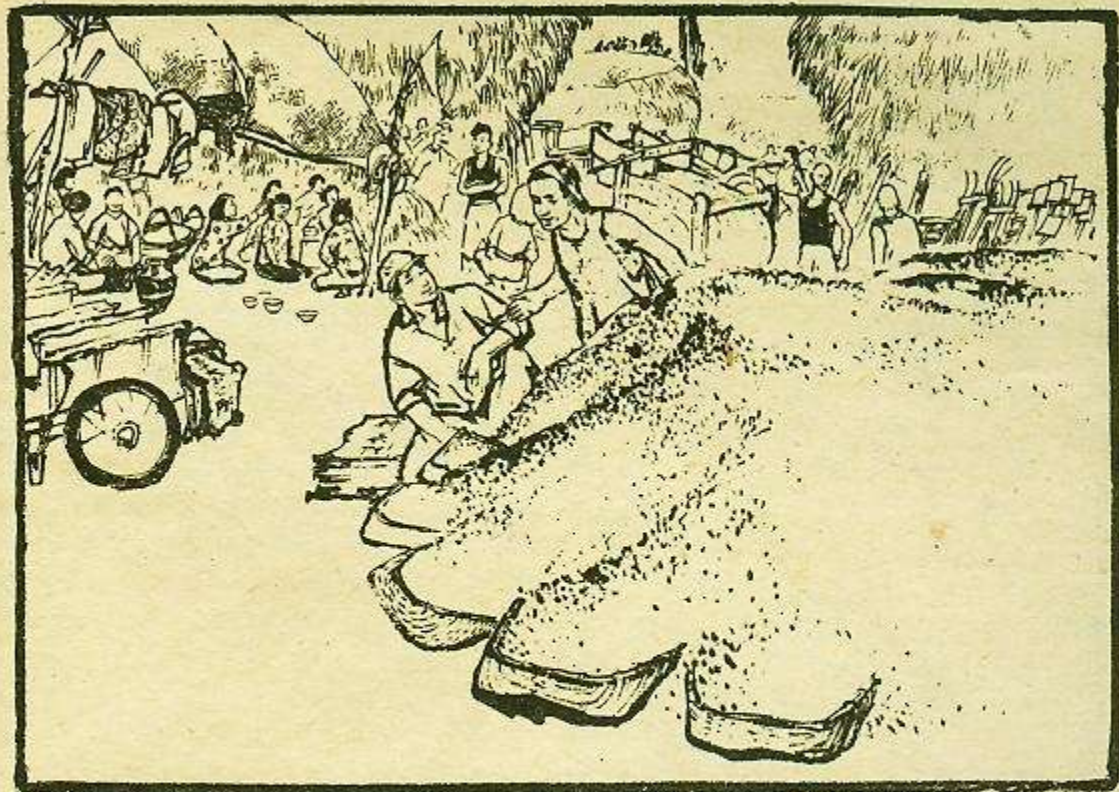
(128)老支書猛的走進來，說：“不用說了，剛才我都听到了。你已經知道錯了，這很好，當干部的更應該多為集體着想才行，雙雙就是個好榜樣。”



(129)接着老支書表揚了喜旺，說他有了很大進步，對集体的責任心提高了，今後更要學習双双大公無私，做一對模範夫妻。喜旺很高興，偷眼看了看双双，双双也在喜悅地看著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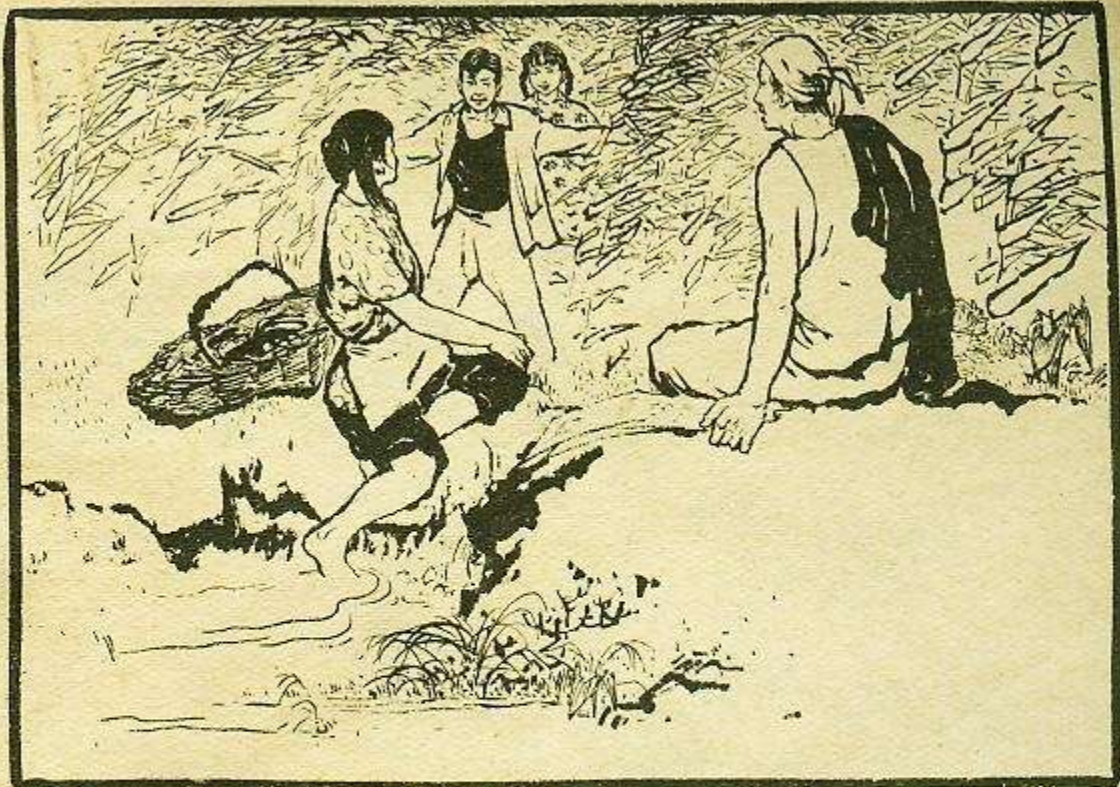
(130)秋收开始了，生产队所有劳动力都出动了。金樵也不再背着手儿来回晃了，他和喜旺合作着，一车一车地把庄稼运进场里。



(131) 打谷場上，一片丰收景象，歡樂的笑聲到處飄蕩。



(132)秋收结束了。这天双双正在河边洗衣服，喜旺兴高采烈地拿着一张报纸跑来，告诉她：报上登着社里丰收的消息，说是社员干劲大，按劳分配的好，还登着李双双的象片。



(133)喜旺靠近双双坐在河边，两人看着报纸，兴奋激动地交谈着。突然二春和桂英从葦丛里钻出来，二春挑皮地说：“嘿！你们俩也真象是在搞恋爱呢！”





(134)喜旺笑着說：“对，你們是先恋爱后結婚，我們是先結婚后恋爱。你嫂子真是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了！”他們說着，笑着，他們的心情和思想，正象小河里的水，嘩嘩的向前奔騰。